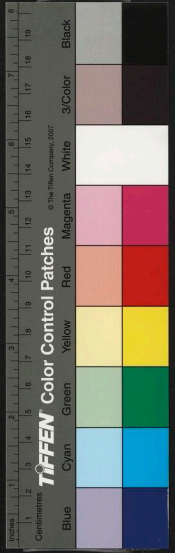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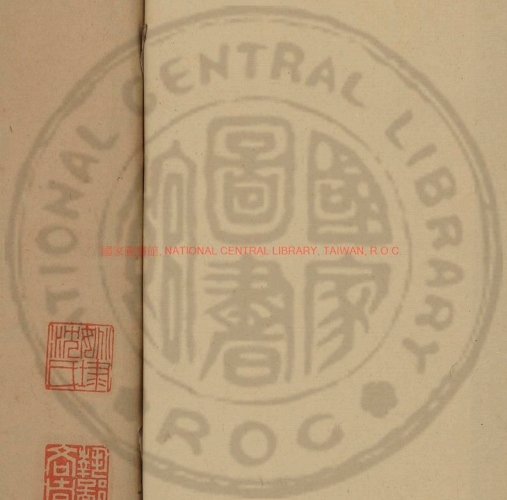


321260 41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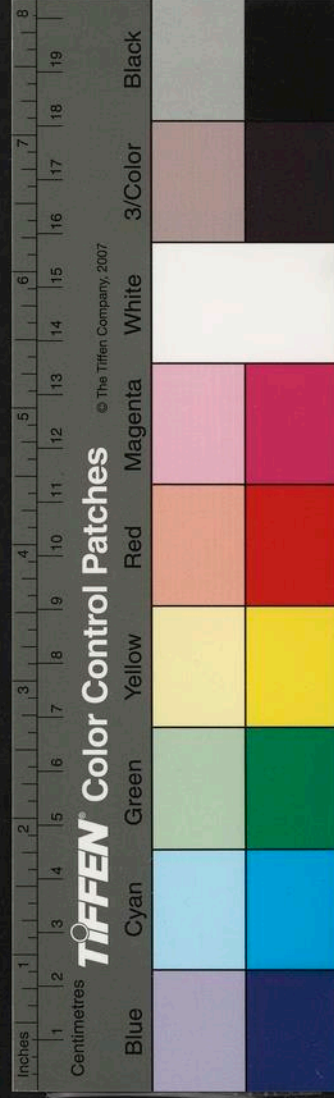


余家舊有鶴林玉露四帙頗精好常珍護
之後承乏行間抵遼陽臬司以刊籍來玉
露在焉板適與家藏同然稍模糊矣近起
南臺臺亦有玉露刻而字較瘦似從遼翻
出者蠹蝕尤甚前此臺僚林君曾為補葺
稍可讀余時恨不携所藏本來正之然邢



子才有言誤書思之更是一適繙數過稍
加雌黃會余轉南兵而臺僚趙君如白來
如白者少宰定字公子也雅好博古所積
宋諸說家甚多余乃以校本託之君因與
僚友趙君元茂逐字刊正以付刻工如白
又有宋活字板玉露止六卷而內二十條

近刻無之今亦摘刻於後焉景綸蓋積學
好修之士詩文席歐蘇議論依程朱而其
筆力亦足以發之所紀述大約勁快可人
意第十三卷內熙寧紹興士大夫肺腸骨
髓之說尤為中的惜事業不顯微此籍則
幾無傳矣然范旂叟帥嶺西景綸在幕不



數月即昇以一職狀嗟乎南渡後亦有鍾
期如此哉至謂聖賢或不豪傑余每讀至
此輒黯然低回者久之

萬曆戊申二月甲子餘姚孫鑛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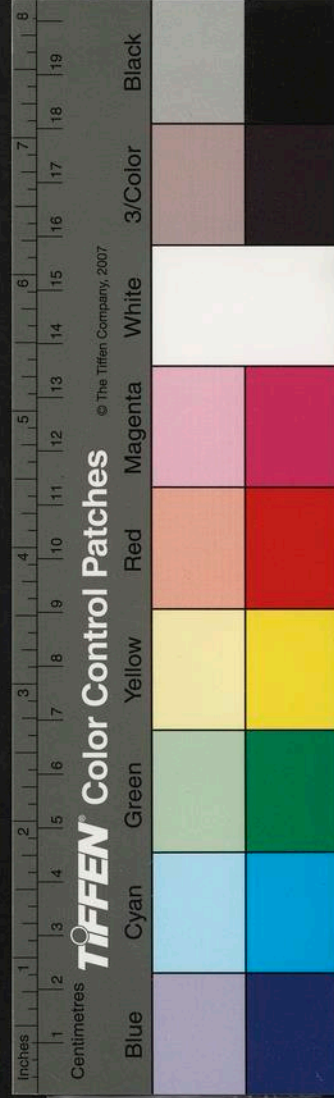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全集

說郭載鶴林玉露三十卷分甲乙丙三集美家藏元
本六卷正說郭所謂甲集也復脫其後四卷乙巳之
夏於吳門徐氏見此書抄本宛然三十卷具存其家
復多秘帙必欲悉舉而售之其價昂甚非三十金不
可美丁家難囊底青蚨子母飛去殆盡烏能勝之哉
悒悒者三年餘矣今茲
大司馬孫老先生欲重修

留臺舊本美實承

先生之命暨

堂翁丁老先生之委董其讐對凡增若干條正其譌脫



鶴林玉露目錄

第一卷

真正英雄

十里荷花

落英

方朔竊酒

高宗眷紫巖

病柵詩

遮莫

花

蘧伯玉

三谿詩詞

檳榔

曲端

識真少

放心

山谷八字

穀菹禽獸

象山棋

漢文帝築

歸終不亂

籠鳥水萍

文章

尹少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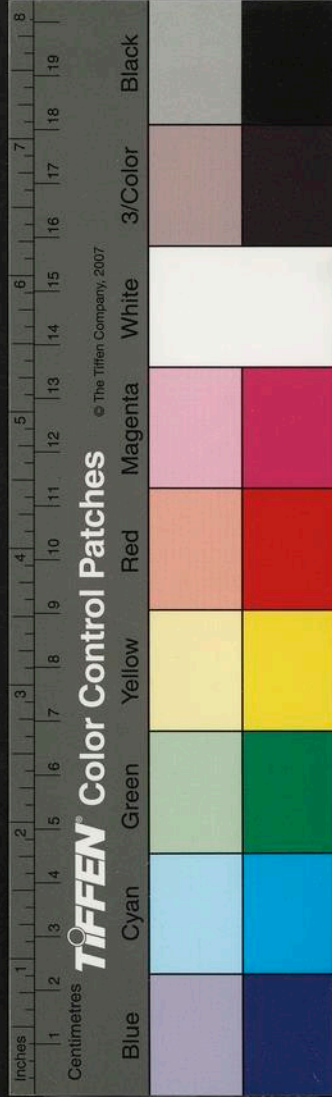
陳湯論

飛吟亭詩

亦若干條雖畧可句訖不得為全書豈離合顯晦亦有真寘者宰之如所謂求有道而得有命不可致然歟

萬曆三十六年戊申四月之吉

南京都察院照磨所照磨海虞趙琦美謹跋



○西為尊

○唐再幸蜀

○勤有三益

黃綿襍

○堂食

第二卷

論事任事

告命

方士傳

三足記

不談風月

蟹胥

用兵

文章有體

辛卯火

○蕪王夫人

○少陵可殺

姜白石

玉山知貢舉

○御史八字

○老卒固易

罰却倚子

○諸侯藻鎮

無官御史

○邵蔡數學

松竹句

諸葛成何事

憂樂

第三卷

○聖賢豪傑

婺州鷹巢

茶瓶湯候

吾無隱乎爾

蝗

曹操冢

○半兩錢

觀山水

占雨

○建炎登極

江西詩文

以俗為雅

○浸假

伊尹荃

樂天對酒詩

○拙句

容齋奉使

九為究

○靜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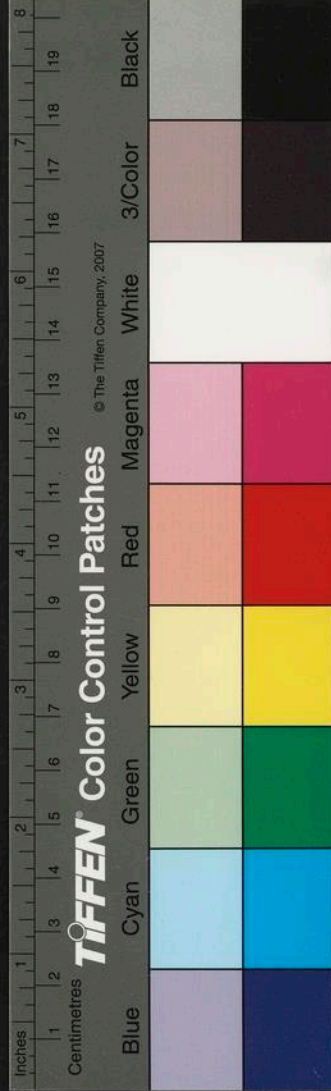
落梅詩

受禪赦文

○文繁簡有當

○古人無忌諱

○奉使見留



玉牒

心思

謝肉牒

第四卷

○ 蔡攸辭酒

酒有和勁

物產不常

○ 中興講和

○ 志士死饑寒

儒門罪人

○ 氣之先見

○ 山靜日長

○ 日本國僧

○ 杜陵論孔明

○ 龍洲詩聯

淳熙盛事

○ 張子房

○ 誠齋夫人

○ 籠東

○ 范石湖使北

常調官

官省錢

民兵

文鑑

辛幼安詞

第五卷

○ 讀書

薦為呂臣

蘇黃遷謫

張林語

阿附

猫犬

○ 南中巖洞

○ 侍公謀詞

○ 冬狩行

○ 舉事輕捷

○ 周文陸詩

○ 范雲

○ 置青櫃

○ 慈湖詩

○ 楊存中逐吏

○ 淵明詠雪

○ 不忘山林

○ 不知心

○ 陸氏義門

○ 誠齋謁紫巖

○ 前輩勤學

○ 仕宦歸故鄉

○ 鐵拄杖

○ 蘇黃遺文

○ 大承氣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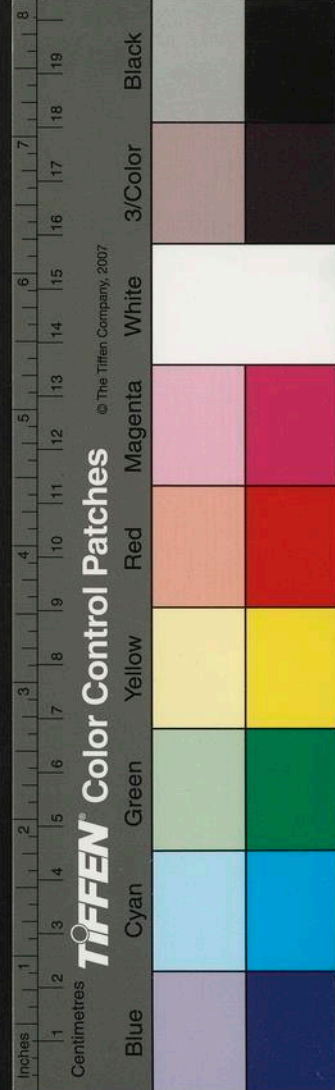
○ 魯隱公攝

○ 子弟為幹官

○ 筭子

○ 農圃魚樵

○ 柳詩



○進青魚

第六卷

○花卿歌

杜棟詩

駢牛詩

得窮鬼刀

方寸地

山居上梁文

除目損道心

士修於家

用兵吉兆

尤楊雅譎

韓平原

○詩不拘韻

莽大夫

李杜

○交情世態

了翁孫女

聽諛詩

○畫馬

風水

南軒辨梅溪語

道不遠人

即當曲

劉錡睡官制

○廬州之變

○無極太極

薛客

能言鸚鵡

賀雪表

漢宮詩

○繪事

○心脉

吾翁若翁

第七卷

高宗配享

○紫窄衫

○非孟

匹夫光國

不交近習

王定國趙德麟

○姑婦喻

誅曦昭

古人稱字

○靜重

問寢龍樓

自家他家

冬至奏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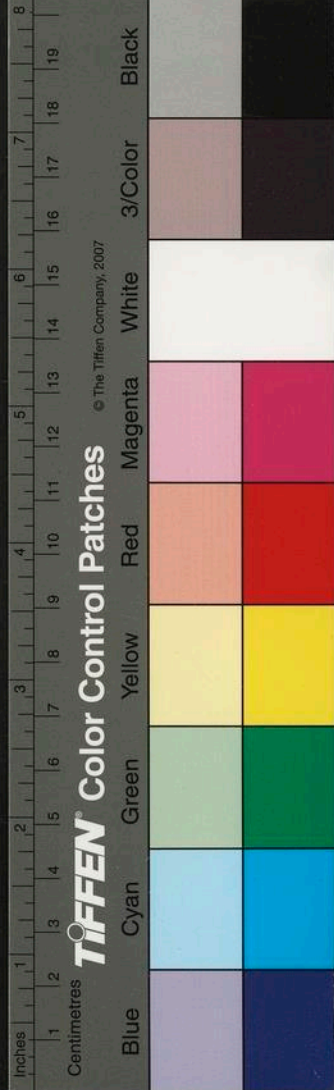
詩家喻愁

○經總錢

論語

本政書

元子宗子



六和塔詩

湖州生祠

黃陵廟詩

○殺人手段

詩互體

○陳黃送秦少章

○住山僧

奏疏貴簡

閒居交游

○廢心用形

大字成犬

釋豉

第八卷

紅友

韓平原客

詠鷗

老瓦盆

去婦詞

楊太真

遷謫量移

隱士出山

批蒼援引

存問逐客

物畏其天

○詩用助語

野服

而已失官

函首詩

○前褒後貶

春風花草

旌忠莖

三將

彤庭分帛

血山

○吾心如秤

翰苑用兵

天佑忠賢

○齊人歸女樂

○張魏公討苗劉

○贈頭陀詩

第九卷

以學為詩

活處觀理

釋壽

○至人

桃錦柳綿

村莊菊犬

○謝昭雪表

○宋世風俗

○五百字

○白羊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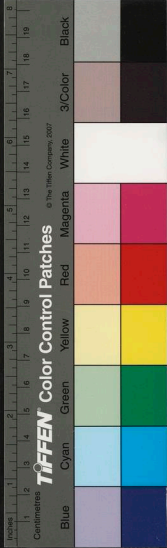
○東坡文

○於世官吏

○辛輔久任

東坡書畫

○銜字



博浪沙

詩人臨次

牒

姦錢

有若劫寨

无宗

朱文公帖

畢再遇

詩犯支人

徐孺子

玄真子圖

貴將即

夜績

世事翻覆

二蘇

大筭數

論菜

第十卷

養兵

天棘

空泉

中興十策

不死

月下傳杯詩

題貧樂圖

竹

雍公薦士

詩興

荆公議論

詩禍

功成不受賞

四老安劉

安子文自贊

釣臺詩

來蘇渡

一錢斬吏

馮三元

西山生祠

廬陵苗盪

文章邪正

雲日對

佛木於老莊

捕捕兒

第十一卷

落運官望然殿

就齋詩

大臣賜家廟

古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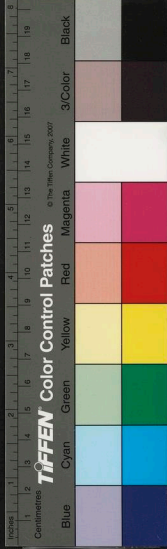
碑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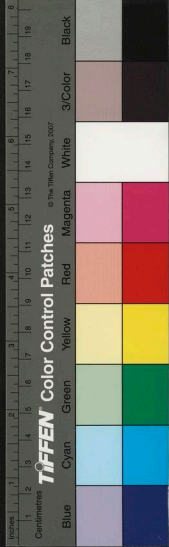
戒更革

潘默成

諸葛武侯

穀核對合





初筮謁郡

○桑福帝姬

鬻祠廟

蘄黃二守

○儉約

斷決

○臣諂主愚

針灸道人

檀弓脫句

女戒

二老相訪

漢二獻

風香

示儉

○識字

○萬卷百車

湯武

景不訓仰

始皇袁紹

一聯八意

大人

池鷗

狐裘障泥

第十二卷

兄弟侑

烏石題名

○臨事之智

雨晴詩

善師

○子家羈

中興賦聯

晏先

老馬

師子聽

無思無為

○養鷄養虎

了死生

○晚唐詩人

詩置字

韓璿廬按

○伯夷太公

擒虎尋龍

○自說言詩

○虞賓

信美樓記

朱溫母兄

○詩文反句

達賢錄

好人好事

盜賊脫身

○晚學

付與天地

第十三卷

漢林王

慶元侍講

九日詩

制詞失體

生成吹噓

齊秦客

畏說

○勸行樂表

秀州刺客

○南軒六詩

族譜引

幸不幸

○德行科

記夢詩

忍事

五教三綱

二罪人

利害

○物無小

沈睢蔡澤

江月句

建茶

○救荒

蘇白

于寶

帷帳

字義

前輩志節

詩勉邑宰

○常平

○簡易

○大乾夢

姦富

貨色

第十四卷

詞科

透脫

對壘

○李勣

買硯詩

孤鴈獨鶴

朱文公詞

鄧友龍使虜

○誠齋退休

紹興內禪

○竹夫人制

罵尸蟲文

舉劉郡守

制置用武臣

男子婦人拜

○馬謖

唐子西詩

○清蘆

○西湖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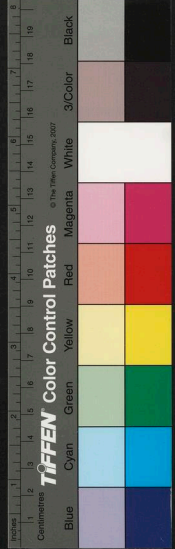
○春秋書國滅

陸放翁

○席地

○梁汾乞食

戒色



小官對移

第十五卷

相字音廝

格天閣

易六卦

放魚詩

杜棕范文正

詩詠蟋蟀

人事天命

涪陵樵夫

胡忠簡碑

秦誓

荆公見瀟溪

呂秦牛晉

景公顏子

誅罪

學仕

寶臣

饑寒

無垢廷對

浦鷗

蘇後湖

讀書

松石譏

取字

石牛洞詩

扈載

神形影

李方叔

韓柳歐蘇

使虜辭樂

士卒畏愛

呂惠卿表

僕羅

第十六卷

玉山詞章

作文遲速

象郡送行詩

庶賈

容南遷客

宰相罷

紫敗素

王梅溪

太子參決

斬檜書

簡齋詩

伯夷傳赤壁賦

留後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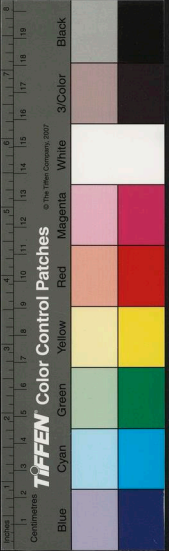
十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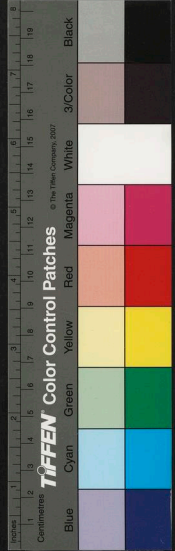
詩用字

讀易亭

漂母

猴馬





經界 南軒讀虞丞相 ○朱文公論詩

稅沙田 賀和戎表

鶴林玉露補遺目錄

○解經不為繁辭 手寫九經 倒句

○如字訓而 汴州詩 丑父紀信

因讓賜金 世短意多 ○茲為年

落帽 四勝 兵粟

守城 縷惹絲妾 天象

利市 孫吳 鷗鴈

師友制服 試進士見燭 目錄終

鶴林玉露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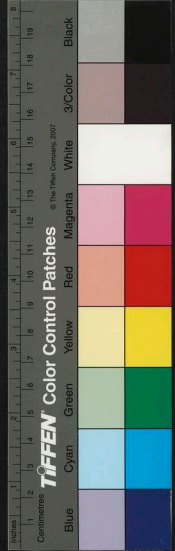
真正英雄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
履薄處做將出來看是氣血粗豪却一點硬不著也此論
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
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
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馬几几履踐歷
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
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三邪更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近





經界 南軒讀虞丞相 ○朱文公論詩

稅沙田 賀和戎表

鶴林玉露補遺目錄

○解經不為繁辭 手寫九經 倒句

○如字訓而 汴州詩 丑父紀信

因讓賜金 世短意多 ○茲為年

落帽 四勝 兵粟

守城 縷惹絲妾 天象

利市 孫吳 鷗鴈

師友制服 試進士見燭 目錄終

鶴林玉露卷之一

真正英雄



廬陵羅大經 景綸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
履薄處做將出來看是氣血粗豪却一點硬不著也此論
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
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
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馬几几履踐歷
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
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更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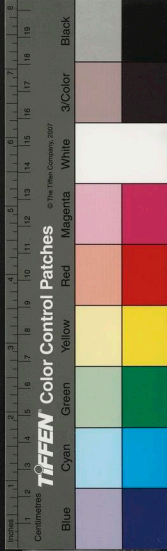


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死忍剋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開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押闖，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十里荷花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湖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

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羨管弄晴蕤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拚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黠黠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



片秋却恨荷花留江聲竟忘想柳汀宮怨

落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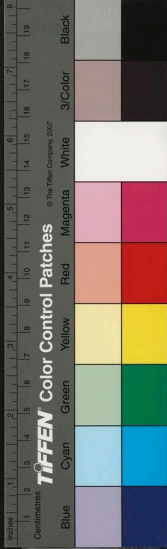
楚辭云餐秋鞠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以擾爲馴以慊爲足以特爲匹以原爲再以落爲萌

方朔竊酒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移臣出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高宗眷慕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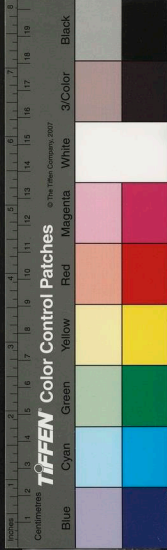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祇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好安否對曰又失所恃上秋然又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爲信烏乎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問張論之言殆不然也



病桡詩

杜陵病桡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
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救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
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莫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
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尚重任力綿才腐凜凜危亡而
不自知畏也又卅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運巧氣若舂
杯酒歌謠互激烈回幹明投文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
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善嘆舟人操舟尚有妙手而整
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
瘼矣而人才尚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

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尚書氣與秋天香二三豪
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
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
所以支撐世變者尚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
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桡種榆
之歎舟師妙手之歎意益婉而詞益哀嗚乎此唐室所以
終不振乎本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
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
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
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知林則知



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萃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愬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 遮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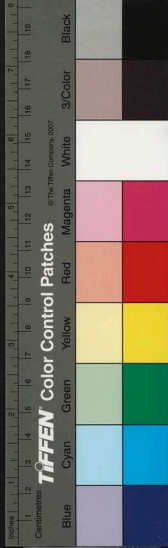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隣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矣

花

洛陽人謂牡丹爲花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遽伯玉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辘轳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遽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遽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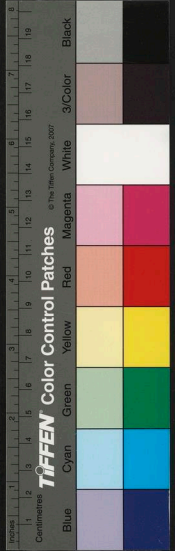


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
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
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
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
之交也夫人即南子也南子有浩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
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
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迺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
淫奚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圍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
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能改行
或者尚可輔衛靈公以有爲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

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爲冥冥墮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
其淫佚靈公因南子之言固宜識伯玉之爲忠臣矣然卒
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爲難知賢非難用賢爲
難也

三谿詩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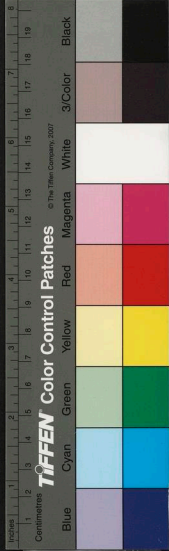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
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着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
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
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
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窻眉嫵但春到



兒家庭戶。幽恨一簾煙。月曉恐明年。雁子無尋處。渾欲倩
鶯留住。此詞凄婉。頰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
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落茵席
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
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闕。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水霜翁。
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饑
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飢盡征袍單。側立崑奴面。鐵色
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渚花發。渚
花春少未得妍。凝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識事。盡情
叫入青楓煙。壯士朱握邊頭掣。旄頭如月幾時落。如今世
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烏乎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
酒可續。噫。蓋模擬少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檳榔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
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榔之
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熏然。頰亦若飲酒
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
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疾餘醒。頰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
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
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曄。



叟曰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賊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其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烏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烏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爲啼哭郎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懼其得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人再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旗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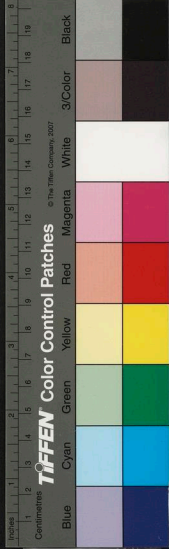
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高廟亂享洪景盧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爲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云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此事也

識真少

市璞寶燕石煮鰾食螭蜺識者少也

放心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



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柵欄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鏃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闢。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闢者全其本心。

山谷八字

余家藏山谷八字云作德日休為善最樂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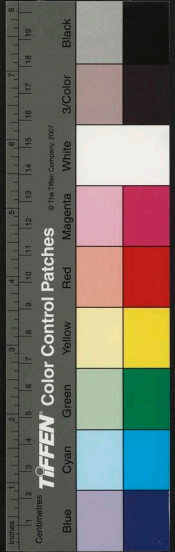
穀菹禽獸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菽六清水漿醴醕音醬醢音醢七菹韭菁苽葵芹蒹荀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鴈鴝鴒

鴝鴒五藥艸木蟲石穀

象山棋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碁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碁是臨安第一手棋凡來着者皆鏡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鏡得碁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棋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翁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



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

○ 漢文帝葬

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窆人之家歛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 臨終不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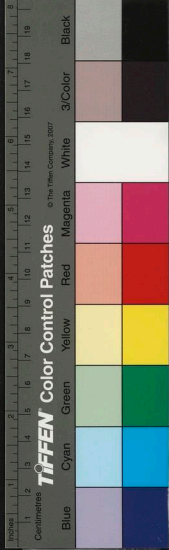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儵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贊

結縵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籠鳥水萍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自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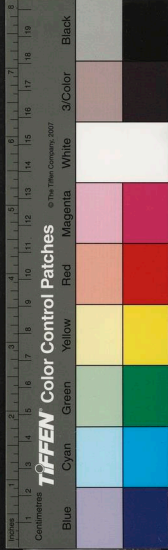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
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爲文地以山川艸木
爲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綉
雖精妙絢爛總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少稷

尹穉字少稷博學工文柱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廩
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務時論翕
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
之後乃附麗湯思退方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
之厥後賤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
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
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
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陳湯論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
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
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
秦王矣寡人其愛無國哉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
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
邊而徙河紀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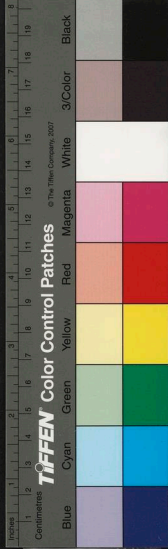
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矜制之意

飛吟亭詩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請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西為尊

四方以西為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向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群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為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乎左東也東則為城若世所謂澁道乃群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為平而不為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為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



自西階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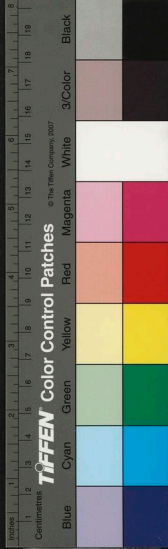
唐再幸蜀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鑾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來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孽矣。而鑾輿乃再蒙塵。何哉。此必胎變稔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是不可不來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遠庭矣。

勤有三益

自太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置。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文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黃綿襖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雨霽閭里翁媪相呼
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
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爲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暖一身
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
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堂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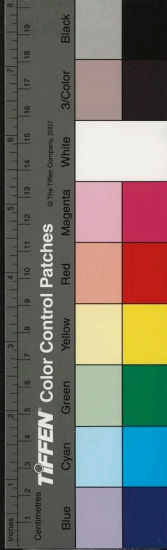
渡江初呂元直爲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之當國
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
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之一

鶴林玉露卷之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論事任事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之至韓琦范
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
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爲以下攻上爲名節地
可也而未知爲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
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
不安昔鄭子孔爲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
又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雨霽閭里翁媪相呼
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
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爲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暖一身
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
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堂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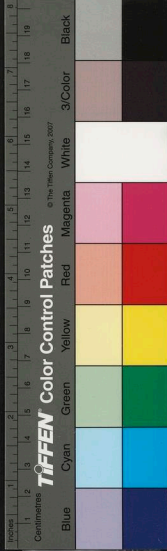
渡江初呂元直爲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之當國
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
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之一

鶴林玉露卷之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論事任事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之至韓琦范
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
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爲以下攻上爲名節地
可也而未知爲國家計也然韓范既以此取勝及其自用
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
不安昔鄭子孔爲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
又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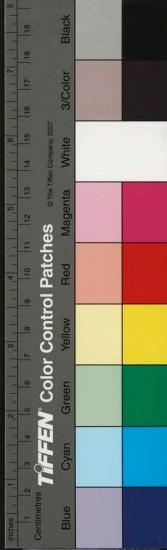


探好題來

告命

奉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爲至論惟歐陽公爲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爲執政主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却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爲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以爲經凡五等陞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艸爲尊錦幪其端凡四等而細毬之錦配穗草告身皆制綾爲之玳瑁軸素繪二五等而繪爲尊告身五綵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錦幪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略七等鐫犀爲軸瑠玉以爲龍告身五綵絲囊幪首純紅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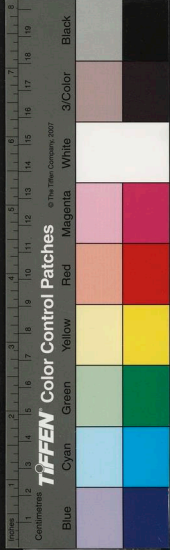


繪如瑠玉者最高以逆君也犀軸絲囊爲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軸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絲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寢卑矣宰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逼也絲囊之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盼踏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繫惟白金耳侍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甚詳明

方士傳

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惟特甚君子

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與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廼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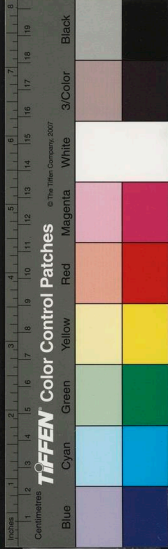
三足記

盧景亮言是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曰三足記

不談風月

范旂叟爲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癢疾痛舉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爲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違其意而

後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牘之日即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黥之既畢上章自劾乞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爲頒召命然竟卒於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卧内命吏取案牘來據榻判結數事既畢又曰某縣有毋訴其子者此關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略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符謚清敏余初任爲容南法椽纒數月偶留帥幕旂叟忽袖中出紙狀一紙畀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



受旂叟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
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見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
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
官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
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爲耻此何等
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
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繫却大

蟹齊

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
膳食若荊州之鱖魚揚州之蟹齊陸德明音釋云蟹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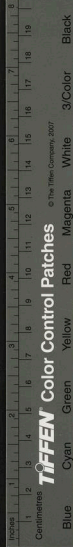
山谷詩云蟹齊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用兵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艸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
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艸
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
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
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爲能以嗜殺爲貴哉若
如所言則趙克國王忠嗣曹彬反不如白起輩矣

文章有體

揚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爲一代文章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爲仁人之言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鏗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又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與實大槩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蒸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辛卯火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



殿帥乃馮榭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責

○ 蘄王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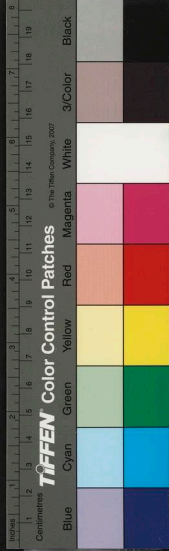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卧鼻息訥訥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 少陵可殺

宋乾道間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談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通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絕倒喧傳縉紳間余謂此言亦不足怪若曹操之於楊德祖隋煬之於薛道衡蓋真殺之也

姜白石

姜夔章學詩于蕭子巖琢句精工有詩云夜暗歸雲繞柁牙江涵星影馬團沙行人悵望蘇秦柳曾與吳王掃落花



楊誠齋喜誦之嘗以詩送江東集歸誠齋云翰墨場中老
斷輪真能一筆掃千軍年年花月無虛日處處江山怕見
君箭在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
回視江東日暮雲誠齋大稱賞謂其家嗣伯子曰吾與汝
弗如姜堯章也報之以詩云尤蕭范陸四詩翁此後誰當
第一功新拜南湖爲上將更差白石作先鋒可憐公等皆
癡絕不見詞人到老窮謝道管城僕已晚酒泉端欲也疏
卦南湖謂張功父也堯章日號白石道人潘德久贈詩云
世間官職似樗蒲采到枯松亦大夫白石道人新拜號斷
無緣駁任稱呼時黃巖老亦號白石亦學詩於千巖詩亦

工時人號雙白石云

玉山知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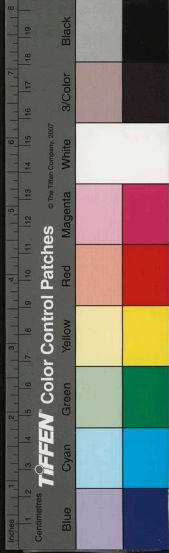
宋淳熙中王季海爲相奏起汪玉山爲大宗伯知貢舉且
以書遠其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
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
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與貢舉當特相牢籠
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爲驗其人感喜
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竟批
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怪之數日友人
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



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日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他人玉山終不釋然未幾以古字得者來謁玉山因問之曰老兄頭場卷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泯默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既問不敢不以實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于富陽某寺中與寺僧閒步廡下見室中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一官員女也殞于此十年矣杳無骨肉來問又不敢自葬之因相與默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廡下謂某曰官人赴省試妾有一語相告此云頭場卷子中可用三古字必登高科但幸勿相忘妾朽骨早得入土既覺甚怪之遂用前言果叨前列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父爲余言雖近於語恠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爲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御史八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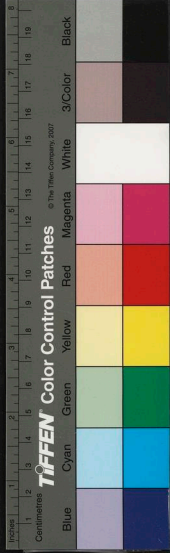
宋隆興初張真父自殿中侍御史除起居郎孝宗玉音云張震知無不言言皆當理令載之訓詞大哉王言真臺諫之金科玉條也



老卒回易

張循王之兄保，保怨循王，不相援引。循王曰：「今以錢十萬，緡卒五千付兄，要使錢與人，流轉不息，兄能之乎？」保默然久之，曰：「不能。」循王曰：「宜弟之，不敢輕相援引也。」王嘗春日遊後圃，見一老卒，卧日中，王蹴之，曰：「何慵眠如是？」卒起，聲喏對曰：「無事可做，只得慵眠。」王曰：「汝會做甚事？」對曰：「諸事薄曉，如回易之類，亦粗能之。」王曰：「汝能回易，吾以萬緡付汝，何如？」對曰：「不足為也。」王曰：「付汝五萬，對曰：「亦不足為也。」王曰：「汝需幾何？」對曰：「不能百萬，亦五十萬，乃可耳。」王壯之，予五十萬，恣其所為。其人乃造巨艦，極其華麗，市美女，能

歌舞音樂者百餘人，廣收綾錦奇玩珍羞佳果及黃白之器，慕紫衣吏，軒昂閒雅，若書司客，討者十數輩，卒徒百人，樂飲逾月，忽飄然浮海去。逾歲而歸，珠犀香藥之外，且得駿馬，獲利幾十倍。時諸將皆缺馬，惟循王得此馬，軍容獨壯，大喜，問其何以致此，曰：「到海外諸國，稱大宋回易，使謁戎王，餽以綾錦奇玩，為招其貴近，珍羞畢陳，女樂迭奏，其君臣大悅，以名馬易美女，且為治舟載馬，以犀珠香藥易綾錦等物，餽遺甚厚，是以獲利如此。」王咨嗟褒賞，賜予優厚，問能再往乎？對曰：「此戲也，再往則賤矣，願仍為退卒，老園中，嗚呼！觀循王之兄與浮海之卒，其智愚相去奚翅三



十里哉。彼卒者頽然甘寢。苔堦花影之下。而其胸中之智。圓轉恢奇。迺如此。則等而上之。若伊呂管葛者。世亦豈盡無也哉。特莫能識其人。無繇試其蘊耳。以一蓺衣老卒。循主慨然捐五十萬緡畀之。不問其出入。此其意度之恢弘。固亦足以使之從容展布。以盡其能矣。勾踐以四封之內。外付種蠡。漢高皇捐黃金四十萬斤於陳平。由此其推也。蓋不知其人而輕任之。與知其人而不能專任。皆不足以有功。視其一往之後。辭不復再。又幾於知進退存亡者異哉。

罰却倚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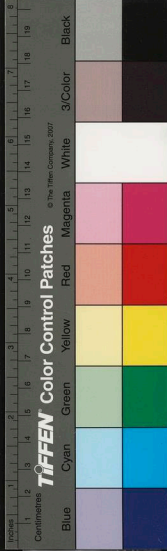
百官殿門侍班。幕次臺諫。皆設倚餘官。則各以交牀自隨。周益公自殿院除起居。即徐淳立戲曰。罰却倚子矣。

諸侯藩鎮

春秋之時。天王之使交馳於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謹而書之。固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之意。其致責於天王者尤深矣。唐之藩鎮。猶春秋之諸侯也。杜陵詩云。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蓋與春秋同一筆。

無官御史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鯁亮也。宋嘉定間。余在太學。聞長上同舍言。乾淳間。齋舍質素。



飲器上陶瓦棟宇無裝飾近時諸齋亭樹簾幙競爲靡麗
每一會飲黃白錯落非頭陀寺比矣國有大事謹論間發
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儻節
相望近世以來非無直言或陽爲矯激或陰有附麗亦未
能純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謂必甘清苦如老頭陀乃能
捱鯁亮如真御史

邵蔡數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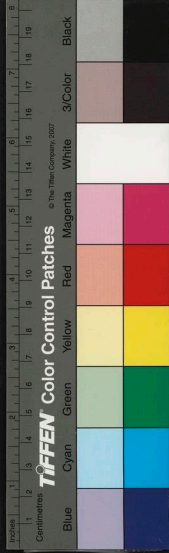
瀟溪明道伊川橫渠之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邵康
節出焉晦庵南軒東萊象山講道盛矣因數明理復有一
蔡西山出焉昔孔孟教人言理不言數然天地之間有理
必有數二者未嘗相離河圖洛書與危微精一之語並傳
邵蔡二子蓋將發諸子之所未言而使理與數繫然於天
地之間其功亦不細近年以來八君子之學固人傳其訓
家有其書而邵蔡之學則幾於無傳矣

松竹句

杜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言君子之
孤難扶植小人之多難驅除也嗚乎世道至於如此亦可
哀矣

諸葛成何事

唐薛能詩云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當時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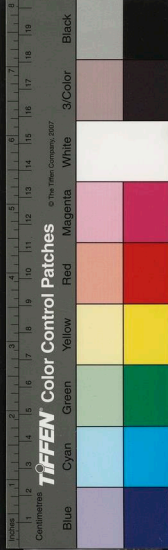
還
傳
初

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王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仄然伸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荆公誦此蓋以自喻然孔明開誠心布公道集謀慮廣忠益其存心無愧伊呂出師未捷身先死此天也荆公剛愎自任新法煩苛毒流四海不忍君子之見排甘引小人以求助卒為其所擠溺此豈天也哉自古隱士出山第一箇是伊尹第二箇是傅說第三箇是太公第四箇是嚴陵第五箇是孔明第六箇是李泌皆為世間做得此事雖以四皓之出或者猶議其安劉是滅劉况如樊英輩者

乎

憂樂

吾輩學道須是打疊教心下快活古曰無悶曰不愠曰樂則生矣曰樂莫大焉夫子有曲肱飲水之樂顏子有陋巷簞瓢之樂曾點有浴沂詠掃之樂曾參有履穿肘見歌若金石之樂周程有愛蓮觀艸弄月吟風傍花隨柳之樂學道而至於樂方能真有所得大槩於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然後快活意思方自此生或曰君子有終身之憂又曰憂以天下又曰莫知我憂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此義又是如何曰聖賢愛樂二字並



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
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
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屨春風
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
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
忘

鶴林玉露卷之二

鶴林玉露卷之三

聖賢豪傑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
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爲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國
者五十孔子却萊人墮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
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
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
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
衆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行不悖故魏鶴山詩云須知陋巷憂中樂又識耕莘樂處
憂古之詩人有識見者如陶彭澤杜少陵亦皆有憂樂如
採菊東籬揮杯勸影樂矣而有平陸成江之憂步屨春風
泥飲田父樂矣而有眉攢萬國之憂蓋惟賢者而後有真
憂亦惟賢者而後有真樂樂不以憂而廢憂亦不以樂而
忘

鶴林玉露卷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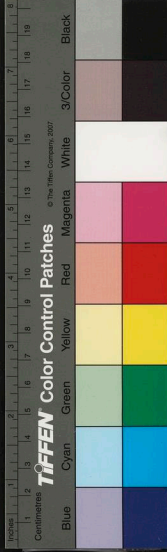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三

聖賢豪傑

朱文公云豪傑而不聖賢者有矣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
也陸象山深以其言爲確論如周公兼夷狄驅猛獸滅國
者五十孔子却萊人墮三都誅少正卯是甚手段非大豪
傑乎其次如諸葛孔明議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惟
房次律聲譽隆洽一出便敗事然至今儒者之論皆稱其
賢如此則是天下有不豪傑之聖賢矣宋端平間真西山
衆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鶴山督師亦未及有設施

廬陵羅大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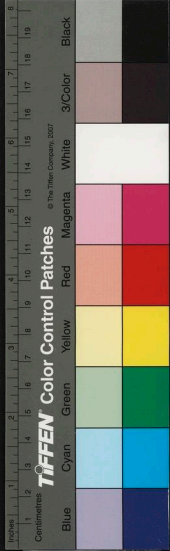
景綸



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解后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懽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子遺忽顛仆于地群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其中庸大學喫下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其有使爲此以姍侮君子者京尹乃悉黥其人余謂優人之姍侮君子誠可罪也西山鶴山之抱負誠未可厚誣也然吾儒於此亦不可以不戒劉平國嘗言若將真景元與余景詹並用必有可觀余嘗疑其說西山負一世之望豈必待余景詹而後可以有爲乎世傳洪舜俞在蜀嘗謂崔菊坡曰先生豐於德而嗇於才他日不宜獨當重任菊坡深然之故晚年力辭宰相此說余尤疑之若分才德爲兩事則是天下果有不豪傑之聖賢矣

○ 婺州鷹巢

婺州州治古木之上有鷹巢一卒探取其子郡守王夢龍方據按視事鷹忽飛下攫一卒之中以去已而知其非探巢之卒也囓巾來還乃徑攫探巢者之中而去太守推問其故杖此卒而逐之禽獸之靈識如此其攫探巢者之中固已異矣於誤攫他卒之中復囓來還尤爲奇異世之人舉動差謬文過遂非不肯認錯者多矣夫子所謂可以人



而不如鳥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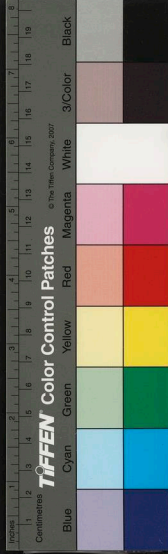
茶瓶湯候

余同年李南金云茶經以魚目湧泉連珠爲煮水之節然近世淪茶鮮以甕鑊用瓶煮水難以候視則當以聲辨一沸二沸三沸之節又陸氏之法以木就茶鑊故以第二沸爲合量而下未若以今湯就茶甌淪之則當用肯二涉三之際爲合量乃爲聲辨之詩云砌蟲唧唧萬蟬催忽有千車相載來聽得松風并澗水急呼縹色綠瓷杯其論固已精美然淪茶之法湯欲嫩而不欲老蓋湯嫩則茶味甘老則過苦矣若聲如松風澗水而遽淪之豈不過於老而苦

哉惟移瓶去火少待其沸止而淪之然後湯適中而茶味甘此南金之所未講者也因補以一詩云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吾無隱乎爾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譯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小屏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乃服晦堂此等處誠實脫洒亦只是會點見解却無頹子工夫此儒佛所以不同



蝗纔飛下即交合數日生子如麥明冬之狀日以長大又
數日其中出如小黑蟻者八十一枚即鑽入地中詩註謂
蝻斯一產九十九子者即蝗之類也其子入地至來年禾
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臘蜃凝凍則入地愈深或不能出
俗傳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東坡雪詩云遺蝗入地應
千尺是也蝗災每見於大兵之後或云乃戰死之士冤魂
所化雖未必然但余褰在湖北見捕蝗者雖群呼衆噉蝗
不為動至鳴擊金鼓則聳然而聽若成行列則謂為殺傷
滲氣之所化理或然也

曹操冢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云曹操疑冢也北人歲增封之
范石湖奉使過之有詩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
此心歲歲蕃酋為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四句是兩箇好
議論意足而理明絕句之妙也

半兩錢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為藥
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淠鄧通皆得自鑄錢
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視五銖
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泉比今錢却稍輕

觀山水



趙季仁謂余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
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盡則安能但
身到處莫放過耳季仁因言朱文公每經行處聞有佳山
水雖迂途數十里必往遊馬携樽酒一古銀杯大發容半
升時引一杯登覽竟日未嘗厭倦又嘗欲以木作華夷圖
刻山水凹凸之勢合木八片爲之以雌雄筍相入可以折
度一人之力足以負之每出則以自隨後竟未能成余因
言夫子亦嗜山水如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固自可見如子
在川上與夫登東山而小魚登泰山而小天下尤可見大
抵登山臨水足以觸發道機開豁心志爲益不少季仁曰

觀山水亦如讀書隨其見趣之高下

占雨

范石湖詩云朝霞不出門暮霞行千里今晨日未出曉氛
散如綺心疑雨再作眼轉雲四起我豈知天道吳儂諺云
爾古來占滂沱說者類恢詭飛雲走羣羊停雲浴三豨月
當天畢宿風自少女起爛石燒成香汗礎澗如洗逐婦鳩
能拙穴居狸有智蟬螭強知時蜥蜴與聞計埵鳴東山鶴
堂穴南柯蟻或如陰石鞭或議陽門閉或云逢庚變或自
換甲始刑鷲與象龍聚訟非一理不如老儂諺影響捷於
鬼哦詩敢誇博聊用醒午睡此詩援引占雨事甚詳可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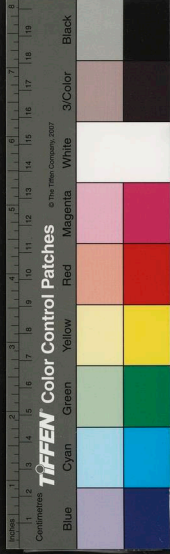


諺有云日出早雨淋腦日出晏曬殺鴈又云月如懸弓少雨多風月如仰瓦不求自下二說尚遺何也余欲增補二句云日占出海時月驗仰瓦體

建炎登極

宋靖康之亂元祐皇后手詔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獨在事詞的切讀之感動蓋中興之一助也建炎登極之詔曰壹壹萬機難以一日而曠位皇皇四海詎可三月而無君又曰聖人何以加孝朕每懷問寢之思天子必有所尊朕欲救在原之急嗟我文武之列若時忠義之家不食而哭秦庭士當勇於報國

左袒而爲劉氏人感樂於愛君期一德而一心佇立功而立事同俟兩宮之復終圖萬世之安其詞明白亦占地步昔唐明皇幸蜀肅宗卽位靈武元次山作頌謂自古有盛德大業必見于歌頌若今歌頌大業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爲去盛德而止言大業固以肅宗卽位爲非矣伊川謂非祿山叛乃肅宗叛也山谷云撫軍監國太子事胡乃趣取大物爲此皆至論今二聖蒙塵遠狩無還期高宗不得已而卽位今又出於元祐皇后之命與唐肅宗天淵不同似亦可以無說然胡致堂萬言書首論此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收復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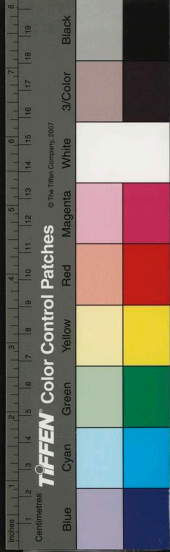


不可不追。不可不改。十。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淵聖皇帝之命。出帥河北。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適上徽號。建立太子。不復歸觀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此舉措失人心之最大者也。今須一反前失。亟下詔曰。繼紹大統。出於臣庶之諂。而不悟其非。巡狩東南。出於僥倖之心。而不虞其禍。今義不戴天。志思雪恥。父兄旅泊。靈廟荒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選將訓兵。戎衣臨軍。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影從。凡所欲爲。孰不如志。致堂此論明白正大。惜其說

之不行也。然唐肅宗即位。何嘗有一人敢言其非。今致堂能言之。而高宗能受之。已爲盛德事矣。中興以來。致堂澹庵。二書關繫最大。

江西詩文

江西自歐陽子以古文起於廬陵。遂爲一代剗冕。後采者莫能與之抗。其次莫如曾子固。王介甫。皆出歐門。亦皆江西人。老禿所謂執事之文。非孟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朱文公謂江西文章如歐。朱。叔。王。介甫。曾子固。做得如此好。亦知其鵠臍不可尚已。至於詩。則山谷倡之。自爲一家。並不蹈古人町畦。象山云。豫章之詩。包含歆魚。外搜扶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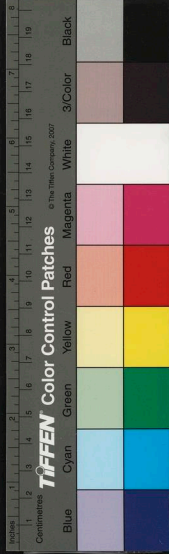
無秘體製通古今思致極幽眇貫穿馳騁工夫精到雖未極古之源委而其植立不凡斯亦宇宙之奇詭也開闢以來能自表見於世若此者如優鉢曇華時一現耳楊東山嘗謂余云丈夫自有衝天志莫向如來行處行豈惟制行作文亦然如歐公之文山谷之詩皆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

以俗為雅

楊誠齋云詩固有以俗為雅然亦須經前輩鍊化乃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裏許若箇之類是也唐人寒食詩不敢用錫字重九詩不敢用饀字半山老人不敢

作梅花詩彼固未敢輕引里毋田父而坐之平王之子衛侯之妻之側也余觀杜陵詩亦有全篇用常俗語者然不害其為超妙如云一夜水高三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離傍又云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隣愛酒伴經旬出飲獨空牀又云夜來醉歸衝虎過昏黑家中已眠卧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噀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寐誰能那是也揚誠齋多效此體亦自痛快可喜

浸假



禪家有觀白骨法。謂靜坐澄慮。存想自身血肉腐壞。唯存白骨。與吾相離。自一尺以至尋丈。要見形神元不相屬。則自然超脫矣。余觀莊子子輿有疾。子祀往問之。曲偻發背。頤頽於臍。有高於項。向蒼稽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問而無事。躄躄而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將以子為此。均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古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爲雞。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爲彈。子因以求鴉。多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假借也。蓋積漸假借。化此身爲異物。則神與形離。超然無所往而不可矣。又何疾。又何病。於拘拘哉。視白骨之法。蓋本於此。佛法出於老莊於此。尤信。

伊尹墓

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范石湖使北過之。有詩云。三尺黃壚直棘邊。此心終古享皇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割擊嗟無咎。單篇蓋汲冢書。妄載伊尹謀篡。爲太甲所殺也。事見杜元凱左氏傳後敘。

樂天對酒詩

古詩多矣。夫子獨取三百篇。存勸戒也。吾輩所作詩。亦須有勸戒之意。庶幾不爲徒作。彼有繪畫瑯刻。無益勸戒者。固爲枉費精力矣。乃若吟賞物華。流連光景。過於求適。幾



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樂天之見豈及是乎本朝士大夫多慕樂天東坡尤甚近時葉石林謂樂天與楊虞卿爲姻家而不累於虞卿與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黨於元稹僧孺爲某晉公之所愛重而不因晉公以進季文饒素不相樂而不爲文饒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於進而志在於退是以能安於去就愛憎之際每裕然而有餘也此論固已得之然樂天非是不愛富貴者特畏禍之心甚於愛富貴耳其詩中於官職聲名事極其形容殊不能掩其眷戀之意其平生所喜者元稹劉禹錫輩

於誨淫教偷則又不可之甚者矣白樂天對酒詩曰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懽喜不開口笑是癡人又曰百歲無多時狂健一春能幾日精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又曰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吊人回眼前見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自詩家言之可謂流麗曠達詞旨俱美矣然讀之者將必起其頹惰廢放之意而汲汲於此快樂惜流光則人之職分與夫古之所謂三不朽者將何時而可爲哉且如唐風蟋蟀之詩蓋勸晉僖公以自虞樂也然纔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即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呂成公釋之曰凡人之情解



亦皆逐逐聲利之徒至一聞李文饒之敗便作詩暢快之
豈非此心未忘猶有偏黨乎慕樂天者愛而知其疵可也

拙句

作詩必以巧進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筆最難作詩惟拙句
最難至於拙則渾然天全正巧不足言矣古人拙句自經
拙出如池塘生春州楓落吳江冷澄江靜如練空梁落燕
泥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歸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明
月入高樓流光正徘徊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此等
類固已多矣以杜陵言之如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野
人時獨往雲水曉相參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在家長

早起憂國願年豐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百年渾得醉
一月不梳頭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此五言之拙者也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遷轉五州防禦使起
居八座太夫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莫思
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
如百和香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酒債尋常
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此七言之拙者也他難殫舉可
以類推杜陵去用拙存吾道夫拙之所在道之所存也詩
文獨外是奇

容齋奉使



宋紹興辛巳亮既授首葛王篡位使來修好洪景廬往報
之入境與其接伴約用敵國禮伴許諾故沿路表章皆用
在京舊式未幾乃盡却回使依近例易之景廬不可於是
宿驛門絕供饋使之不得食者一日又令館伴者來言頃
嘗從忠宣公學陽吐情實令勿固執恐無好事須通一線
路乃佳景廬等懼留不得已易表章授之供饋乃如禮景
廬素有風疾頭常微掉時人爲之語曰一日之饑禁不得
蘇武當時十九秋傳與天朝洪奉使好掉頭時不掉頭
數窮於九九者究也至十則又爲一矣此蔡西山之說

九爲究

○ 靜坐

伊川每見學者能靜坐便嘆其善學余謂靜坐亦未可盡
信固有外若靜而中未免膠擾者正所謂坐馳也嘗聞南
嶽昔有住山僧每夜必秉燭造檀林衆生打坐者數百人
或枯竹篋痛蠶之或世中餽果置其前蓋有以窺其中
之靜不靜而爲是懲勸也彼異端也尚能洞察其徒心術
之隱微而提撕警策之吾儒職教者有愧矣

落梅詩

近時胡仲方落梅詩云自孤花底三更月却怨樓頭一笛
風亦有思致自古才德之士方其少也不使得以展布及



其飄零衰老乃拳拳歎息之亦已晚矣燭之武曰臣之少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亦寓此意唐人詩曰朝廷欲論封禪事須及相如未病時杜陵病榻詩意亦如此陳后山挽司馬公曰政雖隨日化身已要人扶益可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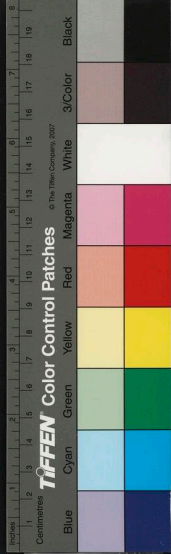
受禪赦文

孝宗受禪赦文云凡今者發政施仁之日皆得之間安視膳之餘天下誦之洪景巖筆也

○ 文繁簡有當

洪容齋曰文貴於達而已繁簡各有當也禮記檀弓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

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館人以龜爲有知也蓋連用四沐浴佩玉字使今之爲文者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石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當其事省其詞然古意衰矣又云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以千三百戶封戎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至啞固作漢書乃省其詞曰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史記五十八字中省



二十三字然終不若史記樸贖可喜余謂詩亦有如此者
古採蓮曲云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杜子美杜鵑行西
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若以省
文之法論之似可裁減然只如此說亦樸贖有古意

古人無忌諱

謚者死後易名者也山左何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
析朱鉏謚曰成子蓋生前預賜之也曾不以為不祥今人
不達畏死畏禍百種忌諱古人皆不然只看檀弓季武子
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許之合葬又許之哭伯高死
於南孔子以為由賜也見我遂哭諸賜氏命子貢為之玉

來者拜之子夏喪明曾子曰朋友善明則哭遂往哭子夏
亦哭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曰吾父死將出哭
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因北面而吊焉季武子寢疾螭
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善哉蓋
未始如今人之忌諱也

奉使見留

蘇武在匈奴十九年魏于什門在燕二十一年近時洪忠
宣在金亦幾二十年

玉牒

玉牒脩書始於大中祥符至於政宣而極備攷定世次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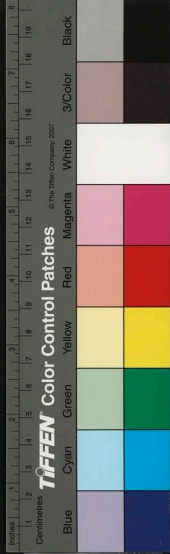
分派別而歸於本統者爲仙源積慶圖推其所自出至於子孫而列其名位者爲宗藩慶系錄具其官爵功罪生死及若男若女者爲類紀同姓之親而序其五服之戚疏者爲屬籍編年以紀帝系而載其曆數及朝廷政令之因革者爲玉牒

心思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楊子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孔叢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邵子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或曰易言何思何慮何也曰始於思終於無思非不思也不待思也此不識不知而順帝則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庖丁之解牛輪扁之斲輪病僂之承蠅豈更待於思乎

謝肉牒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紙斜封乃公壽光牒其詞云兵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爲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諛矣且前輩交際其饋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鶴林玉露卷之四

蔡攸辭酒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頰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歎也。

酒有和勁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兩掌曰余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鶴林玉露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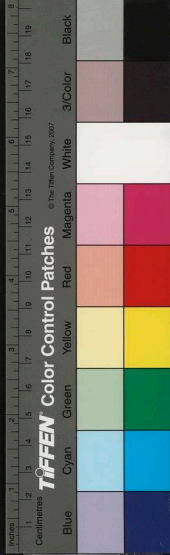
蔡攸辭酒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頰以巨觥宣勸之攸懇辭不任杯酌將至顛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迄被眷寵是可歎也。

酒有和勁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楊誠齋退休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兩掌曰余

廬陵羅大經 景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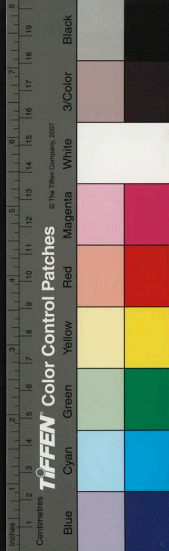


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意蓋有爲也余嘗謂與其一於和
勁孰若和勁兩忘頃在太學時同舍以思堂春合潤州杜
府兵厨以慶遠堂合嚴州瀟洒泉飲之甚佳余曰不剛不
柔可以觀德非寬非猛可以觀政矣厥後官於容南太守
王元遂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手自劑量合而爲一
殺以白灰一刀圭風韻頓奇索余作詩余爲長句云小槽
直珠太森嚴兵厨王友專甘醇兩家風味欠商畧偏剛偏
柔俱可憐使君袖有轉物手鷓鴣杓中平等分更憑石髓
媒妁之混融併作一家春李良不用笑伯高張竦何必譏陳
遵時中便是尼父聖孤竹柳下成一入乎雖有智難獨任

勃也未可嫌少文黃龍丙魏要兼用姚宋拍濟成開元試
將此酒反觀我胸中問學當日新更將此酒達觀國宇宙
皆可歸經綸書生觸處便饒舌以一贯萬如斷輪使君聞
此却絕倒罰以太白眠金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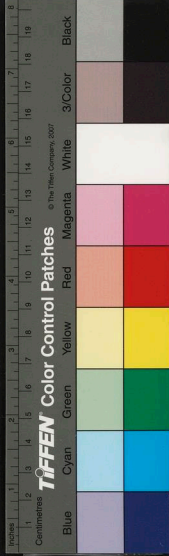
物產不常

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又曰終
南何有有條有梅毛詩曰梅柶也陸璣曰侶杏而實酸蓋
但取其實與材而已未嘗及其花也至六朝時乃略有詠
之者及唐而吟詠滋多至宋朝則詩與歌詞連篇累牘推
爲群芳之首至恨離騷集衆香艸而不應遺梅余觀三百



五篇如菴李芍藥棠棣蘭之類無不歌詠如梅之清香玉
色迥出桃李之上豈獨取其材與實而遺其花哉或者古
之梅花其色香之奇未必如後世亦未可知也蓋天地之
氣騰降變易不常其所而物亦隨之故或昔有而今無或
昔無而今有或昔庸凡而今瑰異或昔瑰異而今庸凡要
皆難以一定言且如古人之祭蕭蕭酌鬱鬯取其香也而
今之蕭與鬱鬯何嘗有香蓋離騷已指蕭艾為惡艸矣又
如牡丹自唐以前未有聞至武后時繼天秣山乃得之國
色天香高掩群花於是舒元與為之賦李太白為之詩固
已奇矣至宋朝紫黃丹白標目尤盛至於近時則翻騰百

種愈出愈奇又如荔支明皇時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者
謂瀘戎產也故杜子美有憶向瀘戎摘荔枝之句是時閩
品絕未有聞至今則閩品奇妙香味皆可僕視瀘戎蔡君
謨作譜為品已多而自後奇名異品又有出於君謨所譜
之外者他如木犀山礬素馨茉莉其香之清婉皆不出蘭
芷下而自唐以前墨客繫人曾未有一語及之者何也游
成之曰一氣埏埴孰測端倪烏知古所無者今不新出而
昔常見者後不變滅哉人生滄史即以耳目之常者拘議
造物亦已陋矣余聞秦中不產竹昔年山崩其下乃皆鉅
竹頭由是言之古固產竹矣晉葛洪欲問丹砂求為勾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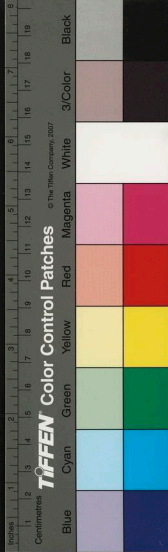


令勾漏縣隸容州余嘗爲法曹親至其地求所謂丹砂者
顆粒不可得豈非昔有而今無哉蓋非特物然也巴邱閩
嶠夙號荒陋而漢唐以來漸產人才至宋朝益盛古稱山
西出將山東出相又曰汝穎多奇士燕趙多佳人其說拘
矣

中興講和

宋紹興辛巳金主亮南侵高宗下詔親征其詞云惟天惟
祖宗既其昌於基運有民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
星臨於吳分定成淝水之勳關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
勝洪容齋筆也車駕次平江亮授首遂班師次年壬午內

禪幸宗卽位銳意規恢起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
引見德壽宮時盧仲賢使金高宗問曾見仲賢否對曰臣
已見之又問卿父謂如何莫便議和否對曰臣嘗謂金人
必衰敗國家必隆興上曰何如對曰太上皇帝仁孝之德
上格于天又傳位聖子雖古唐虞無以過而金人不道篡
奪相仍無復君臣父子不知天心祐國家乎祐金人乎臣
有以知其然也上曰極是今日金人誠衰乎對曰自亮送
死之後士馬物故甚衆諸國背叛人心怨離金誠衰矣上
曰自亮死非特金人衰弱吾國亦未免力弱但仲賢等旣
回何以應之對曰臣父職在邊隅戰守是謹此事著廟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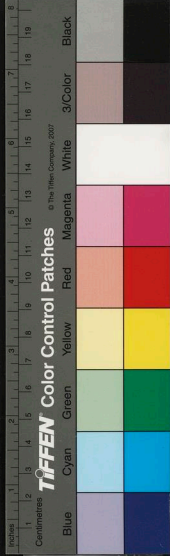


如何議但願審處而徐應之無貽後悔上曰只是說與卿
父今日國家須更量度民力國力早收拾取聞契丹與金
相攻若契丹事成他日自可收卞莊子刺虎之功若金未
有亂且務恤民治軍待時而動可也高宗懲於變故意不
欲戰且聞金人議欲尊我爲兄故頗喜之孝宗幼年規恢
之志甚銳而卒不得逞者非特當時謀臣猛將凋喪略盡
財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壽聖志至於安靜不忍違也
厥後蓄積稍羨又嘗有意用兵祭酒芮國器奏曰陛下只
是被數文腥錢使作何不試打算了得幾番犒賞上曰朕
未知計也待打算報卿後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賞於是

用兵之意又寢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數雖英明之主不
能強也

○志士死飢寒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餓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后山爲館職
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后山止有其一其內子與
趙挺之之內親姊妹也乃爲趙假一裘以衣之后山聞所
從來內以實告后山曰汝豈不知我不着他衣裳即却却
之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嗚呼二子可謂志士不忘在
溝壑者矣充二子之才識德望鬼絲乘車食養賢之鼎其
誰曰不宜然志節清剛寧甘於餓死凍死而不肯少枉其



道少失其身。此所以皜皜乎不可尚也。陸龜蒙杞菊賦曰：我豈不知層活兒有酒食耶？亦畧有二子風味。楊子雲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楊誠齋曰：李杜饑寒能幾日，却教富貴不論年。

儒門罪人

文中子曰：通也。受夫子罔極之恩，孟子曰：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由是言之，今儒者大半是吾夫子之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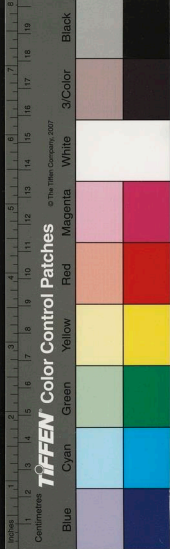
氣之先見

歲將饑，小民餐必倍。俗諺謂之作荒，此天地之氣先見也。

宋開禧兵興之先，江西果木秋冬生花，有山礬而生椀子花桃樹而生李實，此天地之氣先亂也。馮此山為余言之。

山靜日長

唐子西詩云：山靜侶太古，日長如小年。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蒼蘚盈塔，落花滿徑，門無剝啄，松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麝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美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窓下，則山妻稚子作筍蕨供麥飯，欣然一飽，美筆窓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筆蹟，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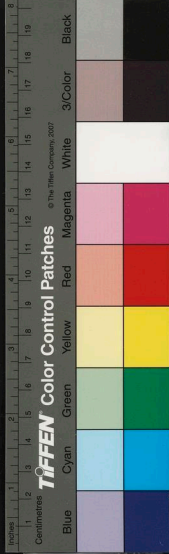
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艸玉露一兩段再烹茗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秬稈量晴校雨襟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入昆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味子西此句可謂妙絕然此句妙矣識其妙者蓋少彼牽黃臂蒼駢儼於聲利之場者偕見滾滾馬頭塵匆匆駒隙影耳烏知此句之妙哉人能真知此妙則東坡所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所得不已多乎

○ 日本國僧

○ 余少年時於鍾陵解后日本國一僧名安覺自言離其國已十年欲盡記一部藏經乃歸念誦甚苦不舍晝夜每有遺忘則叩頭佛前祈佛陰相是時已記藏經一半矣夷狄之人異教之徒其立志堅苦不退轉至於如此朱文公云今世學者讀書尋行數墨備禮應數六經語孟不曾全記得三五板如此而望有成亦已難矣其視此僧殆有愧色

杜陵論孔明

史言蜀諸賢凋喪孔明身當軍國之務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勞瘁致斃此真兒童之論也夫孔明不死則漢業可復禮樂可興孔明死則爲五胡亂華爲六朝幅裂其所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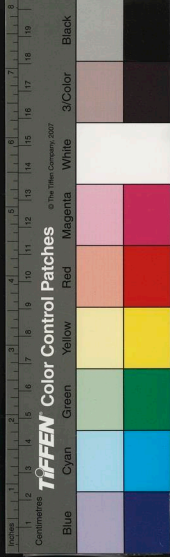
繫其大營中隕星之變天意蓋可知矣豈因罰二十以上
皆親之而致斃乎且孔明死時纔四十四初非癯老不任
勞苦之時況以孔明之明達豈不能量事之小大身之勞
逸而顧弊精神於瑣瑣以自殞其軀乎此決無之理也杜
少陵知之故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定失蕭曹運移
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言孔明之死乃漢運已移
漢祚已終大數不可支持耳志決身殲豈因軍務之勞乎
蓋不然史臣之說也

龍洲詩聯

龍洲劉改之詩云退一步行安樂法道三箇好喜歡緣真

西山喜誦之或曰退一步行可也至於道三箇好乃隨俗
徇情耳何足言乎余曰古人直道而行理之所在驀直行
將去付止久速莫不皆然烏有所謂退一步者自後世貪
榮競進爭一階半級至於殺人於是始以退一步行爲安
樂法矣古人是則曰是非則曰非明白正直曾何回護自
後世惡直好佞以直言賈禍者比比皆是於是始以道三
箇好爲喜歡緣矣此處衰世之法也蓋萬事稱好不特司
馬德操爲然而吾夫子固有危行言孫之說矣好盡言以
翹人之過此國武子所以見殺也可不戒哉

淳熙盛事



宋孝宗御宇高宗在德壽光宗在青宮寧宗在平陽邸四世本支之盛亘古未有楊誠齋時為宮僚賀光宗誕辰詩云祖考久舜真千載禹子湯孫又一家讀者服其精切又云天意分明昌大德誕辰三世總丁年蓋高宗生於丁亥孝宗生於丁未光宗生於丁卯也丁年字出李陵書備用亦佳

張子房

張子房蓋漢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早年頗佞荆軻曉虛語佞曾仲道得老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不試大匠器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公詩云漢業存區俯

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斡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如為韓報秦攬撥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誅他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壤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



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金遍享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落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其腹中略有人氣乃堪服役耳東山曰夫人老且賤事何倒行而逆施乎夫人怒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汝爲此言必不能如吾矣東山守吳夫人嘗於郡圃種苧躬紡緝以爲衣時年蓋八十餘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旣愈出所積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今宜

誠齋夫人

卷四

九

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綉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飢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誠齋父子視金王如糞土誠齋將漕江東有奉給僅萬緡留庫中葉之而歸東山帥五羊以俸錢七千緡代下戶輸租其家采椽土階如田舍翁三世無增飾東山病且死無衣裳適廣西帥趙季仁餽纈絹數端東山曰此賢者之賜也衾材無憂矣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其門升其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可法者所得多矣因命畫工圖之而去誠齋東山清介絕俗固皆得之天資而婦道毋儀所助亦已多矣左傳文伯之母老而猶績文伯曰以獸

鳥木正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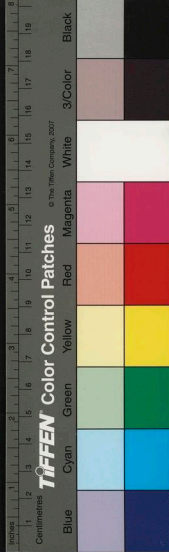
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毋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
之聞也居吾語汝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
心生沃土之民不才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
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綆卿之內子爲大帶
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
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吾
異而朝夕修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
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因是觀誠齋夫人乃知古今未
嘗無烈女未嘗無賢母

○ 范東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箒而罵曰隸也不力
門者出之晉王獻之敗沙門曇永居其幼子華使提衣囊
自隨津邏疑之永訶曰奴子不迷行擣之數十由是得免
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策扶泰之
背曰籠東軍士汝曹主何在尚留此道者不疑其爲貴
人與之馬與俱還三事相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諤劾之
李愬進兵而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 范石湖使北

宋淳熙中范至能使北孝宗令口奏金主謂河南乃宋朝
陵寢所在願歸侵地至能奏曰茲事須與宰相商量臣乞



以聖意諭之議定乃行上首肯既而宰相力以為未可而
 聖意堅不回至能遂自為一書述聖語至虜庭納之袖中
 既跪進國書伏地不起時金主乃葛王也性寬慈傳宣問
 使人何故不起至能徐出袖中書奏曰臣來時大宋皇帝
 別有聖旨難載國書今臣口奏臣今謹以書述乞賜聖覽
 書既上箴上觀者皆失色至能猶伏地再傳宣曰書詞已
 見使人可就館至能再拜而退虜中群臣或不平議羈留
 使人而虜主不可至能將回又奏曰口奏之事乞與國書
 中明報仍先宣示虜使臣不墮欺罔之罪虜王許之報書
 云口奏之說殊駭觀聽事須審虜邦乃享休既還上世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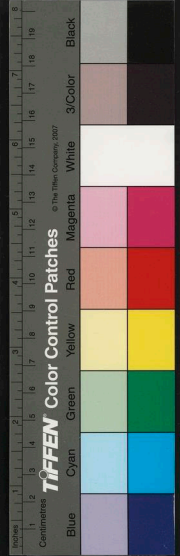
其不辱命由是超擢以至大用至能在燕京會同館守吏
 微言有羈留之議乃賦詩曰萬里孤臣致命秋此身何止
 一浮漚提攜漢節同生死休問羝羊鮮乳不

常調官

范文正公云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喫余謂人能甘於喫
 家常飯然後甘於做常調官

官省錢

五代史漢王章為三司使征利剥下緡錢出入元以八十
 為陌章每出錢陌必減其三至令七十七為官省錢者自
 章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有奇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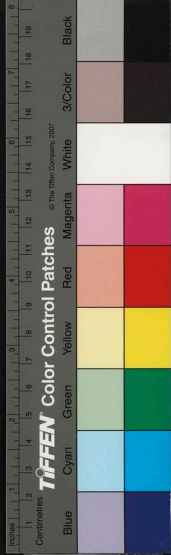


愈削於章矣

民兵

唐初蕭銑據荆襄敗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至者又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宋朝靖康之禍勤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風奔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鬪一呼即集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紹興中張魏公在川陝奏以王庶帥興元制置利夔二路軍士於興洋金蓬開達諸州令縣選強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役力錢二百五十千五十人為置二隊長以知縣為軍正尉為

軍副月關於縣春秋關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亳之役禁旅多出征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獻民兵之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而荆襄尤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率有功特為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丙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撼荆鄂宣司檄召諸處丘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退所過鈔掠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朱文公書云郭杲嘗獻緩急保江之策其折之曰劉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謬計也縱賊入



肝脾裏何以為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要軍要糧
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仗節而死耳郭聞之悚然其
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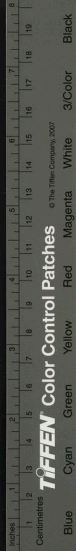
文鑑

孝宗命呂成公詮擇國朝文章成公盡繕三館之儲踰年
成編賜名文鑑周益公承制撰序云建隆雍熙之際其文
偉咸平景德之際其文博天聖明道之詞古熙寧元祐之
詞達雖體制互興源流間出而氣全理正其歸則同成公
為此書宋文公張宣公殊不以爲然謂伯恭無意思承當
此事便好截下因以發明人生之學昔温公作資治通鑑

可謂有補治道識者尚惜其枉費一生精力况文鑑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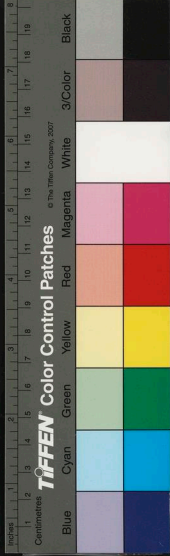
辛幼安詞

切安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
悵花開早何况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艸迷
歸路怨春不語美只有殷勤畫簷珠網盡日惹飛絮長門
事往歲佳期又誤娥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脉脉
此情誰訴若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與苦休
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詞意殊怨斜陽煙柳之
句其與未須愁日暮天際乍輕陰者異矣便在漢唐時寧
不賈種豆種桃之禍哉愚聞壽皇見此詞頗不悅然終不



加罪可謂盛德也已其題江西造口詞云鬱孤臺下清江
水中閘多少行人疾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
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蓋南渡之初虜
人追陸祐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還幼安因此起興聞
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又寄丘宗卿詞云千古
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屢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
陽艸樹尋常蒼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鐵馬氣吞萬里
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意氣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
中燈火猶記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
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不此詞集中不載尤雋壯可喜

朱文公云辛幼安陳同甫若朝實罰明此等人皆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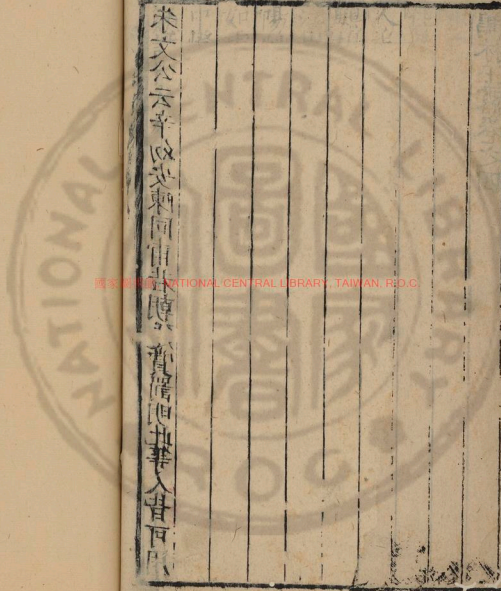


宋文公云辛卯交刺同甫錄臆
普備世世華入昔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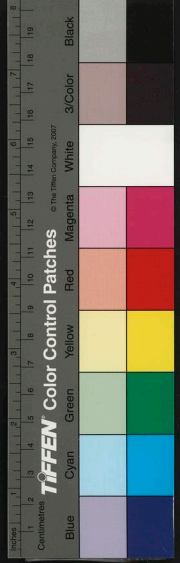
海林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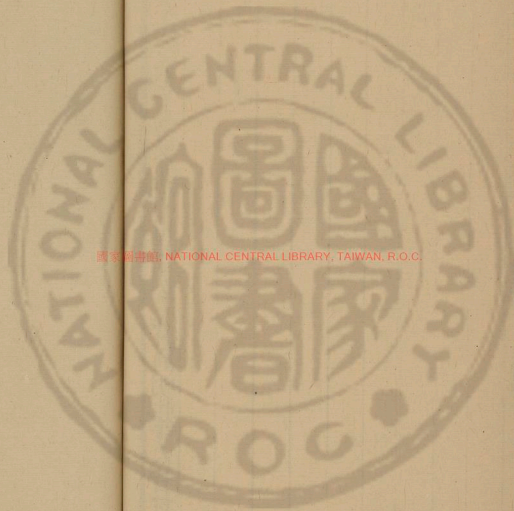
卷四

十五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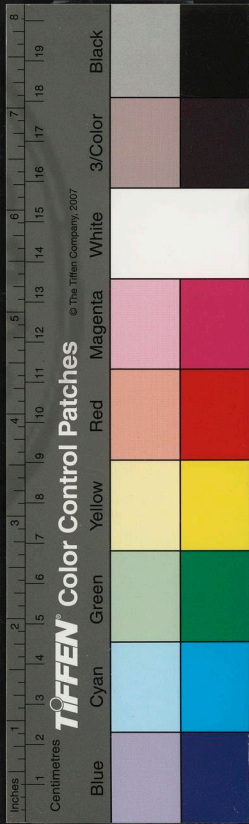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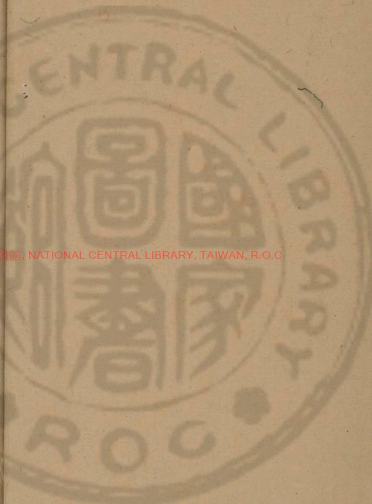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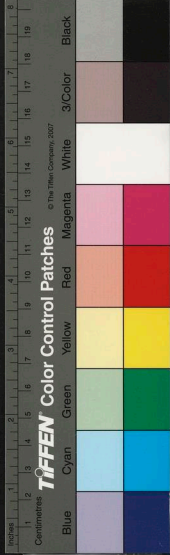
讀書

盧陵羅大經 景綸

自文籍既生學者固不可不讀書子路有何必讀書之說
夫子斥之至於學詩學易學禮與夫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之說拳拳為其子及門人言之晚而歸魯剛定繫作其功
至賢於堯舜則後之欲學聖人者舍書則何以哉然是時
詞章之名未立科舉之法未行士之讀書者上則取之以
撫世酬物又次則取之以博識多聞下至蘇秦之剝股讀
書專為揣摩遊說之計固已陋矣然言詩書為有用之具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固未有入耳出口如後世之甚者也。蓋于今之士非老舜
文王周孔不談，非論孟中庸大學不觀，言必稱周程張朱。
學必曰致知格物，此自三代而後所未有也。可謂盛矣。然
豪傑之士不出禮義之俗不成，士風日陋於一日。人才歲
衰於一歲，而學校之所講，逢掖之所談，幾有若屠兒之禮
佛倡家之誦禮者是。可歎也。昔子貢問于石子，不學詩乎。
石子曰：吾暇乎哉。父毋求吾孝，兄弟求吾弟，朋友求吾
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後吾詩以學於子。公明宣學於魯
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子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對
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親庭，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

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
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
說之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若石子
公明宣之說，今之學者誠不可以不知也。

為呂臣

楚為呂臣奉已而不在民，於是晉文無復憂已，嗚呼自三
代衰民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皆上下之間懷此一念
有以致之，豈獨一為呂臣哉。此無他古學不講不識一箇
仁字而已。宋朝大臣最是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見得此箇
字分明。



蘇黃遷謫

蘇子瞻謫儋州以儋與瞻字相近也子由謫雷州以雷字下有田字也黃魯直謫宜州以宜字類直字也此章子厚駭誕之意當時有術士曰儋字從立人子瞻其尚能比歸平雷字甫在田上承天之澤也子由其未艾乎宜字乃冥字有蓋棺之義也魯直其不返乎後子瞻北歸至毘陵而卒子由退老于潁十餘年乃終魯直竟卒於宜

張林語

山東義士張林告淮閩曰土地歸本朝銅錢將安往此說儘是余欲添二句云人心歸本朝土地將安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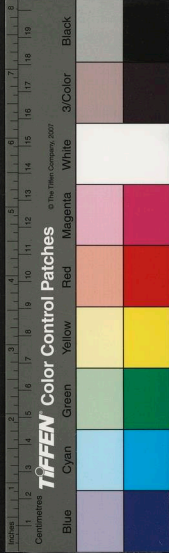
阿附

光禹之罪浮於王氏六臣之罪浮於朱溫人人皆王陵則呂氏不敢動矣人人皆王章則王氏不敢動矣

猶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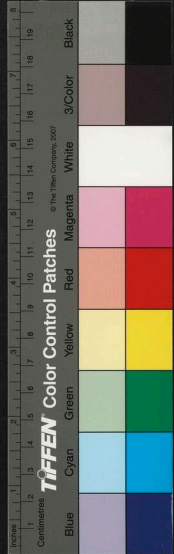
東坡云養猶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猶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蓄不吠之犬余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雞則甚矣不吠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蓋擊去之非捕雞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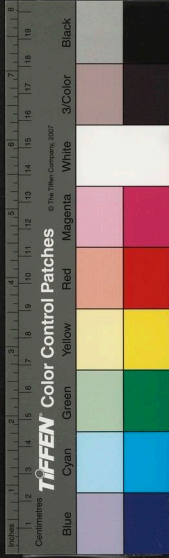
南中巖洞



桂林石山恠偉東南所無韓退之謂山如碧玉簪椰子厚
謂拔地峭起林立四野黃魯直謂平地蒼玉忽嶮近時
劉叔治云環城五里皆奇石疑是虛無海上山皆極其形
容然此特言石山耳至於暗洞之瑰恠尤不可具道相傳
與九疑相通范石湖嘗游焉燭盡而反余嘗隨桂林伯趙
季仁遊其間列炬數百隨以鼓吹市人從之者以千計已
而入申而出入自曾公巖出于棲霞洞入若深夜出乃白
晝恍如隔宿異世季仁索余賦詩紀之其畧曰瑰奇恠搜
討貝闕青瑤房方隘疑未若我敵如華堂王橋巧橫溪瓊
戶正當牕仙佛肖彷彿鍾鼓鏗擊撞鼎鼎左饒龜信信欲

吠有丹竈儼亡恙芝田藹生香搏噬千怪聚綸爛五色光
更無一塵浣但覺六月涼玲瓏穿數路屈曲通三湘神鬼
妙剗刻乾坤真混茫入如深夜暗出乃皦日光隔世疑恍
惚異境難揣量然終不能盡形容也又嘗遊容州勾漏洞
天四面石山圍繞中平野數里洞在平地不煩登陟外略
敞豁中一暗溪穿入因乘輿流令結小椽秉燭坐其上命
篙師撐入詰屈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獠獍森然
欲搏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炯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
光若星也溪不可窮乃返洞對面高厓上夏間望見荷葉
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熟





傳公謀詞

宜春傳公謀詞云艸艸三間屋愛竹旋添栽碧紗牕戶眼
前都是翠雲堆一月山翁高卧踏雪水村清冷木落遠山
間唯有平安竹留得伴寒梅家童關門看有誰來客來一
笑清語煮茗更傳杯有酒只愁無客有客又愁無酒酒熟
且徘徊明日人間事天自有安排此詞清甚末句尤達可
歌也詩及之為分宜宰公謀作賀雨詩云獅子關前半篆
煙二龍飛下卓篙竿銀河聲雷連宵雨綠野翻雲四月天
使覺春生花一縣會看秋熟米三錢何時卓魯登黃閣都
與寰區作有年及之擊節公謀九工作酌文堂作無選榜

醜文

語云紅旗渡口淒涼芳艸夕陽天白紙山頭慘淡落花寒
食節甚工

冬狩行

自古夷狄交侵中國衰微必人主真有哀痛之誠將帥真
有憤切之志然後可以言恢復杜陵冬狩行曰草間狐兔
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規整將帥也又曰朝廷雖無幽
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規警又主也然人主者本也人主
果有興衰撥亂之志其誰敢不從故又曰烏乎得不哀痛
塵再蒙所以深規警人主也

舉事輕捷

此真
已矣
雄理
心沈
眼有
初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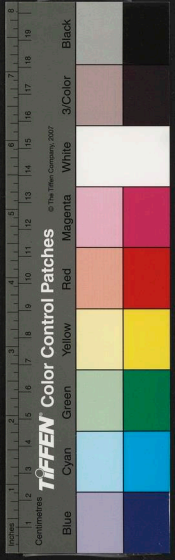
大凡舉事輕捷則易成繁重則難濟春秋時宋人殺楚使
者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
及於蒲胥之市向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準與真宗論親
征上欲入準只陛下不可入入則不出矣於是高瓊在殿
下大呼道適子即擁以行亦何其捷矣舉事須如此乃能
壓難成此却非倉卒所致須平時有備有謀規模定號
令明然後臨事之時上下始能相應蓋亦不出易簡二字
而已東坡云千鈞之牛制於三爪之童子弭耳而下之曾
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大抵多簡則輕捷繁難則重滯

周文陸詩

朱文公於當世之文獨取周益公於當世之詩獨取陸放
翁蓋二公詩文氣質渾厚故也

范雲

人之狂惑失其本心有大可笑者南史范雲初為梁武帝
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
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差
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
年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
裹以溫松翌日有瘳雲喜甚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
卒夫老子曰身與名孰親况於榮貴外物有道之士蓋視



爲塵垢糝糠。藉曰所見未超。未能忘情。則亦必有此身。乃
 可。有此榮貴也。今雲欲預九錫之慶。乃甘心促壽。愈疾以
 從之。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豈不愚惑之甚哉。且其言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輔人以篡奪。而分其富貴。是果何
 道哉。末世之士。不知世間香臭。至於如此。亦可哀矣。東坡
 云。劉聰聞爲須臾國王。則不復畏死。人之愛富。具有甚於
 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一
 死者。固皆可笑矣。然未若范雲可笑之甚也。

○ 置青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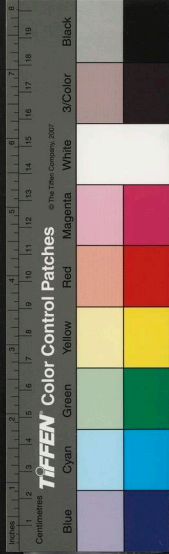
杜成已爲相。以爲宰相日見。寡容疲神。妨務無光於事。乃

不復見客。但設青櫃於府門。有欲言利害者。投之。越旬。且
 并櫃撤去。有題一聯于府門者。曰。杜光範之門人。將望而
 去矣。撤暗投之櫃。我且卷而懷之。夫題門者。則已薄矣。而
 成已此舉。亦未之思也。

○ 慈湖詩

楊慈湖詩云。山禽說我曾。出專煙柳藏他物。外機又云。萬
 里蒼茫融妙意。三杯虛白浴天真。又六言云。淨几橫琴曉
 寒。梅花若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句意着
 圓足。規其所養。

楊存中逐吏



殿帥楊存中有所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算一旦無故怒而逐之吏莫知得罪之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真來見我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為吏居無何御史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聞知告其父其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椿管其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果以為言高宗出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而存中之眷日隆存中之逐吏亦兵法之餘智也然徇史可謂不密矣

淵明詠雪

淵明雪詩云傾耳無希聲在皑皑只十字而雪之輕

虛潔白盡在是矣後來者莫能加也

不忘山林

士豈能長守山林長親策筥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山林策筥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似此留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荆公拜相之日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不知心



許由不受堯之天下逃諸逆旅逆旅人疑其竊皮冠伯夷
叔齊適周周使叔旦往見之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
而盟之二子相視而笑此雖寓言然人識見相遠奚啻九
牛毛其不知心者亦往往類此

陸氏義門

陸象山家于撫州金谿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為家長一
家之事聽命焉逐年選差子弟分任家事或主田疇或主
租稅或主出納或主厨爨或主賓客公堂之田僅足給一
歲之食家人計口打飯自辦蔬肉不合食私房婢僕各自
俵給許以米附炊每清晚附炊之米交至掌厨爨者置厝

交收飯熟按厝給散賓至則掌賓者先見之然後白家長
出見款以五酌但隨堂飯食夜則卮酒杯羹雖久留不厭
每晨與家長率衆子弟致恭于祖禰祠堂聚揖于廳婦女
道萬福于堂暮安置亦如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
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告于官屏之遠
方晨掛擊鼓三疊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勞我以生天理
定若還懶惰必饑寒莫到饑寒方怨命虛空自有神明聽
又唱云聽聽聽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貪多折人壽經營
太甚違天命定定定

誠齋謁紫巖

楊誠齋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故杜
明謝客酌斬爲之介紹數片乃得見因跪請教公曰元符
貴人腰金紵紫者何恨惟鄒至完陳臺甲姓名與日月爭
光誠齋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晚年退休悵然曰吾平
生志在批鱗請劍以忠經南遷幸遇時平主聖老矣不獲
遂所願矣立朝時論諫擬挺如乞用張浚配亭言朱熹不
當與唐仲友同罷論儲石監國皆天下大事孝宗嘗曰楊
萬里直不中律光宗亦曰楊萬里有性氣故甚自贊云禹
曰也有性氣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聖玉音不用千秋史
筆

前輩勤學

胡詹庵見楊龜山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肘不離案三
十年然後於道有進張無垢謫橫浦禹城西寶界寺其寢
室有短牕每日晡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如是者十
四年洎北歸窓下石上雙趺之跡隱然至今猶存前輩爲
學勤苦如此然龜山蓋少年事無垢乃晚年尤難也

仕宦歸故鄉

歐陽公居永豐縣之沙溪其考崇公葬焉所謂瀧岡阡是
也厥後奉母鄭夫人之喪歸合葬載青州石鐫阡表石絲
色高丈餘光可鑑阡近沙山太守廟裏事禱于廟祝板猶



存曰大事有日陰雲屢興假以三日之晴則拜神之賜其
敢忘報執政得立功德寺公素排佛教雅不欲立寺崇公
諱觀又不可立觀乃立青陽宮然公自葬鄭夫人之後不
復歸故鄉其作吉州學記云幸余他日因得歸榮故鄉將
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
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觀於其家行於其
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
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
獻酬之酒而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周覽學舍思詠李侯
之遺愛不亦美哉雖有此言而迄不踐樂頴昌山水作思

頴詩選体竟卜居焉前輩議其無回首敝廬息肩喬木之意
近時周益公歸休尹直卿以詩賀之云六一先生薄吉州
歸田去作頴昌游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鐵拄杖

壽皇在宮中常携一漆拄杖宦官宮妾莫能睨視嘗游後
苑偶忘携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曳以來蓋精鐵
也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

蘇黃遺文

東坡贊文與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壽石醜而文
是爲三益之友席子擇遺喪山谷憐其貧糾合同志者助



之其辭云富貴不仁理難共語仁者不富孰能獨成百足之蟲至死不僵以扶之者衆也願與諸君同力賑之二帖余皆見其真跡坡谷集所不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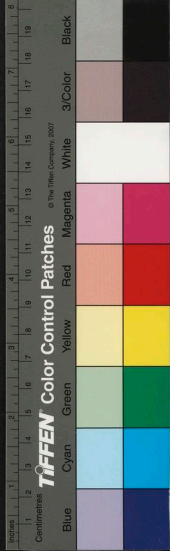
大承氣湯

周益公參大政朱文公與劉子然書云如今是大氣證渠却下四君子湯雖不爲害恐無益於病爾嗚呼以乾溽之盛文公猶恨當國者不用大承氣湯况下於乾溽者乎然歷考遠聖如孔子相魯而下大承氣湯固是對證大舜繼堯亦不免下大承氣湯信矣文公之爲名言也蓋公初在後省罷大淵魯覲除閹門格其制不下奉祠而去十年不

用天下高之後人直翰林覲以使事還除節鉞人謂公必不制制而公竟艸之其詞云八統馭民敬故在尊賢之上宜其不敢用大承氣湯也

魯隱公攝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秋稱公則隱公非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爲而歸其歸魯國何爲而考其實本已歸歸而不嫌瀆亂之譏考官而加嚴事之禮從以桓之將爲君也桓將爲君則隱之



攝著矣。或曰：隱攝則何以稱公？東坡曰：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此論亦未必然。周公之攝也，誥命之際，曰：周公曰：王若曰：曷嘗自稱王乎？竊意魯史舊文必著隱公攝位之實，去攝而書公，乃仲尼之特筆，一以著隱之不常遜，一以著桓之不常立。二者皆非也。歐公論隱公趙盾，許此事皆未明。春秋之旨，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者，正當微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人能矣。何為游夏不能措一辭哉。

子弟為幹官

宋文公與慶國卓夫人書云：聞尊意欲為五哥經營幹官差遣，某切以為不可。人家子弟多因此壞却心性，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宦，便為此官，逐日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多寬厚長者，不欲以法度凡繩上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繫繫之憂，而州縣守令勞反出已下，可以陵轍。故後生子弟為此官者，無不傲慢縱恣，觸事憍欲，蕙意以為可，且為營一稍在人下職事，使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置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前輩愛人以德，至於如此。卓夫人乃少傳劉公子羽之妃，樞密平父之母，五哥即平甫。宋與劉蓋姻婭，初



文公之父韋濟疾革手自爲書以家事屬少傅韋齋歿文
公年十四少傅爲築室於其里俾奉毋居焉少傅手書與
白水劉致中云於緋溪得屋五間器用完備又於七倉前
得地可以樹有圃可蔬有池可魚朱家人口不多可以居
文公視卓夫人猶毋云

筭子

五代史漢王章不喜文士常語人曰此輩與一把筭子未
知顛倒何益於國筭子本俗語歐公據其言書之殊有古
意温公通鑑改作授之握筭不知縱橫不如歐史美

農圃漁樵

農圃家風漁樵樂事唐人絕句模寫精矣余摘十首題壁
間每菜羹豆飯後啜茗茗一杯偃臥松窓竹榻間令兒童
吟誦數過自謂勝如吹竹彈絲今記於此韓屋云聞說經
旬不落關樂恣誰伴醉開顏夜來雪壓前村竹刺看溪南
幾尺山又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
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長孫佐輔云獨訪山家歇還
涉茅屋斜連隔松葉主人聞語未開門繞籬野菜飛黃蝶
薛能云邵平瓜地接吾廬穀雨乾時偶自鋤昨夜春風欺
不在就床吹落讀殘書韋性云南陵酒熟愛相招蘸甲傾
來綠滿瓢一醉不知三日事任他童稚作漁樵杜荀鶴云



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泥
下前灘也。不知陸龜蒙。云雨後沙虛古岸。肌魚梁携入亂
雲層。時月落汀洲暗。認得山妻結網燈。鄭谷云白頭波
上白頭翁。家逐船移浦浦風。一尺鱸魚新釣得。兒孫吹火
荻花中。李商隱云。城郭休過識者稀。衰猿啼處有柴扉。滄
江白石漁家路。薄暮歸來雨濕衣。張演云。鷺湖山下稻梁
肥。豚柵雞栖對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柳詩

唐人柳詩云。水邊楊柳綠煙絳。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
風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宋文公每喜誦之。取其興也。

進青魚

宋文帝時。司徒義康。總朝權。四方饋遺。皆以上品薦義
康。而以次品供御。上嘗冬月啖梅。嘆其形味並劣。義康曰。
今年梅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上寢。
不能平。義康旋以罪廢。唐代宗謂李泌曰。路嗣恭獻琉璃
盤九寸。乃以徑尺者。遺元載。須其至。戮之。賴必一言嗣恭
免罪。而元載竟誅。呂許公不肯多進淮白魚。蓋懲此也。秦
繪之夫人。常入禁中。顯仁太后言。近日子魚。夫者絕少。夫
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繪。繪咎其失言。與其
館客謀。進青魚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耳觀此賊檣之亥亥可見

鶴林玉露卷之五

鶴林玉露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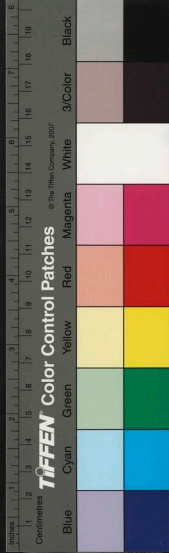
花卿歌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瀟蕩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詞非也

杜陳詩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艸堂少陵偶出不及見

廬陵羅大經 景綸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蓋青魚似子魚而非特差大耳觀此賊檣之亥亥可見

鶴林玉露卷之五

鶴林玉露卷之六

花卿歌

杜陵花卿歌末云人道花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此詩全篇形容其勇銳有餘而忠義不足故雖可以守京都而天子終不敢信用之語意瀟蕩不迫切使人咀嚼而自得之可以亞國風矣或曰末句乃恨天子不用之之詞非也

杜陳詩

范二員外吳十侍御訪杜少陵於艸堂少陵偶出不及見

廬陵羅大經 景綸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謝以詩云暫往北隣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闊略衰白已
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歛柴扉
陳后山在京師張文潛晁無咎爲館職聯騎過之后山偶
出蕭寺二君題壁而去后山亦謝以詩云白社雙林去高
軒二妙來排門衝鳥雀揮壁帶塵埃不憚升堂費深愁載
酒回功名付公等歸路在蓬萊柱陳一時之事相類二詩
醞藉風流未易優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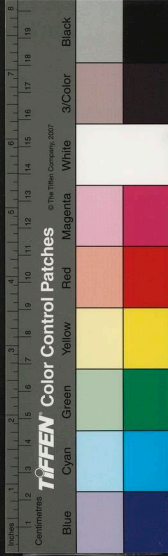
騎牛詩

姚鑪爲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爲人豪
雋喜作詩自號雪逵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

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斷崖橫
岡到處過暖日晴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
也居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特端平更化之初施行特重
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得窮鬼力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
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楊子雲作法言蜀之富人載錢
五十萬求書名其閭子雲不可李仲元鄭子真不持錢子
雲書之至今與日月爭光余觀韓退之送窮文歷述窮鬼
之害至末乃云吾立子名百世不磨是到底却得窮鬼力



夷齊李鄭亦所謂得窮鬼力者也

方寸地

俗語云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指心而言也三字雖不見於經傳却亦甚雅余嘗作方寸地說其辭云或問方寸地何地也亦有治地之法否乎余曰偉哉問世之人固有無立錐地者亦有跨都兼邑者有無貧富相絕也惟此方寸地人人有之歛之其細無倫充之包八荒備萬物無界限無方體甚矣其地之靈也然此地人人有而治地之方不人人能施治地之法不人人能知故蕪穢不治者有此地而不能治治而不知其法者雖此地亦猶不治是故孔子

孟軻治地之農師圃師也六經語孟治地之齊民要術也良知良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嘉種之誕降者也博文約禮仰觀俯察求輔仁切偲之功資直諒多聞之益培糞灌溉法也時時習日日新暗室屋漏守之密視聽言動察之精封植長養法也忿必懲欲必窒情必警輕必矯無稽之言必不聽便佞之友必不親其雜耘鋤法也優游而厭飫之固守而靜俟之不躡等木陵節不求聞不許獲乃宋人之不握苗郭橐駝之善種樹也誠如是則信善而大化篤賞而輝光通神明贊化育乃實穎實粟之時叅天溜雨之日也治地至此斯可言善治地矣道家有寸田尺宅



之說養生引年者取之聖諺有留方寸地與子孫耕之說
種德食報者取之其言未為無理要皆墮於一偏若從孔
孟治地之法則仁者必壽善者必福清明之志氣如神厚
德之流光寢遠道家里諺之說在其中矣雖然地也嘉
種固所素有惡種亦易以生嘉種每難於封殖惡種常至
於蔓延其或認棘棘為美攢認稗稗為良苗則天之沃沃
惡種日見其猥大而嘉種微矣嗚呼噫嘻可懼也哉然則
如之何曰在早辦

山居上梁文

孫仲益山居上梁文云老瞻駕月上千崖紫翠之間一鳥

呼風。肅萬木丹青之表。又云衣百結之衲。捫虱自如。挂九
節之筇。送鴻而去。奇語也。

除目損道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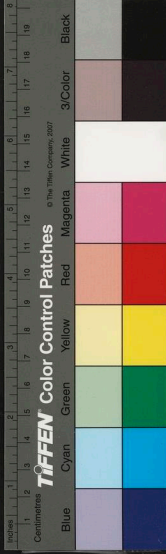
古詩云一日看除日三年損道心余謂人患道心不存耳
道心果存豈看除日所能損哉彼慕臙臙餌之念洗滌未
淨徃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而意繫軒冕視
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極格宜其看除日而心為之損也特
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
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萬變者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
公云良其背是止其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



與於已不見其人亦不見人無已但見是此道理
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
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
懼以奇形異物或脇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爲之動父之乃
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
不見無壽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者也心安如是
又豈除目所能損也

士脩於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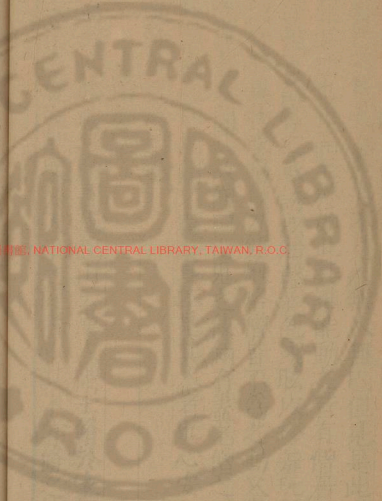
全州士人滕處厚貽書魏鶴山云漢人謂士脩於家而壞
於天子之庭夫能壞於天子之庭者必其未嘗脩之於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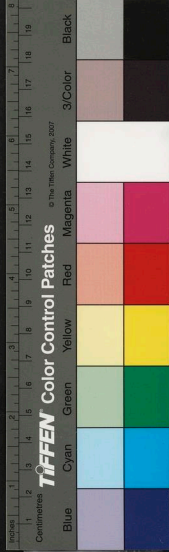
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衆皆歎其敏確誠齋戲呼延之爲蝻
蛭延之戲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
繡腸亦爲人所食乎誠齋笑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恨猶勝
無腸可食人蓋蝻蛭無腸也一坐大笑厥後間居書間往
來延之則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誠齋寄詩云
文戈却日玉無價寶氣蟠窟金欲流亦以蝻蛭戲之也延
之先卒誠齋祭文云齊歌楚些萬象爲挫瓌偉詭譎我倡
公和放浪諧謔尚友方朔巧發捷出公嘲我酢

韓平原

宋寧宗旣受禪韓平原所望不過節鉞知閣劉弼嘗從容



REPRODUCED BY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告趙忠定曰此事低肯不能無功亦須分些官職與他忠
定不荅由是漸有邪謀迄逐衆君子余友趙從道有詩云
慶元宰相事紛紛說着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弼語分
些官職乞平原余亦作一篇云齋壇一鉞底須慳坐見諸
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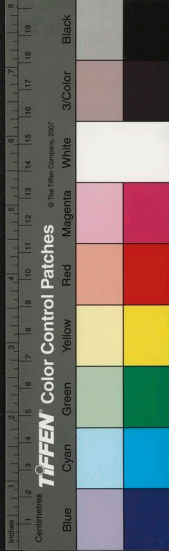
詩不拘韻

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程文不許出韻因
難以見其工耳至於吟詠性情富以國風離騷爲法又奚
禮部韻之拘哉魏鶴山亦云除科舉之外閒賦之詩不必
一一以韻爲較况今所較者特禮部韻耳此只是魏晉以

來之韻隋唐以來之法若據古音則今麻馬等韻元無之
歌字韻與之字韻通乎韻與蕭字韻通言之及此方是
經雅。

莽大夫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尊楊雄以爲不在孟軻下
至宋文公作通鑑綱目始正其附王莽之罪書莽大夫
楊雄死莽之行如狗彘三尺童子知惡之雄肯附之乎劇
秦美新不過言孫以免禍耳然既受其爵祿則是其爲之
臣僕矣獨得辭莽大夫之名乎文公此筆與春秋爭光麟
當再出也劉潛夫詩云執戟浮沉計未踈無端著論美新



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杜被人書。莽大夫。余謂名義所在。豈當計所得之多少。若以所得之少。枉被惡名爲恨。則三公之位。萬鍾之祿。所得能多。可以甘受。惡名而爲之乎。此詩頗礙義理。余不可以不辨。

○ 李杜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宇橫瀆之日。作爲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杜復蒼生。曾不繫其心。替其規。杜少陵之憂國愛民。豈可同年語哉。唐人每以李杜並稱。韓退之識見高邁。亦惟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無所優劣也。至本朝諸公。始知推尊少陵。東坡云。古今詩人多

矣。而惟稱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譏寒流落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又曰。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朱文公云。李白見永王瑒。反便從諛之。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救房瑄亦正。

交情世態

漢翟公爲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炎而趨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寶嬰於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於衰落之日。徐



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見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劉元城之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閒居亟問無虛月此又高矣至於巢谷年逾七十徒步萬里訪二蘇於瘴海之上死而不悔節士也

了翁孫女

陳了翁日與家人會食男女各爲一席食已必舉一話頭令家人答一日問曰並坐不橫肱何也其孫女方七歲答曰恐妨同坐者

聽讒詩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

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踈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上有龍舌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作詞意明切類白樂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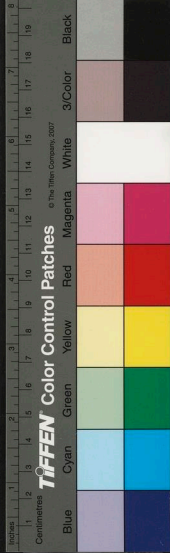
畫馬

唐明皇令韓幹觀御府所藏畫馬幹曰不必觀也陛下厩馬畫正官之師李伯時工畫馬曹輔爲太僕卿太僕廨舍國馬皆在馬伯時每過之必終日縱觀至不暇與客語大槩畫馬者必先有全馬在胸中若能積精儲神賞其神俊父父則胸中有全馬矣信意落筆自超妙所謂用意不分乃凝於神者也山谷詩云李侯畫骨亦畫肉筆下馬生如

破竹生字下得最妙蓋骨中有全馬故由筆端而生初非
想像填畫也東坡文與可竹記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取
而節葉具焉自爛腹此趾以至千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
也今畫者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
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
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坡公
善於畫竹者也故其論精確如此曾雲巢無疑工畫艸蟲
年邁愈精余嘗問其有所傳乎無疑笑曰是豈有法可傳
哉某自少時暇則畫龍而觀之皆書夜不厭又恐其神之
不完也復就蟲地之間觀之於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筆之
際不知我之爲州蟲耶州蟲之爲我也此與造化生物之
機緘蓋無以異豈有可傳之法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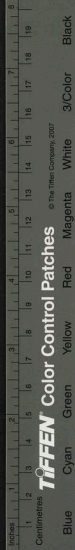
風水

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書所謂達觀于新
邑營下灑澗之東西詩所謂升靈臺楚降觀于桑扈其際
原觀其流泉蓋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
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
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起聚此誠
不可不信不可不擇也乃若墓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
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



過欲其山水回合州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體乘氣遺體受陰此說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花於山粟牙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痒積日累月化爲朽壤蕩蕩游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大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恇意至十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爲不吉一掘木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於骨肉化爲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爲

之也且人之生也貧富貴賤天壽賢愚稟性賦分各自有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家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說上帝之命反制於一杯之土矣楊誠齋素不信風水之說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說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爲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



賤於唐而貴於今耶近時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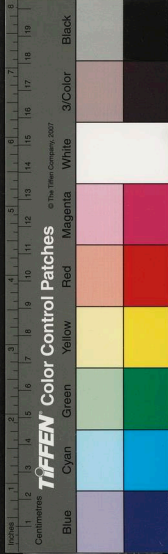
南軒辨梅溪語

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至東華門孝宗因論人才問王十朋如何對曰天下莫不以為正人上曰當時出去有少說話待與卿說十朋向來與史浩書稱古則伊周今則閣下是何說話對曰十朋豈非謂浩當伊周之任而責之乎上曰更有一二事見其有未純慶對曰十朋天下公論歸之更望陛下照察主張臣父以為陛下左右豈可無剛明腹心

之臣庶幾不至孤立上曰剛患不中奈何對曰人貴夫剛剛貴夫中剛或不中猶勝於柔懦上默然蓋史直翁與張魏公議論不同梅溪則是張而非史者也故上因直翁之說而有是言上又嘗曰難得伏節死義之臣南軒對曰陛下欲得伏節死義之臣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亦指梅溪而言也

道不遠人

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有尼悟道詩云盡日尋春不見春芒屨踏遍隴頭雲歸來笑撚梅苔嗅春在枝頭已十分亦脫灑可喜



即當曲

魏鶴山天寶遺事詩云紅錦綉盛河北賊紫金盞酌壽王妃弄成晚歲即當曲正是三即快活時俗所謂快活三即者即明皇也小說載明皇自蜀還京以駝馬載珍玩自隨明皇聞駝馬所帶鈴聲謂黃幡綽曰鈴聲頗似人言語幡綽對曰似言三即即當三即即當明皇愧且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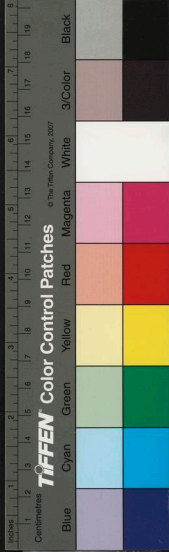
劉錡贈宮制

逆亮窺江劉錡已病亦同扞禦未幾亮殲錡亦殂特贈太尉周益公行詞云岑彭殞而公孫亡諸葛死而仲達走雖成功有命皆莫究於生前而遺烈在人可徐觀於身後讀

者服其的切益公常舉此謂楊伯子曰起頭兩句須要下四字議論承貼四六特拘對耳其立意措詞貴渾融有味與散文同

廬州之變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奏罷之命叅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頗嚴諸軍忿怨統制鄺瓊率衆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蠟書遺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者疑瓊分隸其衆困



此即能言鸚鵡也。夫下以言語爲學，上以言語爲治世之
所以日降也。而或者見能言之鸚鵡，乃指爲鳳凰鸞鷲，惟
恐其不在靈囿間，不亦異乎。

賀雪表

黃伯庸代宰相賀雪表云：招來衆彥，無晝卧洛陽之人。激
勵三軍，有夜入蔡州之志。詞意壯切，真宰相事也。李公甫
表云：漢使嚙氈，未必得匈奴之要領；楚軍挾纊，惟當堅祈
父之爪牙。語雖巧，頗牽彊。

漢宮詩

唐李商隱漢宮詩云：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盞露一杯。讖武帝求仙也。言青
雀杳然不回，神仙無可致之理，必矣。而君王未悟，猶徘徊
臺上，庶幾見之。且胡不以一物驗其真妄乎？金盤盛露，和
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此方士之說也。今侍臣相如正苦
消渴，何不以一杯賜之，若服之而愈，則方士之說猶可信
也。不然，則其妄明矣。二十八字之間，委蛇曲折，含不盡之
意。

繪事

繪畫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
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



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心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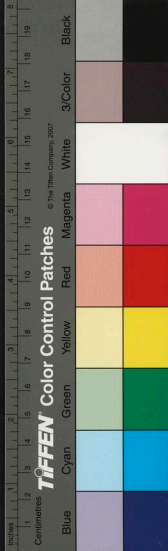
敖器之善察脉。言心脉要綱繫洪。備此三者大貴大賢也。趙季仁舉以謂余曰。此非論脉。乃是論學。余曰。小心翼翼細也。務時敏繁也。有容乃大洪也。季仁曰。正是如此。

吾翁若翁

漢高祖謂項羽曰。吾翁即若翁。此語理意甚長。左氏傳齊敗于鞏。晉人欲以蕭同叔子為質。齊人曰。蕭同叔子者。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然則非自殺之一問耳。高祖之語與

此暗合。史稱不修文學而性特達。此類是也。項羽迄不殺太公有感於斯言矣。乃知鷙猛之人。胸中未嘗無天理。特在於有以發之耳。

余美之。誤。明皇。拚命。之。河。弟。祐。之。增。元。其。且。親。欲。臨。陣。以。以。親。殺。其。父。而。肯。中。者。民。點。者。即。若。職。王。陸。中。放。職。義。帝。與。陸。王。所。換。空。幾。也。楊。且。以。如。若。端。以。其。其。公。而。



鶴林玉露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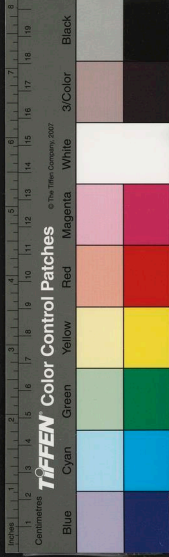
高宗配享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高宗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順浩趙鼎世忠張俊四人爲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字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爲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爲秘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杜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有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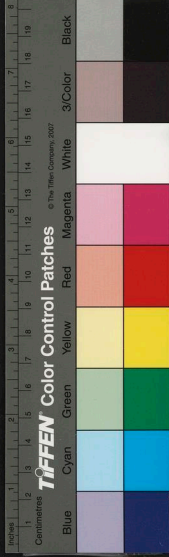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七

高宗配享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高宗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世忠張俊四人爲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字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爲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爲秘書少監以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杜稷大功五建復辟之勲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是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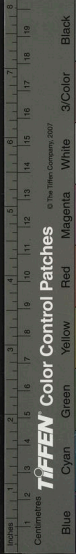


肯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諭大臣曰呂頤浩等配享正合
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萬里亦不免浮薄於是
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
食誠齋詩云出却今二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三年不
識西湖月一夜初聞南澗鍾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
得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晴在
在野花香過雨迢迢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局一生行客
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贖喜千客入肺腸到得前頭上
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
顏而矣其冢嗣東山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崇禎六覆羨

真得卓囊書錦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鈎并鐵畫何須玉
帶與金魚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高宗在昇
賜官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羨覆手手手爲之傷既復辟
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示公痕跡猶存左次魏和伯子詩
云鑿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
是非付與直哉魚詞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
南徐非當塗也

紫窄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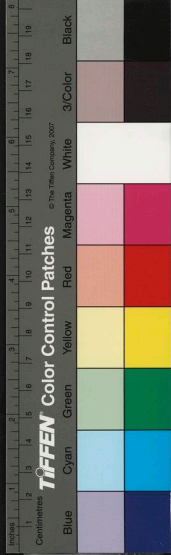
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公
卿將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後用冠帶論者以爲擾於是士



大夫皆服涼衫。嘉道中李獻之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服紫衫爲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生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襤褸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乃日具襤褸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第也。守衡陽。日以冠裳莅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見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樂。夫襤褸揖母冠裳臨民。常事也。而世俗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乎。

○ 非孟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廢。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是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建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押闖之亡。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儀秦之齒。古明周孔之肺腑的切痛快。蘇醒萬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



王代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卓論真可與夷齊同利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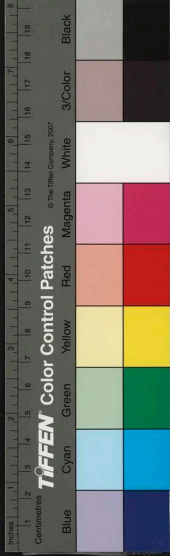
匹夫光國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鷄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膝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

谷詩曰匹士能光國三辱不滿腸

不交近習

不主癰疽瘡環所以爲孔子不禮臧倉王驪所以爲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歎獎杜棕不從監軍請選宦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爲諫官東隣宦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母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爲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爲元祐也王黼爲宰相與宦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爲王黼也此其所以爲崇觀政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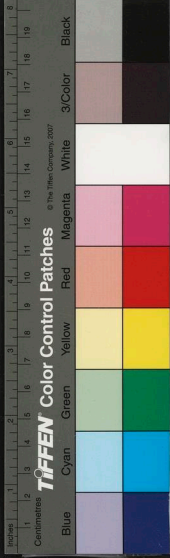
王定國趙德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獎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烟窟裏五年面如紅玉尤爲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麟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麟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還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文蘇軾嘗薦之已不須易高宗曰令時答事譚稹爲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芴艸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俗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

之而以爲莫如好修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修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修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妬婦喻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妬貪者往往不魯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別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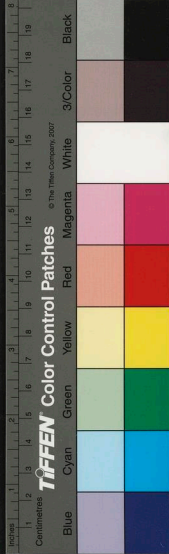
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其切世降俗
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
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恬
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
笑譙默者賈子云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東坡云變丹青
於玉瑩方乃反謂子爲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誅曠詔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曠矯詔之詞曰惟干
戈省厥躬朕既昧聖賢之戒雖大馬識其主爾乃甘夷虜
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王
之詞也曠年十許歲時其父挺嘗問其志曠有不臣之語
其父怒蹴之爐火中灼其面號吳巴子云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爾皆稱字
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爲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
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爲恠游夏之門人
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
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
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爲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
稍貴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諱孔子亦曰



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
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 靜重

大凡應大變慶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烏几几
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眴識金日磾亦是
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
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
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
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
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祐宋必無此事

此延有大力力量方能爲此言張宣公云使某當時應答不
過曰苟利社稷違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
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
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問寢能棲

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鄰初叅太學籬
引詩題出問寢能棲曉德鄰詩云父母人皆有儀刑自冕
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駕嚴晨衛雞人徹夜驚慈
闈天語接飛棟月華收萬姓齊呼舞三宮款獻酬小儒憂
國切幾白九分頭學官擊節一時傳誦



自家他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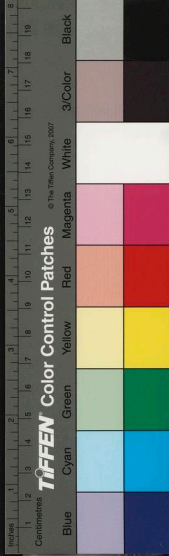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裏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怙終不悛則當爲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未有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未嘗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冬至奏對

丁常任毘陵人淳熙間爲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卽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喻愁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湏洞不可掇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李後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艸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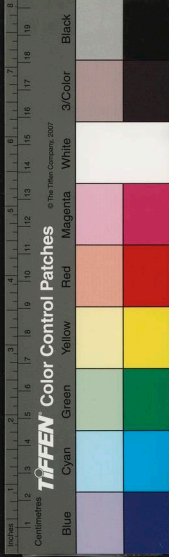
風絮梅子黃時雨蓋以三者比之愁多也尤爲新奇燕興
中有比意味更長

經總錢

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運使
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夫
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脣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
廬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
謂之總制錢靖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
目寢廣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
侔備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刑民產怨禍必及子孫厥
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後天下乃可爲治
平乃可登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聞有議及此者
是獨何也

論語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
語爲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
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太宗嘗以此論問普普畧不隱對曰
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
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
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知愛自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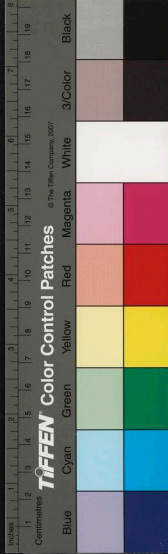


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本政書

林勳賀州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畧謂五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頃頃九爲井井方一里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提封萬井實爲九萬頃三分去二爲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硤确不毛之地定其可耕畝爲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爲三萬六百頃一項之田二夫耕之夫四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二夫之田則爲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爲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爲米

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如矣總八頃之稅爲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爲農正掌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三千四百井之稅爲米五萬一千石爲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爲一同之率一項之居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爲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畝以上者爲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爲次農其無田而爲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爲游惰未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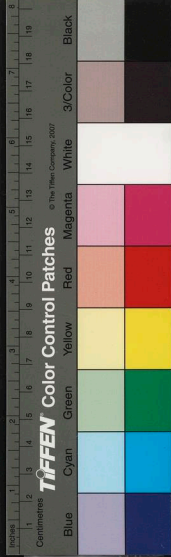
爲美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耕之其有美田之家則無得
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無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
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爲良農其次典農隸農之未能買
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
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
毋得遷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
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賈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
大畧如此宋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
時欲行經界尚以爲難况均田乎

元子宗子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誥曰
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攷厥元子元子即宗子
也武王誓師之辭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
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
子則天父地母臨之於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於下
非特惻然於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敢曠其職分也

六和塔詩

李疆父爲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
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疆



父爲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
謚文清

湖州生祠

嘉定間楊伯子爲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
爲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
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庾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
畢與校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
面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
留形迹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
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獨樹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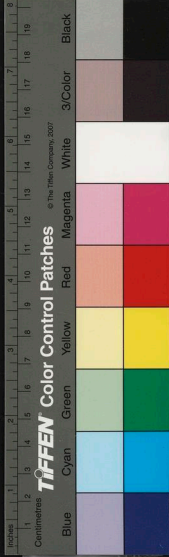
成林

黃陵廟詩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守魏遺不
滿意升堂嫚罵官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陸甚陸請見不
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
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
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
待之如初

殺人手段

宗杲論禪云譬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出一件
鳴林玉露



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鐵。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管子之守約寸鐵殺人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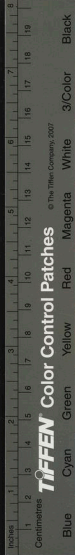
詩互體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裊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楊誠齋詩云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

陳黃送秦少章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聞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

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蘓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即罷前後山云士有從師樂詰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後山之味永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乘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顏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



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下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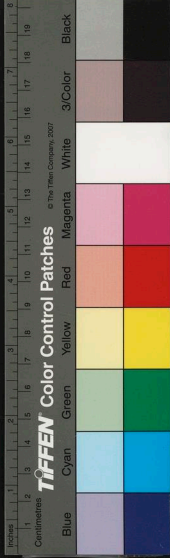
住山僧

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掛屨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屨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癯就此理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裹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因所戚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若似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務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

則洗鉢收箸以拄杖攬篋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彊拒絕宦寺悉無所畏余曩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日命市薪六百券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奏疏貴簡

劉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為刪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閒居交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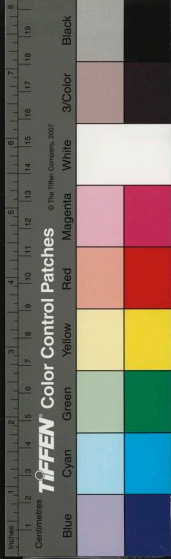
自昔士之閒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鄰曲時來往抗言談在昔竒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南村之鄰豈庸庸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鄰朱山人往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烏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歛滿逕野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

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爲千載期風流自簸蕩謔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廢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性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然悟心爲形後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亦靜動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知道可乎

大字成犬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責
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力當時太學
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大余謂大之信信不過
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
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剪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
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大亦羞與爲伍矣

釋鼓

韻書釋鼓云配鹽幽菽四字甚工

鶴林玉露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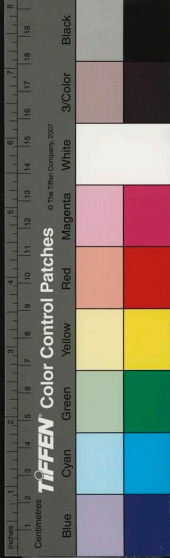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八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紅友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常與單秀才步田至
其地至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
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
不如黃帽青篲朱轂繡鞍誠不如芒屨藤杖醇醪秦牛誠
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無他其天者
全

韓平原客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去真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責
梁成大獨欣然願當之遂除察院擊搏無遺方當時太學
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點曰梁成大余謂大之信信不過
吠非其主耳是有功於主也今不肖之臺諫受權貴之指
呼納豪富之賄賂內則剪天子之羽翼外則奪百姓之父
母是有害於主也吾意大亦羞與爲伍矣

釋鼓

韻書釋鼓云配鹽幽菽四字甚工

鶴林玉露卷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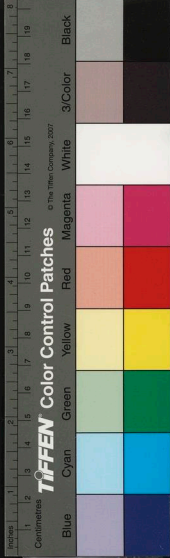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八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紅友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常與單秀才步田至
其地至攜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
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
不如黃帽青篲朱轂繡鞍誠不如芒屨藤杖醇醪秦牛誠
不如白酒黃雞玉戶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無他其天者
全

韓平原客



杜少陵詩云鷗行烟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容有常皆烟自如者也

詠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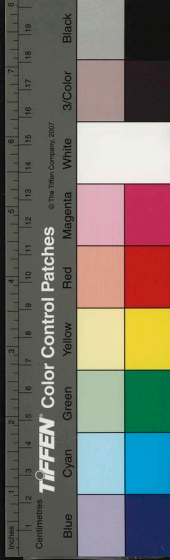
老瓦盆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盃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牀篔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嬾其妻之陋者

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杯瓦碗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杯者佳乎瓦碗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杯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迺改王字作瓦字失之矣

去婦詞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牀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爲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公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戀不忍手



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
昭君詞多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却迴憑寄語黃金何日贖
蛾眉君上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為高出
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戀戀不忘君之意也歐陽公明妃詞
自以為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荆公云漢恩自淺胡
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惻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
餓垂翅青真殘盃冷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
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戀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
為千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當
以參百五篇為正考槃小死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

巽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栢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為
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然
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患不備患
其傷於太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
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廟碑詩云作書詆佛
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異諫行而跡隱
豈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人多有此意如
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
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翹者非以一去為難也
此論精矣



楊太真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
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
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常昭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
遇如惠妃冊爲貴妃與衛宣公納伋之妻無以異白樂天
長恨歌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
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爲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
惠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菜可天顏壽王不忍
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唯李商隱云
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夜半宴歸宮漏永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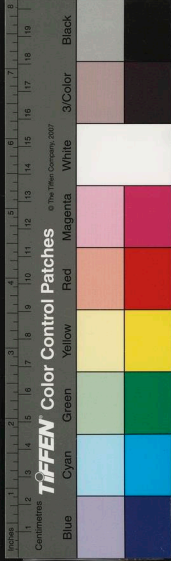
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得風人之體

遷謫量移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利方爲
圓者多矣吕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齋送行詩云不
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
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身然以之送遷謫向用之士則
意味尤深長也

隱士出山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作詩云
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



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
去上芸香閣閣老新我豸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
月要入看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
之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知終
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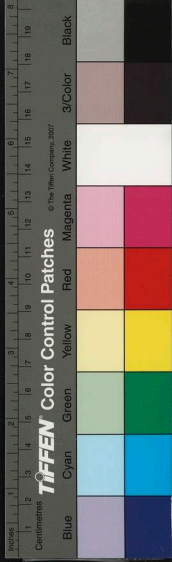
批答援引

東坡批答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廩
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孟子曰
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
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時真西山批答叅政樓鑰

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
制卿昔代言嘗以是却臣鄰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
此又切矣

存問逐答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錕甚至檜
聞之貶彥恭辰陽陞之泰發姪婿也告訐泰發家事得
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升之貶雷州胡澹菴謫嶺南士大
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
有加禮澹菴深德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
不可得栖栖旅館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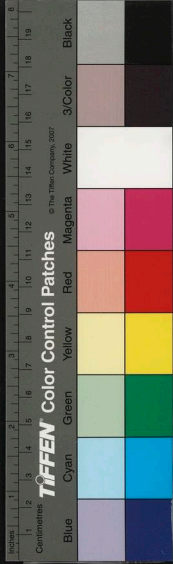
君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晉用
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物畏其天

賴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鸚鵡畏其天也物之畏
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汗
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
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
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
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
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

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捨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跨竹
上搔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蜈蚣已籬節
爛斷如蠶繭焉矣蓋蜘蛛搔腹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
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恣啖群蛙自以爲莫已敵矣而
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爲莫吾
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臨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
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
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小大
爲強弱哉

詩用助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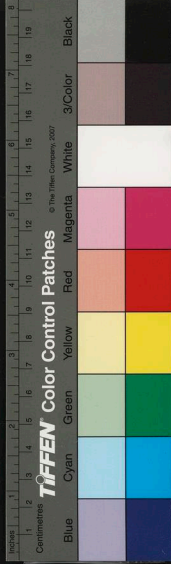
詩用助語字貴妥帖如杜少陵云古人稱述矣吾道下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莽哉割據心山谷云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嶺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才臣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葺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野服見客榜客位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閒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之不能然其肯深矣某已叨誤恩許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

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楚服又謂之便服

而已失官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攷功郎應詔言事詞旨剴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攷功封事某殊有愧色其封事中論基諫失職云月課將臨筆不敢下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欵謁景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爲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而洪某乃言欵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鑄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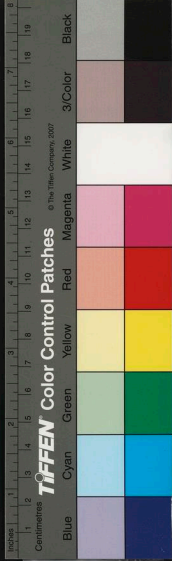
函首詩

庶人之讎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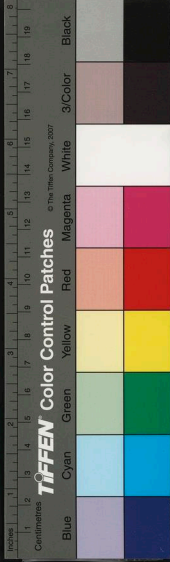
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不共戴天之讎也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太學諸生之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凶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宅爲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讎謀踈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前褒後貶

韓昌黎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



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
入土野無青州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敵貴百坊百二十
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歸其家。老姦宿賊銷
縮摧沮。魂亡魄散。影滅迹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
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諱事李齊運
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
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歛。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
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
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道伺之。
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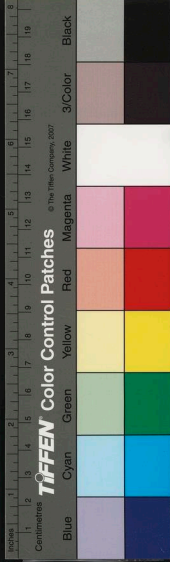


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

旌忠莊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爲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爲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爲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柰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三將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本朝惟一曹彬有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山河入戰圖生民何計樂雄蘇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爲酸鼻

彤庭分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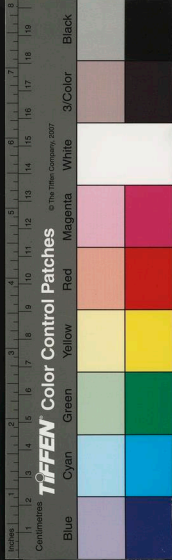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百城關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耶爾係爾種民膏民脂之意也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郡迎新者設餼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頂摩撫紅塵幾送迎暮張雲陰砲陣列鑑鮮明豈是朕民血空教適宦情忍聞分竹者蠲澤自求盈

血山

究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開寶塔成田錫上疏曰衆以爲金碧煒煌臣以爲塗膏疊血

吾心如秤

諸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至哉言乎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艸廬時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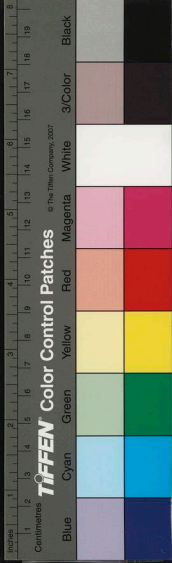


蕭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如兵
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未有志决身殲之
歎

韓范用兵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爲貴蓋知彼知己先爲不可勝以
待敵之可勝此自戰自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
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
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
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
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

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
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
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
昊諉伏我師而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塗亡者
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
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
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物當以
范文正爲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
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



劉元城
到得變林停轡日始知心服范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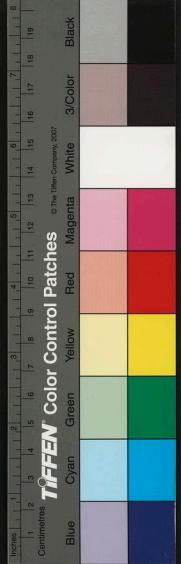
天佑忠賢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克人也以貴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語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鍾聲問之則其人忽嘔血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夜分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候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檜父立祠於縣以

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疽登乃獲免近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神錢宏祖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齊人歸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受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以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處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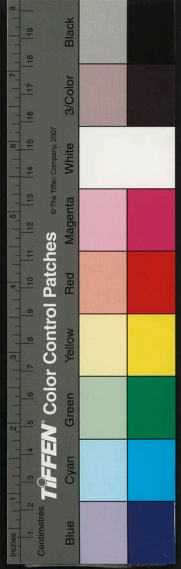
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盡魯君之心君心既盡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嫉賢之事自然色色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歛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巳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謂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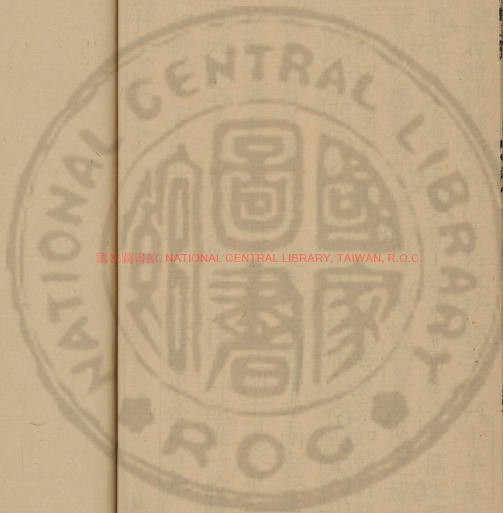
張魏公討苗劉

苗傅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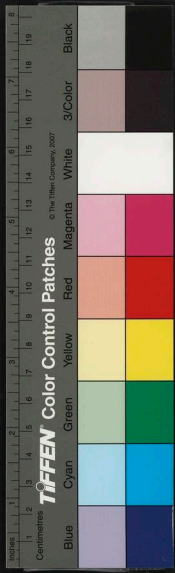
詔至大放原擣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書令人馳件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詔但爲撫諭之詞略張於樵樓旋即斂之大槁諸軍群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俊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首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傅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拒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纔三十五

贈陀頭詩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鶴林玉露卷之九

以學為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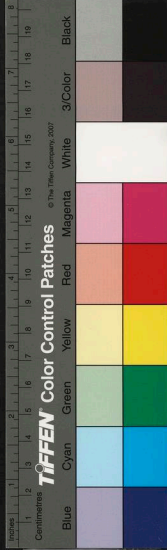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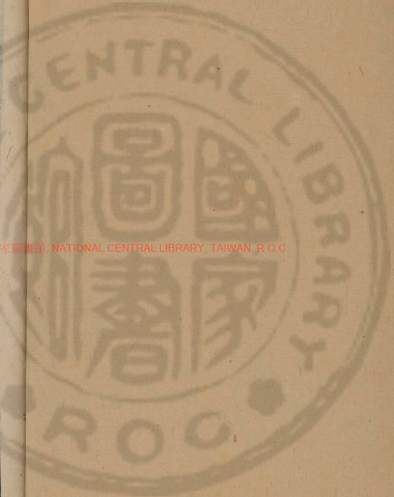


盧陵羅大經

景綸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為學自
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指擢胃腎此生精力盡於詩者
弄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
風問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
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
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後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淳不正
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逃識者之眼哉如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獨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又富貴處皆說得口津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況餘人乎楊詠齋云古人之也後世之詩人焉而已此論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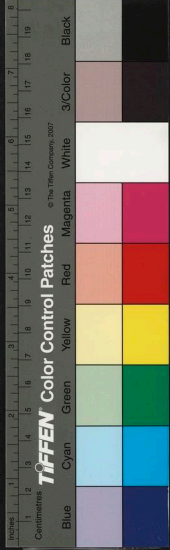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窓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

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闊氣象不患不和

祝壽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公廳前聽講洪範呈極欽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爲民祈福也今世聖節令有陸法座祝聖壽而郡守以下環坐而聽之殊無兼理程六昌鄭丙在建寧並不許僧陸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許人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陸郡庠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



駟

至人

孟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赤鳥凡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熱其自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錦柳綿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如綿初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朝蓋錦綿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

之觀不分生憎之語其剛正嫉邪可見矣

村莊雞犬

韓平原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游他所忽聞莊中雞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為也平原大笑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鴦甘作村莊大雞一日冰山失勢湯鑊鑊莫刀

割

謝昭雪表

岳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壬人之

鶴林正齋

一合卷九

三



譏甚了

末世風俗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美嗟夫荆公生於本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况愈降愈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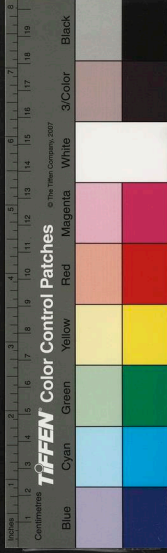
五百弓

荆公詩云卧占寬闊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譯梵

白羊先生

紹興甲寅孝宗升遐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洶襄陽

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要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港帳前適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港倘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為內應陳始不信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詣港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港携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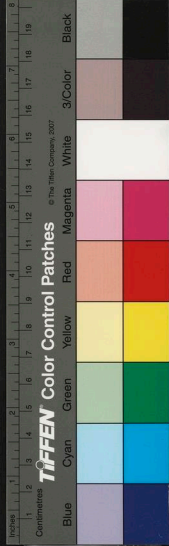


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莫客飲遣數人請陳及其他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中詰之陳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補官

東坡文

在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辯痛快無復滯礙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皋陶爲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日下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商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殺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

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殺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狹也曰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廢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凡此類皆以無爲有者也其論厲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用以用刑者則舜之術也其論唐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



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尤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蘇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叔世官吏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登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爲賊之不如杜少陵遂有祭祭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亂不肖之人妄自促迫艸芥其民賊猶未足以爲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非特兵亂之後暴驅奪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也不務爲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爲富貴之梯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譽其君展轉滋蔓日甚一日而國隨之矣

宰輔又任



唐太宗相房玄齡二十三年用魏徵及相十八年此外惟
李林甫元載最久國朝魏野贈王文正詩云太平宰相年
年出君在中書十二秋蓋以爲最久矣至蔡京秦檜皆及
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專國東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
無至晚年得末疾猶專國東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舜俞
詩云陰陽眠燮理

東坡詩畫

東坡謫儋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韓
平原當國割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紙糊壁全堵脫
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閣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

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
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韶州月華寺值其改
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
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歛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爲
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左梁題字一夕爲盜所竊右梁
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
成以板爲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
在搜毀寺僧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
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守除
去漆紙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得祠曹牒



爲僧

鮫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鮫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鮫字虛負詩中一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叢鮫酒前羅列則固已用之矣劉白倡和之時不知曾談及此否

博浪沙

張子房欲爲韓報讐乃捐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以鐵椎狙繫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大怒索三日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儼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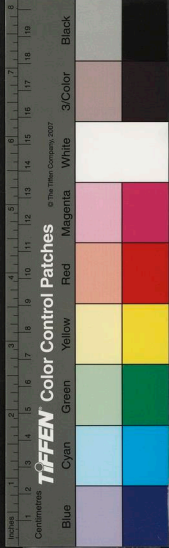
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昔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惜黃金募鐵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紛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二公所以爲詩人冠冕者胸襟闊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樂大心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



時霸王列國已用之矣

姦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冶鑄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以姦為慳爾

有若劫寨

左氏傳吳師在魯徹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師歷魯魯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岌危如此義氣所激顧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

為劫寨過矣

无字

周易無皆作无王述曰天相西北為无蓋東南為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數榮西北為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老死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此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重深言懇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赴省季章當只在家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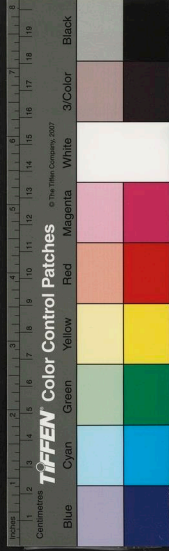


百必能盡心苦口切頭承稟不可有違諺云成人不自在
自在不成人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
漫納誠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爲門戶
自愛此簡蓋與其親戚單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後生晚輩
能寫一通置之坐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
名子春季章姓劉名輔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爲
特奏第二人

○ 畢再遇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
再遇夜縛橐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不儼立成行賊

張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陣
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
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
追逐其馬已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
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
爭鋒一夕拔營去慮來相追乃留旗幟於營中縛生羊置
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爲空營復相持竟
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沅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
之蠻以竹爲箭傳以毒藥略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
軍畏之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橐人羅列焜耀蠻見



詩林玉露 卷九
之以爲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擣其穴
一戰而平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晚山世
以爲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即此意也杜子野詩云尋常一樣窓前月纔有梅花便不
同世亦以爲佳然唐人詩云世間何處無風月纔到僧房
分外清亦此意也欲道古人所未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
有詩云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前无以爲佳然余讀文
苑英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詩云

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蹈襲云河分岡勢司
空踏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
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爲
己語哉景意所觸自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
只是如此風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俗矣然
不念舊惡未嘗流于刻薄也柳下惠視袒裼裸裎焉能免
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
也此其所以爲百世師歟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



橋村王頌
一合卷九
碎皆不款然及薦碎者死矣雞漬酒萬里赴弔於清高不
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
亦宜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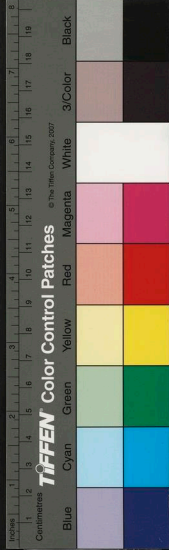
玄真子圖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
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筇披雪背嶂曉掀頭細
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棹收綸了漁童拍手樵童笑明
月太虛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曉醉眼看朝市鬧煙波
老誰能恣得閒煩惱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
後因作詞送胡澹菴貶新州忤秦檜亦得罪其權致如此

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責將帥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
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譽寇以
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每深責將帥
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
又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流血朝廷誰
請纓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荅昇平皆是意也
然將帥之不用命實由於朝廷駕御操縱之無法古人云
譬如養鷹飽則颺去我太祖之御諸將有守邊一二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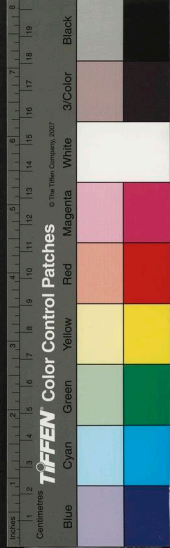


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寇侵軼特僅不失職耳非有戰勝
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
然使相之除終至吝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
言之君而曹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詎辟遠慮微
權衆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歲
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關河哭單
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日翔麟馬當宜駕
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
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
未駕鼓車而遽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

志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
甲第高亦此意

夜績

漢食貨志云冬民既入婦人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
五目注謂每日又得半夜爲四十五日也然則農之實爾
索綯儒之短檠夜誦豈可少哉胡澹庵書遺後子維寧曰
古之君子學欲其日益善欲其日加德欲其日起身欲其
日省體欲其日強行欲其日見心欲其日休道欲其日章
以爲未也又曰日有所亡日見其所不見一日不使其躬
怠焉其愛日如是足矣猶以爲未也必時習焉無一時不



習也必時敏焉無時不敏也必時術焉無時不術也必時中焉無
一時不中也其競時如是而已矣猶以為未也則曰夜者
日之餘也吾必繼晷焉燈必親薪必燃膏必焚燭必秉蠟
必濡黃必照月必帶雪必映光必隙明必借暗則記嗚呼
如此極矣然而君子又曰終夜不寢必如孔子鷄鳴而起
必如大舜坐以待旦必如周公然則何時而已耶范甯曰
君子之為學沒身而已矣

○ 世事翻覆

衛青少服後平陽公主家後為大將軍貴顯震天下公主
俱離擇配左右以為無如大將軍公主曰此我家馬前奴

也不可已而遍擇群臣貴顯無踰大將軍者迄歸大將軍

丁晉公起甲第鉅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後勞苦

萬狀後杲宗以外戚起家晉公得罪貶海上朝廷以其弟

賜景宗居之三十年世事翻覆如此古詩云君不見河陽

花今如泥土昔如霞又不見武昌柳春作青絲秋作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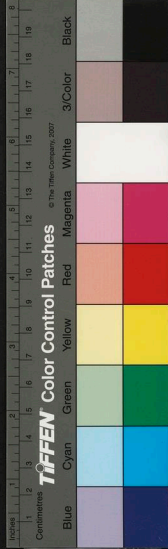
生馬耳射東風柳色桃花豈長久秦時東陵千戶侯華蟲

被體腰蒼瑒漢初沛邑刀筆吏折腰如磬頭搶地蕭相厥

初謁郡平中庭百拜百不應邵平後來謁蕭相故侯一拜

一週長萬事反覆何所無一子豈是大丈夫窮通流坎皆

偶爾搏扶未必賢捨榆華胥別是一天地醉鄉何嘗有生



鶴林玉露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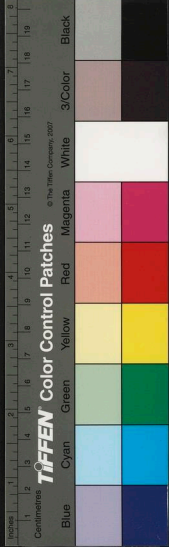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十

○ 養兵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捨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移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鶴林玉露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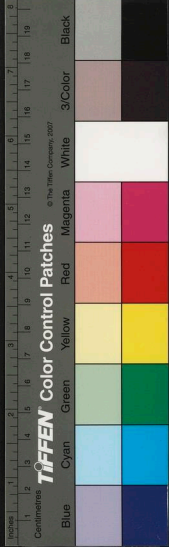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十

○ 養兵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於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捨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為兵良民雖移斂良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父子兄弟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當余觀梅聖俞寶元間為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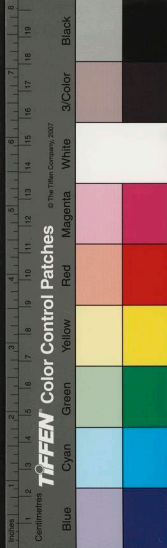


未足里胥叩我門。日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
水既害我菽。蝗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
籍一壯。惡使操弓鞬。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雜與
芟。唯存跛無目。田間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馬可事。買
箭賣牛擲。愁氣變。又雨。鎬鉏空無。漑。盲跛不能耕。死。凶在
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薪向深谷。
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自言有老父。孤
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能鍾去
持杵。勤勤囑四鄰。幸願相倚傍。適聞閭里婦。聞訊疑猶強。
界聞寒雨中。僵死壞河上。弱質無以託。橫屍無以葬。生女

不如男。雖存何以常。捐膺呼蒼天。生死將柰向。觀此二詩
與石壕吏等篇。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
籍民爲兵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
萬世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爲兵
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言其
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天棘

杜詩云。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曉說者曰。
天棘。柳也。或曰。天門冬也。夢當作弄。既無考據。意亦短淺。
譚浚明。算爲余言。此出佛書。終南長老入定。夢天帝賜以



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晉之乘之義謫死宜
州永州有唐生者從之游為之經紀後事收拾遺文獨所
謂家乘者倉忙間為人竊去尋訪了不可得後百餘年史
衛王當國乃有得之以獻者衛王甚珍之後黃伯庸帥蜀
以其為雙井之族乃以贖其行

家乘

青棘之香蓋言江蓮之香如所夢天棘之香耳此詩為僧
齊已賦故引此事余甚喜其說然終未知果出何經近閱
葉石林過庭錄亦言此句出佛書則後明之言宜可信

中興十策

建炎中大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請皇帝設壇

與群臣六軍縞素戎服以必兩宮之歸二請移蹕關中治

丘積粟號召兩河為雪恥計去醜不足立事三請畧去常

制為馬上治用漢故事選天下英俊日侍左右講求天下

利病通達外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朝廷不復置吏詔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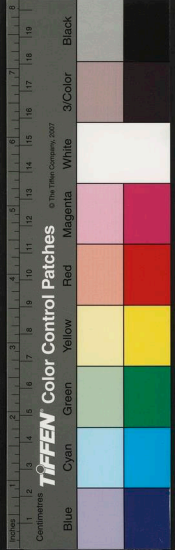
人自相推擇各保鄉社以兩軍屯要害為聲援滑州置留

府通接號令五請刪內侍百司州縣冗員文書務簡實以

省財便事六請大赦與民更始前事一切不問不限文武

不次登用以收人心七請止人避胡挾郡邑南來以從吾

君者其首領皆豪傑當待之以將帥不可消為盜賊八請



增損保甲之法團結山東京東西兩海之民以備不虞九
請講求漢唐曾運江淮道塗置使以魏關中十請許天下
直言便宜州郡即日總奏置籍視覽以厲豪傑進用之路
時宰相汪黃輩不能聽用而伯可名聲由是甚著余觀其
策正大的確雖李伯紀趙元鎮亦何以遠過然厥後秦檜
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為臺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
伯可專應制為歌詞諛艷粉飾於是聲名掃地而世但以
比柳耆卿輩矣檜死伯可亦貶五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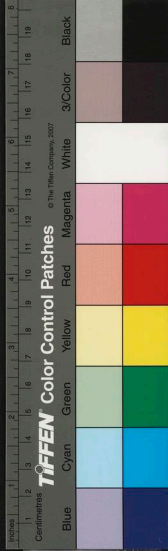
不死

楞嚴經佛告波斯匿王汝年十三時見恒河水與今無異

是汝皮肉雖皺見精不皺以明身有老少而見精常存身
有死生而本性常在也屍文元嘗問隱者劉海蟾以不死
之道海蟾笑曰人可曾死而君乃畏之求生乎所可死者
形爾不爾形俱滅者固常在也此理本常理但其端說得
黏皮着骨如易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孟子曰所過者化
所存者神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橫渠曰物物
故能過化性性故能存神又曰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說得
多少混融

月下傳杯詩

楊誠齋月下傳杯詩云老夫渴急月更急酒落杯中月先



入領取青天併入來和月和天都蘸濕天既愛酒自古傳
月不辭飲真浪言舉杯將月一口吞舉頭見月猶在天老
夫大笑問客道月是一團還兩團酒入詩腸風火發月入
詩腸冰雪潑一杯未盡詩已成誦詩向天天亦驚焉知萬
古一骸骨酌酒更吞一團月余年十許歲時詩家君竹谷
老人謁誠齋親聞誠齋誦此詩且曰老夫此作自謂彷彿
李太白

題貧樂圖

徐思叔題貧樂圖詩首句云廼翁畫於教兒書嬌兒赤髀
玉雪膚厥妻曝日補破襦弊產何有公平十奴楊伯子和云

三間破屋一床書錦心繡口水肌膚自紉枯葉作袴襦此
君便是長鬚奴王才臣和云大兒阻饑頗廢書小兒忍寒
粟生膚婦縱有禪無一襦不敢緣此相庸奴三詩皆佳而
後出者尤奇

竹

松栢之貫四時傲雪霜皆自拱把以至合抱惟竹生長於
旬日之間而干霄入雲其挺特堅貞乃與松栢等此艸木
靈異之尤者也白樂天東坡潁濱與近時劉子翬論竹甚
詳皆未及此杜陵詩云平生憇息地必種數竿竹梅聖俞
云買山須買泉種樹須種竹信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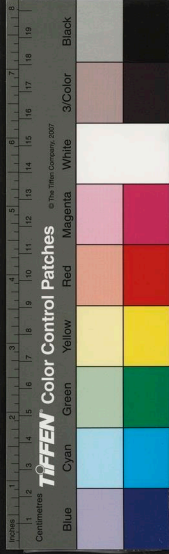


雅公薦士

虞雍公初除樞密偶至陳丞相應求閣子內見楊誠齋千
慮策讀一篇歎曰東南乃有此人物某初除合薦兩人當
以此人爲首應求道誠齋謂雅公一見握手如舊誠齋曰
相公且仔細秀才子口頭言語豈可便信雅公大笑卒拔
之登朝誠齋嘗言士大夫窮達初不必容心某平生不能
開口求薦然薦之改秩者張魏公也薦之立朝者虞雍公
也二公皆蜀人皆非有平生雅故雅公有翹館錄載當世
人物甚詳

詩興

詩莫尚乎興聖人言語亦有專是興者如逝者如斯夫不
舍晝夜山梁雌雉時哉時哉無非興也特不曾嚼括恊韻
爾蓋興者因物感觸言在於此而意寄於彼義味乃可識
非若賦比之自言其事也故興多兼比賦比賦不兼興古
詩皆然今姑以杜陵詩言之發潭州云岸花飛送客檣燕
語留人蓋因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言送客留人止有燕
與花耳此賦也亦興也若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則賦
而非興矣堂成云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蓋
因鳥飛燕語而喜已之携雛卜居其樂與之相似此比也
亦興也若鴻鴈影來聯塞上春令飛急到沙頭則比而非



興也

荆公議論

荆公詩云謀臣本自繫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君王
誅宰詔不愁宮裏有西施夫姮已者飛廉惡來之所寄也
褒姒者聚子膳夫之所寄也太貞者林甫國忠之所寄也
女寵蠱君心而後儉壬階之以進依之以安大臣格君之
事必以遠聲色爲第一義而謂不愁宮裏有西施何哉范
蠱霸越之後脫屣富貴扁舟五湖可謂一塵不染矣然猶
挾西施以行蠱非悅其色也蓋懼其復以蠱異者而蠱越
則越不可保矣於是挾之以行以絕越之禍基是蠱雖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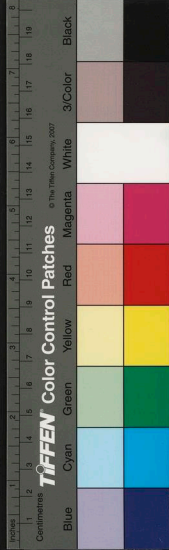
本實忘越也曾謂荆公之見而不及蠱乎惟管仲之告
齊桓公以豎刁易牙開方爲不可用而謂聲色爲不害霸
與荆公之論略同其論商鞅曰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
令政必行夫二帝三王之政何嘗不行奚獨有取於鞅哉
東坡曰商鞅韓非之刑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舜之
術也此說猶回護不如荆公之直截無忌憚其詠昭君曰
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推此言也苟心不相
知臣可以燬其君妻可以棄其夫乎其視白樂天黃金何
日贖娥眉之句蓋天淵懸絕也其論馮道曰屈已利人有
諸佛菩薩之行唐質肅折之曰道事十主更四姓安得謂



之純臣荆公乃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亦可謂之非純臣乎其強辨如此又曰有伊尹之志則放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志則誅其兄可也有周后妃之志則求賢審官可也似此議論豈特執拗而已真情理傷道也苟卿立性惡之論法後王之論李斯得其說遂以亡秦今荆公議論過於苟卿身試其說天下既受其毒矣章蔡祖其說而推演之加以凶險安得不產靖康之禍乎荆公論韓信曰貧賤侵陵富貴驕功名無復在芻蕘將軍北面師降虜此事人間又寂寥論曹參曰束髮山河百戰功白頭富貴亦成空華堂不着新歌舞却要區區一老翁二詩意却甚正然其富國也偏執已見凡諸君子之論一切指為流俗曾不如韓信之師李左車曹參之師蓋公又何也

○ 詩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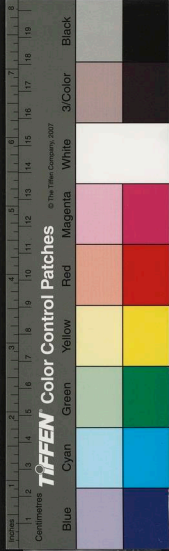
揚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此詩禍之始也至於空翠落燕泥之句庭艸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瑣斲工巧爲暴君所忌嫉至賈竒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定知深意苦莫使衆人傳貝錦無僧織朱絲有斷絃浦鷗防歲首霜鶻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於遷謫近



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爲過乃以車蓋亭
絕句謂爲譏刺貶新州夫人擿挾君子之詩文以爲罪
無恠也君子豈可亦擿挾小人之詩文以爲罪乎東坡文
章妙絕古今而其病在於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
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蓋深恐其置禍也烏臺之
勅赤壁之貶卒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虜統雲山心似鹿
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
杯疑是夢試拈詩筆一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
朱崖量移合浦郭功甫寄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
來住海濱莫向沙邊羨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其意亦深

身渡江以來詩禍殆絕唯寶紹間中興江湖集出劉潛夫
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又云東風謬掌
花權柄却忌孤高不主張敖器之詩云梧桐秋雨何王府
楊柳春風彼相橋曾景建詩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千年
事亂時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貶斥景建布衣也臨川
人竟謫春陵死焉其往者何陵也作詩曰杖策行行訪楚囚
也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蠶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
窄不妨隨爾粟路長那更聽鉤輦家山千里雲千疊十口
生離兩地愁

○ 功成不受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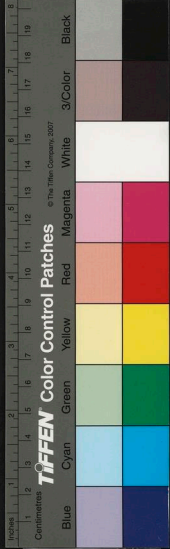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曾仲達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遊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而世降俗末乃有激變捨禍欺君誤國殺人害物以希功賞者是誠何心哉是誠何心哉

四老安劉

漢高帝晚歲欲易太子蓋以吕后習悍惠帝仁柔爲宗社

慮初非溺於戚姬之愛而爲是邪謀也蘇光泉謂帝之以太尉屬周勃及病中欲斬樊噲皆足知有吕氏之禍可謂識帝之心者矣子房智人也乃引四皓爲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爲兒女子而泣耶厥後趙王以酈氏患帝以憂死向非吕后先殂平勃交驩則劉氏無唯類而火德灰矣杜牧之所謂四老安劉是滅劉者誠哉是言也夫立子以長固萬世之定法然亦有不宥拘者恭伯遜而周以興建成立而唐幾危一得一失蓋可見也夫子善齊桓首止之盟而美恭伯爲至德蓋善齊桓者明萬世之常經也美恭伯者示萬世之通誼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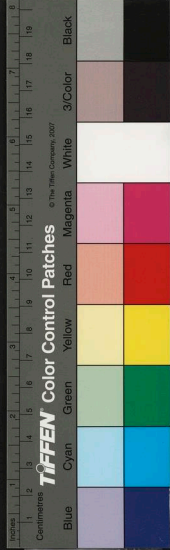


安子文自贊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旋殺巨源而專其
功久之朝廷疑其跋扈俾帥長沙子文盡室出蜀嘗自贊
云面目鄒搜行步磊首人言託住半周天我道一場真戲
耍今日到湖南又成鬧話靶在長沙計利析秋毫設廳前
秦豕成辟糞穢狼籍肥脂則烹而賣之罷鎮捆載歸蜀厥
後楊九鼎在蜀以刻剝致諸軍之怨軍士莫簡倡亂殺九
鼎剖其腹實以金銀曰使其含腹飽飲時子文家居散財
結士生擒莫簡剖心以祭九鼎再平蜀難

釣臺詩

余三十年前於釣臺壁間塵埃漫漶中得一詩云生涯千
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對竿夢裡偶然伸隻脚渠知天子
是何官不知何人作也句意頗佳近時戴式之詩云萬事
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此江山當時誤識劉文叔惹起虛
名滿世間句雖甚爽意實未然今攷史籍光武儒者也素
號謹厚觀諸母之言可見矣子陵意氣豪邁實人中龍故
有狂奴之稱方其相友於隱約之中傷王室之陵夷歎海
宇之橫潰知光武為帝胄之英名義甚正所以激發其志
氣而道之以除克剪逆吹火德於既灰者當必有成謀矣
異時披圖興歎岸幘迎笑雄姿英發視向時謹勅之文叔



如二人焉子陵實陰有功於其間天下既定從容訪帝共榻之卧足加帝腹情義如此子陵豈以匹夫自嫌而帝亦豈以萬乘自居哉當是之時而欲使之俛首爲三公宜其不屑就矣史臣不察乃以之與周黨同稱夫周黨特一隱士耳豈若子陵友真主於潛龍之日而琢磨講貫隱然有功於中興之業者哉余嘗題釣臺云平生謹勅劉文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了知功跨鄧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定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

來蘇渡

脩水深山間有小溪其渡曰來蘇蓋子由貶高安監酒時東坡來訪之經過此渡鄉人以爲榮故名以來蘇嗚呼當時小人媒孽摧挫欲置之死地而其所經過之地溪翁野叟亦以爲光華人心是非之公其不可泯如此所謂石壓筍斜出者是也

一錢斬吏

張乖崖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髮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劔下塔斬其首申臺



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爲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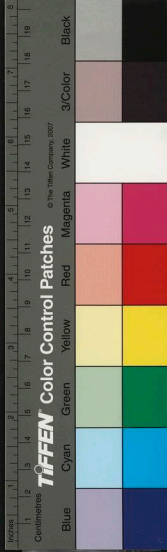
馮三元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其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以爲陪償之計遂惻然不忍犯遣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

里中人皆夢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家貧其讀書於瀟山僧舍僧自有大京與其學者京食之僧誦之縣縣令命作偷狗賦授筆立成嘗聯云團飯引米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擊節釋之延之上座明年遂作三元有詩號瀟山集皆其未遇時所作如琴彈夜月龍魂冷劍擊秋風鬼膽粗吟氣老懷長劍古醉胸橫得太行寬塵埃掉臂離長陌琴酒和雲入舊山豐年足酒容身易世路無媒着脚難皆不凡

西山生祠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



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廬陵苗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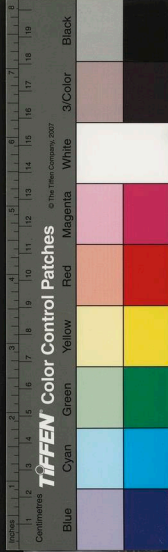
廬陵苗斛元額三十六萬承平時民戶納苗一斛官支與塩二斗五升蓋優之也龍泉太和兩縣去郡差遠添支一升渡江以來非惟官不支塩反勒民戶納塩由是輸苗一斛者并塩爲一斛二十五升而兩縣亦皆增納一升今世和買官不支錢而白取已爲可憎若塩者乃以其予民之數而爲取民之數抑又甚矣然前後牧守不知幾人曾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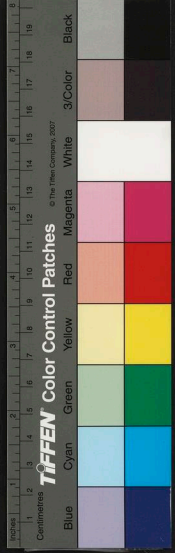
一人惻然動心爲之敷奏蠲閣者是可歎也

文章邪正

東山先生楊伯子嘗爲余言某昔爲宗正丞真西山以直院兼玉牒官嘗至某位中見案上有近時八詩文一編西山一見擲之曰宗丞何用看此某悚然問故西山曰此人太非端士筆頭雖寫得數句行所謂本心不正脉理皆邪讀之將恐染神亂志非徒無益某佩服其言再三謝之因言近世如夏英公丁晉公王岐公呂惠卿林子中蔡持正輩亦非無文章然而君子不道者皆以是也

雲日對





葉石林云杜工部詩對偶至嚴而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
自守今日起為官獨不相對切意今日字當是令尹字傳
寫之訛耳余謂不然此聯之工正為假雲對日兩句一意
乃詩家活法若作令尹字則索然無神夫人能道之矣且
送楊姓人故用子雲為切題豈應又泛然用一令尹耶如
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篇之句亦是假以第對兒詩家此
類甚多

佛本於老莊

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鍊
丹葆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吾既無身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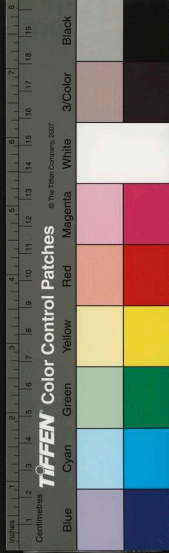
有何患莊子云子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乎惡乎知惡死
之非強也而不知歸者邪羸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
始得之也涕泣霑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
而後悔其泣也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
髑髏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
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蚶南面王樂不能過
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
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矐矐頷曰吾安能
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為贅
以生為苦以死為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

老莊之說背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乃老莊之本意也。故老莊與佛元不為二。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旨者也。老莊何嘗貪生，瞿曇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做效釋氏作經教之屬，如清淨消災度人等經，模擬可笑。而止斗經尤鄙俚，甚如巨室弟子，所有珍寶，盡為人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非特文公

之言為然。唐傅奕曰：佛入中國，孺兒幻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則固已知其出於莊老矣。

○ 猫捕兒

唐武后斷王后蕭妃之手，足置於酒甕中，曰：使此二婢骨醉。蕭妃臨死曰：願武為鼠，吾為猫，生生世世扼其喉，亦可悲矣。今俗間相傳謂猫為天子妃者，蓋本此也。予自讀唐史此段，每見猫得鼠未嘗不為之稱快，人心之公憤，有千萬年而不可磨滅者，嘗有詩云：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勲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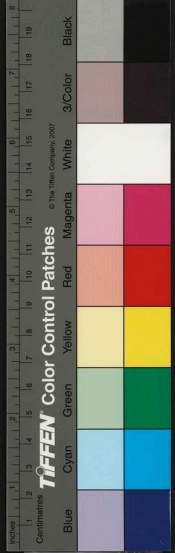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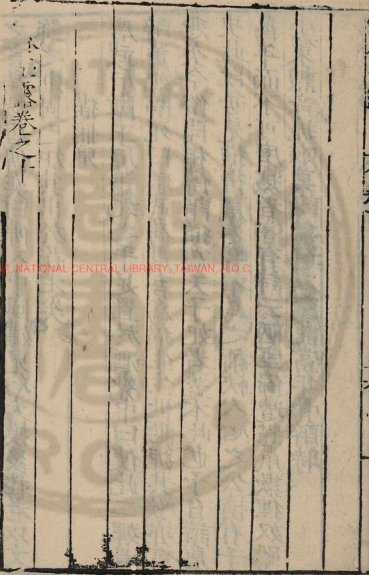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

啓運宮望祭殿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
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倣擾倉忙間載以籃輿七
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
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賫送香燭帥守與直
殿同致祭每位用朱槃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
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
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

廬陵羅大經 景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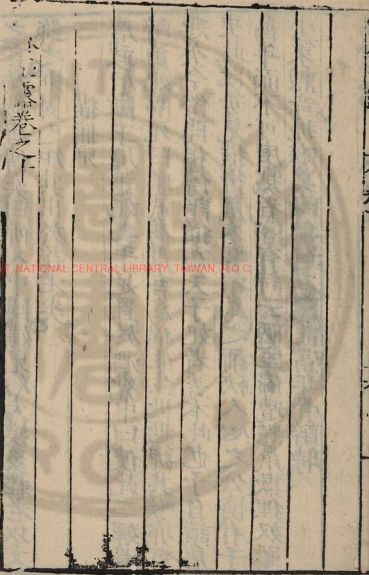
RESERVED FOR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鶴林玉露卷之十一

啓運宮望祭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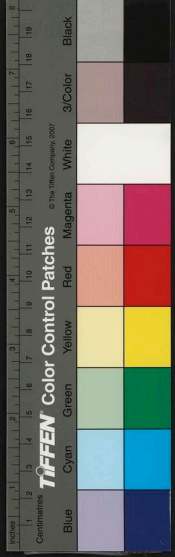
福州啓運宮在開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寢之
舊南渡之初迎奉于此時金兵倣擾倉忙間載以籃輿七
乘至今猶存別造朱輦七乘列于殿廡專差中官一員主
香火謂之直殿節序朝廷遣快行家賚送香燭帥守與直
殿同致祭每位用朱槃列食十數品酒三獻云臨安淨慈
寺後有望祭殿每歲寒食朝廷差官一員望祭西京諸陵
差陞朝官讀祝版其詞云曆正仲春感載濡於雨露心馳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卷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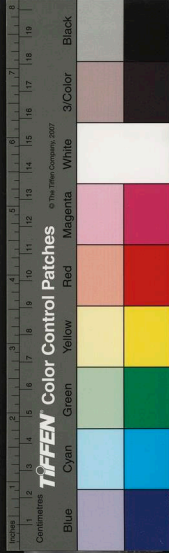
RESERV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洛悵遐阻於山川恭惟某祖某宗靈鑒在天聖謨傳後
秩上陵之典禮徒切望思莖寓祭之權宜愈深愴慕其禮
用盤食茶湯三獻酒余觀柳子厚云每遇寒食田野道路
士女遍滿息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
不受子孫追養者今以萬乘之主乃不獲遂此志至於寓
祭此前古之所未有也端平初金虜既滅朝廷亦嘗遣使
脩朝陵之禮荆襄以兵五千護之未至西京謀報敵騎且
至兵不敢進使者潛借數騎星馳而往行禮而還其諸陵
之無恙與否皆不可究詰也

就齋詩

吾郡羅椿字水年誠齋高弟也清貧入骨一介不取頗有
李方叔謝無逸風味累舉於禮部竟不第自號就齋嘗訪
誠齋於毘陵誠齋作詩送之歸曰梅花香邊翫雪來杏花
影裏帶春回明朝解纜還千里今日看花更一杯誰遣文
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南溪鷗鷺如相問爲報春吟
費灑棋慶元初誠齋與朱文公同召誠齋力辭永年寄詩
云不愁風月只憂時髮爲君王寸寸絛司馬要爲元祐起
西樞政坐壽皇知苦辭君命驚凡子清對梅花更與誰夢
繞師門三稽首起敲冰硯訴相思誠齋擊節又送永豐汪
令詩云錦纜梅花浦江南作縣歸新來薦鷄鶩驚動衮



衣歲晚情難別心親事却違恐君天上去扶病出煙蘿頗
有少陵意態他如露濕着花脚鶯啼欲曉山春消千嶂雲
清逼五湖秋等句皆佳

大臣賜家廟

本朝大臣賜家廟者文彥博蔡京鄭居中鄒洵武余深侯
蒙薛昂白時中童貫秦檜楊存中吳璠虞允文史彌遠凡
十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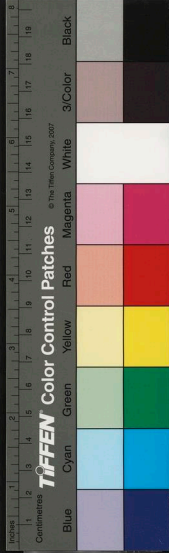
古婦人

國風云豈無膏沐雖適爲容又云子髮曲眉薄言歸沐蓋
古之婦人夫不在家則不爲容飾也其後之嫌防微至於如

此杜陵新昏別云首嗟貧家女父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
對君洗紅粧尤可悲矣國風之後唯杜陵不可及者此類
是也

碑銘

古人立碑廟以繫牲墓以下棺厥後乃刻歲月或識事始
末蓋亦因而文之耳若湯盤銘太公丹書所載諸銘亦因
所用器物著辭以自警未嘗爲徒文也後世特立石以紀
事述言而謂之碑銘與古異矣杜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
峴山之上一沉漢水之中韓退之謂張愉曰丐我一片石
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後世好名之弊至於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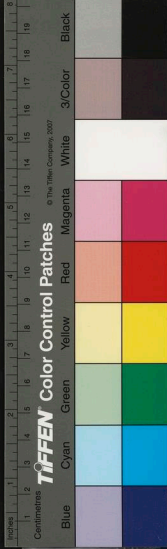


此

戒更革

趙韓王爲相置二大甕於座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于通衢李文靖公曰沈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救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朝常得寢罷謂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

以當大官之贍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定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之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董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豈可厚誹乎余曰有謂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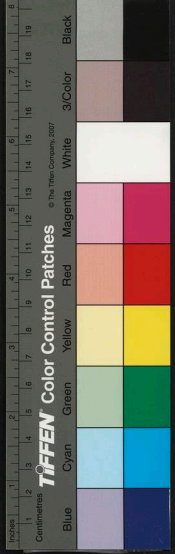


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誦耳。朱文公云：浙間學者推尊史記，謂夏紀贊用行夏之時，事商紀贊用乘殷之輅，事至高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黃屋左纛，讓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誠恐是如此，但若使高祖真能行夏時乘商輅，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

潘熙成

潘良貴字子賤，自少有氣節，崇觀間為館職，不肯遊蔡京父子間，使淮南不肯與中官同燕席，靖康召對，力論時宰何樂唐恪誤國，未幾言皆驗，建炎初召為右司諫，首論亂臣逆黨當用重法以正邦典，壯國威，且及當時兩軍毒姦

邪之狀大為汪黃所忌，書奏三日左遷而去，復召為右史，從臣向子諤奏事，高宗因與論筆法，言久不輟，子賤舉笏近前，厲聲曰：向子諤以無益之言久瀆聖聽，叱之使下。左右皆膽落，由是入去國。晚年力量尤凝定，秦檜勢正炎熒，冷處一角笑傲，泉石作三戒說，深以在得之規，痛自警勵。秦雖令人致語，亦不答，自少至老，出入三朝，而前後在官不過百六十餘日，所居僅蔽風雨，郭外無尺寸之田，經界法行，獨以丘墓之寄，輸常數尺而已，有磨鏡帖行於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為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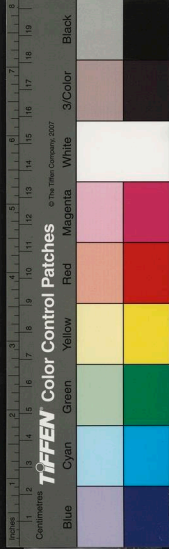


此世以爲名言子賤自號默成居士

諸葛武侯

伊尹祿之以天下不顧也繫馬千駟弗受也天下信之又
矣故事湯事桀廢辟復辟不惟天下不以爲疑而桀與太
甲亦無一毫疑忌之心東坡論之曰辨天下之大事者有
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徠天下者也夫以天
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
事有不足辨者矣此論甚當後世有諸葛武侯有伊尹風
味其艸廬三顧而後起與耕莘聘幣已略相類觀其告後
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

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言以尺寸若死之日不
使庫有餘帛廩有餘粟以負陛下觀此言則其視富貴爲
何等物故先主臨終謂之曰嗣子可輔之如其不然君
可自取非先主照見孔明肝膽其肯發此言雖然先主孔
明魚水相得發此言無難也此言之發後主與左右固皆
聞之矣後主非明君也左右非無讒惡也孔明所謂諸有
作姦犯科者宜付外廷論刑所以繩愆不左右者非不甚嚴
也而當時曾無一人敢興單辭之謗後主倚信亦卒無纖
芥之疑何哉只緣平時心事暴白足以取信上下故也自
三代而後可謂絕無而僅有矣後之君子爭一階半級雖



鍾林玉露 卷七
殺人亦爲之自少至老貪榮嗜利如飛蛾之赴燭蝸牛之
升壁青蠅之逐臭而曰我能立大節辦大事其誰能信之

骸核對答

楊東山嘗爲余曰昔周益公洪容齋嘗侍壽皇宴因談肴
核上問容齋卿鄉里所產容齋番陽人也對曰沙地馬蹄
鬻雪天牛尾狸又問益公公廬陵人也對曰金柑玉版筍
銀杏水精葱上吟賞又問一侍從忘其名浙人也對曰螺
頭新婦臂龜脚老婁牙四者皆海鮮也上爲之一笑某嘗
陋三公之對昔某帥五羊時漕倉市舶三使者皆閩浙人
酒邊各盛言其鄉里果核魚蝦之美渠問某鄉里何所產

其笑曰他無所產但產一歐陽子耳三公笑且慙

初筮謁郡

楊東山言某初筮爲永州零陵主簿太守趙謐字安卿丞
相元鎮子也初筮之時客將傳言待衆官退却請上簿容
退趙具冠裳端立堂上凡再請某不動曰請某解其意遂
庭趨一揖上階稟敘逐一還他禮數既畢立問何日交割
稟以欲就某日答曰可一面交割一揖徑入更不延坐某
退而抑鬱幾成疾以書白誠齋欲棄官而歸誠齋報曰此
乃教誨吾子也他日得力處當在此其意猶未平後涉歷
稍深方知此公善教人尚有前輩典刑朱文公云人家子



弟初出仕宦湏是討喫人打罵底差遣方是有益亦此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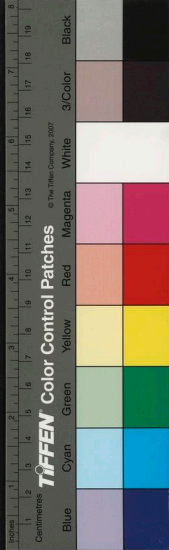
柔福帝姬

漢昭帝時夏陽男子成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之曰子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乃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卿以下莫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吏收縛竟得其姦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爲柔福自虜中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汪龍溪行制詞

云彭城方急魯元嘗困於面馳江左賜與益書宣免於禁
變資粧一萬八千緡紹興十二年昭仁太后回鑾金言柔福
死于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一女巫也嘗遇一
宮嫗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爲詐遂
伏誅前後請給賜資計四十七萬九千緡今事相嘗無
對成方遂遇雋不疑故其詐不行此女巫若非顯仁之婦
富貴終身矣

鬻祠廟

荆公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鬻并祠廟鬻之官既得
錢聽民爲買區廟中穢雜喧踐無所不至張安道知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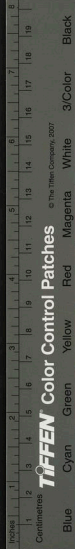


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爾伯封於高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神考覽之震怒批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免鬻甯近時豫章嘗於孺子亭前賣酒劉洪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掃酒旗遊人那解薦江離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叩聞之亟令住賣嘉定間臨安西湖上三賢堂亦賣酒太學士人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趁酒錢政府尹聞之亦愧而止

蕪黃二守

嘉定辛卯三月金人圍黃州詔馮援蕪黃捕遷延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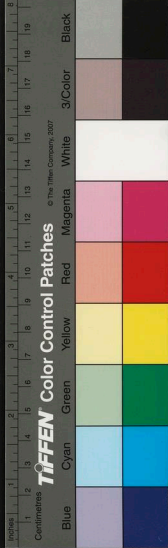
黃州守何大節字中立召僚佐告之曰城危矣而救不至諸君多有親老且非守土之臣可以死可以無死乃各予以差出之檄使爲夫計自取郡印佩之誓以死守一夕與兵忽奔告曰城陷矣擁之登車纒出門虜兵已紛集大節竟自沉于江未一月又陷蘄州守李誠之字茂欽手殺其妻子奴婢然後自殺官屬多死之朝廷褒贈誠之且爲立廟而寧宗帝紀書大節棄城遁二人皆出太學劉潛夫詩云淮堧便合營雙廟太學今方出二儒又云世俗今猶疑許遠君王元未識真卿蓋爲中立解嘲然等死耳茂欽果決是以全節中立遲懦是以敗名忠臣義士可以鑒矣



○ 儉約

李若谷為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
日用不過百五十每月取錢四千五百為三十塊掛壁
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即藏去又以竹筒貯用不盡
者以待賓客云此賈耘老法也又與李公擇書云口腹之
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張无垢云余
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亦自足
至今不易也有客自未陽來言鄭亭仲日以數十錢之壁
間椒桂葱薑皆約以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
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蓋搯風味矣

甚長久也仇泰然守四明與一僕官極相得一日問及公
家日用多少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一千泰然曰何用許多
錢曰早且心肉晚菜羹泰然驚曰某為太守居常不敢食
肉只是咬菜公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燕士自爾是時余
嘗謂節儉之益非止一端人凡貪淫之過未有不生於奢
侈者儉則不貪不淫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
省而淡薄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醺飽餒昏人神
志若躑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
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已無愧
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 斷決

吳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不可，楚求和於漢，高帝欲許之。張良不可，此霸王成否之機也。二子亦明決矣哉。故曰：需者，事之賊。又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 臣誦主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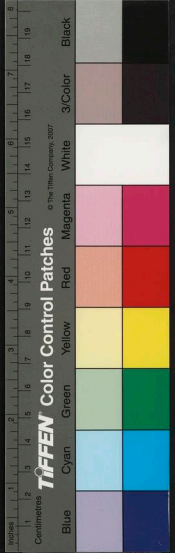
桓玄竄位，登御牀，地忽陷，群臣失色。殷仲文曰：良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南燕汝水不冰，燕王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燕王亦大悅。下誦上愚，可發一笑。

針尉道人

宋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尉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窣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莫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

檀弓脫句

禮記檀弓子貢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吾郡劉尚書美中家有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之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



女戒

朱文公嘗病女戒鄙淺欲別集古語成一書立篇目曰正靜曰卑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直言如杜詩云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靜他皆倣此嘗以書屬靜春先生劉子澄纂輯迄不能成公蓋欲以配小學書也

二老相訪

慶元間周益公以宰相退休楊誠齋以秘書監退休實爲吾邦二大老益公嘗訪誠齋于南溪之上留詩云楊監全勝賀監家賜湖豈比賜書華回環自闔三徑頃刻能開

七七花門外有田供伏臘望中無處不煙霞却慙下客非摩詰無畫無詩只謾譁誠齋和云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艸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尋花到浣花留贈新詩光奪月端令老子氣成霞未論藏去傳貽厥拈向田夫野老誇好事者繪以爲圖誠齋題云平叔曾過魏秀才何如老子致元台蒼松白石青苔徑也不傳呼宰相來用魏野詩翻案也厥後誠齋家嗣東山先生伯千端平初累辭召命以集英殿脩撰致仕家居年八十雲巢曾無疑益公門人也年尤高嘗携茶袖詩訪伯子其詩云褰衣不待履霜回到得如今亦樂哉泓穎有時供戲劇軒裳無用任塵

蘇林五雲
埃眉頭猶自懷千恨興到何如酒一杯知道華山方睡覺
打門聊伴茗奴來伯子和云雪舟不肯半塗回直到荒林
意感哉籬菊苞時披宿霧木犀香裡絕纖埃錦心綉口垂
金菊月露天漿貯玉杯八十仙翁能許健片雲得得出巢
來其風味庶幾可亞前二老云無疑博士工文尤精考訂
有本朝新舊官制考行於世以隱逸召為秘閣校勘吾黨
之士多勸其毋出而無疑允出先君竹谷老人送以詩云
秦華山人上赤墀上嗟安在見何遲老於尚父授竿日少
似棘生對策時怨鶴驚猿辭舊隱懶鸞習鳳總新知早陳
經國平邊策歸領雲巢舊任持無疑立朝逾年除大社令

未及有所開陳奉祠而
端年九十乃終

漢二獻

周益公云漢二獻皆好書而其傳國皆最遠士大夫家其
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風香

杜陵詩云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用仙家王方平事
獨食風香三字解者不註所出余觀佛書云凡諸所巽風
與香等意杜陵用此

示儉

宋高祖留葛燈籠麻蠅拂於陰室唐太宗留柞木梳黑角



籟於寢宮以此示後後世猶奢

識字

西漢諸儒楊子雲獨稱識字韓文公云凡爲文者宜略識字則識字豈易乎哉是景迂晚年日課識字五字楊誠齋云無事好看韻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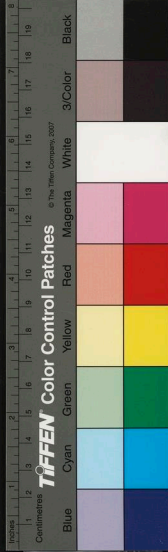
萬卷百車

唐李渤問歸宗禪師曰須彌納芥子僕即不疑芥子藏須彌恐無是理歸宗曰人言學士讀萬卷書是香渤曰然歸宗曰是心如椰子大萬卷書從何處着荆公詩云坐窗之所知聲史之所業載車必百兩獨以方寸攝歸宗之意

余謂一心具一太極前輩謂鵬搏鷗運不足計其高雁目升月沉不足計其廣從萬卷百車又何足道

湯武

湯武應天順人之舉實出於伊尹太公湯五遣伊尹適夏意亦可見伊尹既醜有夏遂相湯伐桀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不言湯用伊尹也書之誓有以地言者其誓是也有以人言者湯誓是也有以國言者秦誓是也秦誓左傳孟氏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太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本於太公故以名誓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不言武王用太公也湯武非富天下之志於此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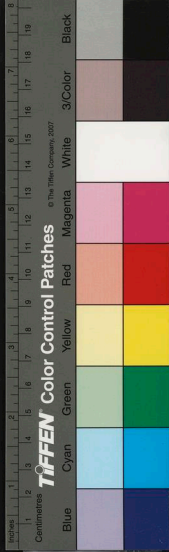


雖然天子則不以其而怒湯武也序書之詞曰湯勝夏曰
武王勝殷殺受未嘗分其罪於伊尹太公此與春秋書許
世子止趙盾同一筆也東坡海外論可謂深識周孔之心
矣余嘗疑商之取夏周之取商一也湯崩而太甲不明甚
於成王之幼冲然夏人帖然未嘗萌蠢動之心及武王既
喪商人不靖觀鷓鴣小志之詩悲哀急迫岌岌若不可
以一朝居何也湯放桀於南巢美亦聽其自屏於一方而
終其未至如以黃鉞斬紂之甚也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
夫以懷王之死楚人尚且悲憤不已有楚雖三戶亡秦必
楚之語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滲漉者哉當是時若非以周

公之聖消息彌縫於其間則周之復爲商也決矣且湯既
勝夏猶有慙德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至于武王則全
無此等意思矣由是論之湯武亦豈可並言哉宋文公云
成湯聖敬日躋與盤銘數語猶有細密工夫至武王往往
並不見其切已事

景不訓仰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世俗
有景仰景慕之語遂失其義妄以景訓仰多取前賢名姓
加景字於上以爲字如景周景類之類夫之矣前史王景
略近世范景仁何嘗以景爲仰哉真西山舊字景元後悟



其非乃改爲希元矣

始皇袁紹

始皇爲楚所敗尚能謝王前乃袁紹爲魏所敗乃至殺田豐
欲不亡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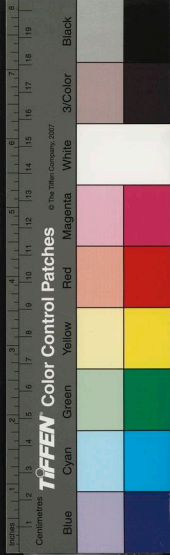
一聯八意

杜陵詩云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蓋萬里地
之遠也秋時之慘悽也作客羈旅也常作客又旅也百年
齒暮也多病衰疾也臺高迥處也獨登臺無親朋也十四
字之間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

大人

古人稱大人其義不一左氏傳子服昭子曰夫必多有是
說而後及其大人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
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孟子曰養其大者爲大人昌
黎王適墓誌曰翁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也所謂大人君子
是也若易之利見大人則兼德位而言之今人自稱其父
曰大人然疏受對疏廣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可稱大人
滂將就誅與毋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毋亦可稱大人
池鷗

太學蘊道齋有小池忽一鷗飛來容與甚久一同舍生題
詩云朝來池上有斯事火急報教同舍知昨夜雨餘春水



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當其醞藉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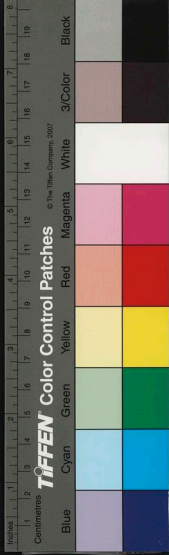
林玉露卷之十一

鶴林玉露卷之十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兄弟傳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此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第元詞意諒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又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淡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



滿白鷗飛下立多時讀者當其醞藉

狐裘障泥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蓋貴而能儉若淵明十年著一冠則言其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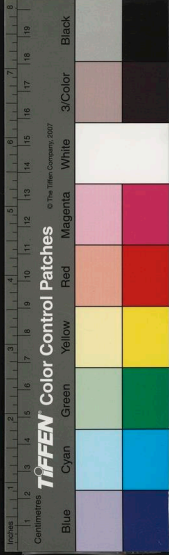
林玉露卷之十一

鶴林玉露卷之十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兄弟傳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此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第元詞意藹然足以啓人友于之愛然余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聚又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游戲以至鮐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淡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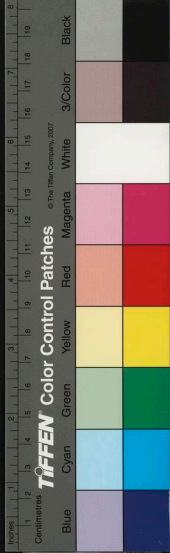
大凡臨事無大小皆貴乎智。智者何。隨機應變。足以弭患。濟事者是也。張乖崖守嶺。兵火之餘。人懷反側。日大閱。方出軍。衆忽高呼。乖崖亦下馬。騎乘東北望。三呼攬轡。復行。衆不敢講。真宗不豫。李文定公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儼者。頗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過問之。曰。王所需也。文定取案上墨筆攬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也。則上馬去。文路公知成都大雪。會客帳下。卒有評語共折。井亭燒以禦寒。軍將以聞。公徐曰。今夜誠寒。亭弊矣。正欲改造。更有一亭。可盡折爲薪。樂飲如常。明日乃究問。先折

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秉成先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甫兄弟亦俱隱。王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烏石題名

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武穆飛張循王俊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羅鬼。劉即可是。疎文墨幾點。燕支浣綠苔。

臨事之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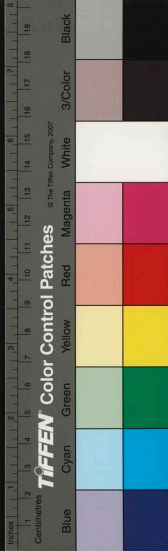


亭者杖而流之前輩如此類甚多皆所謂知也小而文潞
公幼年之浮毬司馬公幼年之擊毬亦皆於倉卒之中有
通變之術世傳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十日內索朱
紅卓子三百隻限一日辦從善命於市中取茶卓十樣三
百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幸聚景園
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用於娼家取竹簾束之
頃刻而辦辛幼安在長沙欲於後圃建樓賞中秋時已八
月初旬矣吏白他皆可辦唯瓦難辦幼安命於市上每家
以錢一百賃簷前瓦二十片限兩月以瓦收錢於是瓦不
可勝用嘉熙間江西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

一日五更探報寇且至炳亟遣巡尉領兵迎敵衆皆以空
腹奈何炳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攜行羅木桶
沿市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晨炊方熟皆有熟飯熟
水厚酬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由此
論功擢守臨川兼庾節

雨晴詩

杜陵詩云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言或雨或晴山之體
本無改變然既雨初晴則山之精神煥然乃如新焉朱文
公寄籍溪胡原仲詩云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
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胡五峯見之以爲



有體而無用乃賡之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雲出雨乾坤洗出一番青更好文公用杜上句意五峯用杜下句意然杜只是寫物二公則以喻道

善師

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琴以不鼓為妙棋以不着為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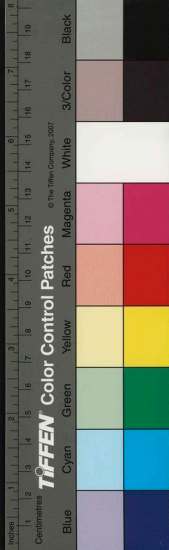
子家羈

子家羈不欲昭公與季氏少見子家羈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見平勃黨呂氏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見仁傑豈黨武氏者乎慶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墮王陵庭爭之語駱賓王巖此之檄亦不可

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

中興賦聯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脩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士泰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部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於幅紙黏之殿壁及唱名王音云卿便是陳脩吟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年幾何對曰臣年七十三問卿有幾子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二十三賢益甚厚時人戲為之語曰新人若問即年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翥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量賦一聯云



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湏臾咸泣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恆復初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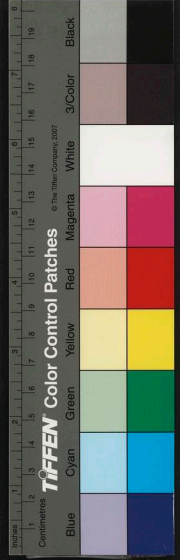
晏先

淳熙間廬陵有惡少子曰晏先以殺人滅等流嶺南行有日逢其黨二人於市晏目之曰盍免我乎二人不應而去行數日送徒者節其飲食有害之意一夕止旅舍二人者忽來為酒饌饗晏及送徒者盡夕歌呼至晚偕行過荒林間二人以白金一笏擲于地抽刃言曰晏吾兄弟也汝能釋使逃請以此金為謝不然不能俱生矣送徒者欣然

破械縱去為疑冢道傍而反越三十年晏日淮駕巨艦來歸貲貨鉅萬訪二人皆死矣妻子方貧不能自活晏哭祭其墓盡哀厚遺其妻子乃去鄭毅夫過宋亥晏詩云高論唐虞儒者事賣君負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唇沾鮮報恩諒哉

老馬

韓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而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杜陵詩云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用此事也東坡代滕達道疏云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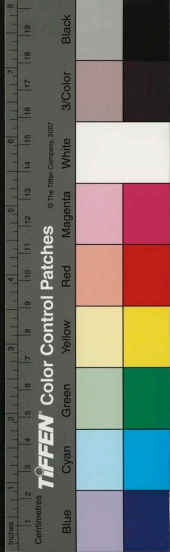
險阻粗識道路又用杜詩意

師子驄

唐太宗末年讖家明言公主昌文明言爲武氏又明言其人已在宮中乃以疑似殺李君羨過矣則天當時特一宮嬪誠無可疑之迹然史載太宗有駿馬曰師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對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槓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由此觀之其英烈猛厲之氣亦自發露特太宗不之覺耳則天後來駕馭群臣專用此術

無思無爲

袁和叔云非木非石無思無爲楊敬仲深愛其語故銘其墓曰和叔之覺人所未知非木非石無思無爲蓋以爲造極之語也然余觀蘇頌濱論語解云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也如使頑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謂之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哉此說即和叔之說也豈敬仲未之見耶禪家去昏散病絕斷常坑蓋昏與斷則如木如石矣散與常則妄思妄爲矣又云貴真



空不貴頑空蓋頑空則頑然無知之空木石是也若真空則猶之天馬湛然寂然元無一物然四時自爾行百物自生而所謂湛然寂然者自若也頽濱深味禪說故其論亦此意

內繕養雞養虎性當如純清之養雞外順物性當如類豔之養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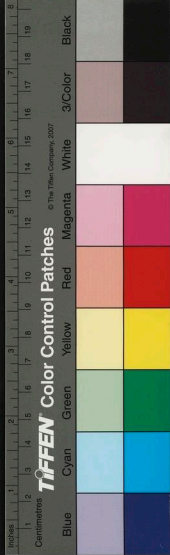
了死生

淵明詩云既來孰不入入理固有終居當待其盡曲肱豈傷冲此脩身俟死之心也可謂了死生矣謝溪堂詩云淵

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余謂淵明性負高邁豈待從遠公而後了况其言曰得知于載外上賴古人書又曰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則其於六經孔孟之書固已探其微矣於了死生乎何有

晚唐詩人

晚唐詩綺靡乏風骨或者薄之且因王維儲光羲輩而并薄其人然氣節之士亦往往出於其間昭宗末年朱溫篡形已成韓偓在翰林蘇檢數為經營入相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今朝夕不濟乃欲以此相汗耶昭宗欲相偓偓辭而薦趙崇崔胤怒使温諧而逐之昭宗與之泣別偓泣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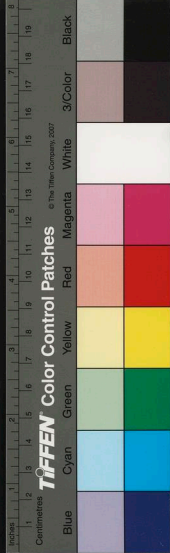


臣得遠貶及死乃幸不忍見篡弑之辱也司空圖初為禮部員外郎棄官隱居王官谷累徵不起柳燦以詔書徵之圖懼詣洛陽入見佯為衰野墜笏失儀乃下詔以為傲伐釣名放還山羅隱乾符中舉進士十上不策黃巢亂歸依錢鏐及朱溫篡詔至痛哭勸鏐舉義鏐不能從溫聞其名以諫議大夫招之不就事鏐終於著作佐郎若三子者又可以晚唐詩人薄之乎

○ 詩疊字

詩有一句疊三字者如吳融秋樹詩云一聲南鴈已先紅撼撼淒淒葉葉同是也有一句連三字者如劉駕云樹樹

檜檜啼曉鶯夜夜深聞子規是也有兩句連三字者如白樂天云新詩三十軸軸軸金玉聲是也有三聯疊字者如古詩云青青河畔柳鬱鬱園中榆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窓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是也南七聯疊字者昌黎南山詩云延延離又屬夫夫叛還措嘒嘒籟籟風聲月經宿閣閣樹墻垣巘巘架庫廡參參削劍戟煥煥磨瑤瑤敷敷花披粲關關屋摧雷悠悠舒而安兀兀狂以扱超超出猶奔奔蠢蠢駭不懌是也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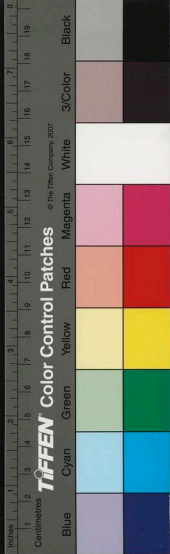
韓璜庶按

紹興中王鉄帥番禺言狼藉聲朝廷除司諫韓璜爲廣東
提刑令往庶按憲治在韶陽璜纔建臺即行部指番禺王
憂甚寢食俱廢有妾故錢塘倡也問主公何憂王告之故
妾曰不足憂也璜即韓九字叔夏舊游妾家最歡好酒其
來強邀之飲妾富有以貶其守已而韓至王郊迎不見入
城乃見岸上不交一談次日報謁王宿治具於別館茶罷
邀游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韓
踈踏不安王麾去伎樂陰命諸倡淡粧詐作姬侍迎入後
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韓昔日所贈之詞韓聞之心動

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
至再至三終不肯出韓心益急妾乃曰司諫曩在妾家最
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即當出也韓醉甚不知所以即
索舞衫塗抹粉墨踈踈而起忽跌于地王亟命索興諸倡
扶掖而歸登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
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舟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聲流播
旋遭彈劾王迄善罷夫子曰棖也欲馬得剛韓璜之謂矣

伯夷太公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
海之濱進而以功業濟世伯夷處北海之濱退而以名節



勵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爲世間辦一大事可謂
無負文王之所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
必退而爲伯夷之事所謂易地則皆然切意二老受文王
之養平居暇日同堂合席念王室之如燮國欲起而救亂
患心覺之致裂又恐因而階亂故水火相濟鹽梅相成各
以一事自任如三仁之自獻自靖或殺身以全節或歸周
以全祀或佯狂以全道均不失本心之德而已矣豈故相
矛盾哉觀伯夷之諫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意可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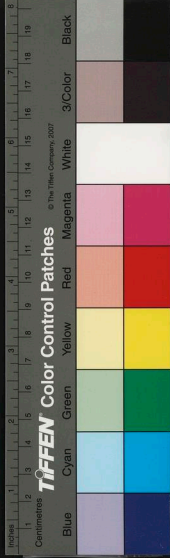
擒虎尋龍

紹興乙卯以半襦兩諫議大夫趙鼎上言自來祈禱鬪省

止禁猪羊今後請并禁鷺鴨時胡致堂在西湖見之笑曰
可謂鷺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鷺鴨諫議當
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
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
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自警詩

胡澹庵十年貶海外北歸之日飲于湘潭胡氏園題詩云
君恩許歸此一醉傍有梨頰生微渦謂侍妓黎倩也厥後
朱文公見之題絕句云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梨渦却有
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誤平生文公全集載此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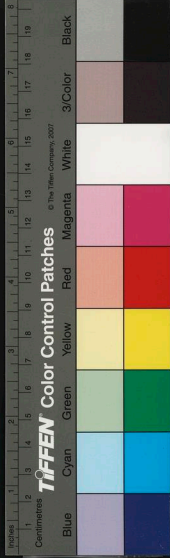


噫作哉

虞賓

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無我。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異時雲行雨施。萬國咸寧。蓋賓在位。同其福慶。則安家而厚蒼生。兩得之矣。若使其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痛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為愛之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故愛子者人之常情也。堯舜豈外人之常情。以為異哉。故其書

但題曰。自警言云。余觀東坡志林。載張元忠之說曰。蘇子卿。嚙雪以糲。踏血以出。可謂了死生之際矣。然不免與胡婦生子。而况洞房締繡之下乎。乃知此事未易消除。文公之論澹庵。亦猶張元忠之論蘇子卿也。近時鄭叔友論劉項。曰。項王有吞嶽清意。氣感陽三月。火骸骨亂如麻。哭聲慘。但天日而眉容不斂。是必鐵作心肝者。然當垓下訣別之際。寶區血廟了。不經意。惟眷眷一婦人。悲歌悵飲。情不自禁。高帝非天人。孰能決意於太公呂后。而不能決意於戚夫人。杯羹可分。則笑嫂自若。羽翼已成。則歆歔不止。乃知尤物移人。雖大智大勇不能免。由是言之。世上無如人欲。



曰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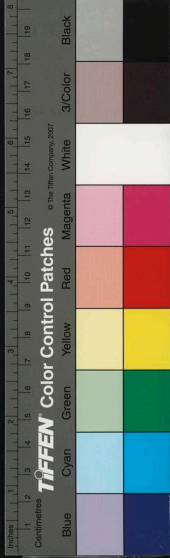
信美樓記

項平甫作信美樓記云王仲宣之言曰雖信美非吾土兮
曾何足以少留自仲宣至今千有餘年文士一詞曰此思
歸之曲也曾未有攷其文而論其心者蓋仲宣漢貴公孫
也少依王室世受國恩雖遯身南夏而繫志西周彼以為
撫清漳曲沮之流不若灞澹涇渭之速清也覽昭丘陶牧
之勝不若終峻吳華之巫乎也冀道路之一開憂日月之
逾邁故曼然以是為不可久留蓋士之出處不齊久矣克
仲宣之賦當與子美岳陽樓五言太白鳳凰臺長句同快

而共編不當與張翰思吳之歎班超玉門之書馬援浪泊
西里之念雜然為一議狀也平甫此論得仲宣之心矣仲
宣不依曹黃二素而依劉表意亦可見故仲宣之忠於漢
陶淵明之忠於晉羅昭諫之忠於唐皆詩人文士之識大
義有氣節者樓乃胡仲方為荆南撫幹時所建楊誠齋題
詩云大資孫子大參孫祐隗宵中立嵩峯橫樓上已推千古
恨晚潮更作斷腸聲亦平甫之意

朱溫母兄

朱溫入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為節度使其母
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溫舉觴為壽啓曰朱



五經平生讀書不卷一第有子為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
毋側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
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其於朱五經之學必蓋嘗有聞矣
温篡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
迸散睨曰朱三爾陽山一百姓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
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破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
亦其族矣何以博為全昱此言亦甚賢也然則温之父賢
毋又賢兄又賢獨温凶德耳荀卿謂人性惡其然豈其然
乎

詩文反句

杜詩有反言之者如云久判野鶴如雙鬢若正言之當云
雙鬢如野鶴也又云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為白鳧似老翁
若正言之當云五尺童時似黃鵠化為老翁似白鳧也他
如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亦然左氏傳曰室
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於歎皆如此類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
正獻嘗詭曾宜靖雌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藁
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為一編名達
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女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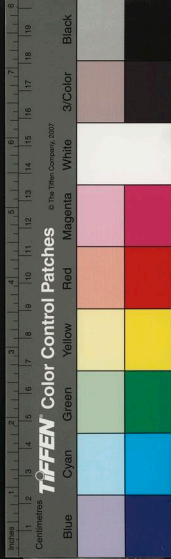
道集謀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口德
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演地遠乎數世乃是先知先覺職分
當然鶴山此論可謂任重道遠然薦士非難下和之識玉
九方臯之識馬此豈有法之可傳哉若識鑒未至徒以偏
駁鋼滯之意見稱量摸索其不為王荆公者幾希荆公常
曰當今可望者惟呂惠卿一人又曰章子厚才極高但為
流俗所毀耳嗚呼翹材之所延夾袋之所載使盡如荆公
之選掄則是蛇虺之淵虎狼之藪也其流毒可勝道哉故
量足以容君子識足以辨小人可以為大臣矣

好人好事

豫章徐邱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好事
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吾鄉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
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盜賊脫身

自古盜賊如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巢髡
髮為僧題詩自贊有鐵衣著盡著僧衣之句智高敗後惟
金龍衣在或謂入海或謂奔大理國淳熙間江湖茶商相
探為盜相荆南茶駟賴文政為首文政多智年已六十不
從曰天子無失德天下無他翼將欲何為群兇不聽以刃
脅之龜勉而從文政知事必不集陰求貌類已者一人曰



劉四以煎油撥爲業使執役左右辛幼安爲江西憲我
死士與之角困屈請降文政先與渠魁數人來見約曰求
兵退還請其徒曰辛提刑瞻視不常必將殺我欲遁去其
徒不可則曰寧斷吾首以降死先後不過數日耳其徒又
不忍乃斬劉四之首使僞爲已首以出而文政竟遁去官
軍迄不知其首級之僞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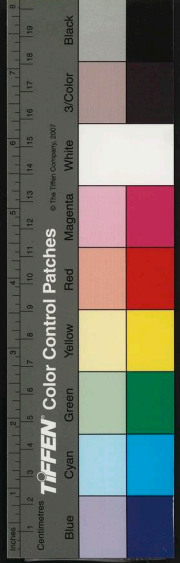
○ 晚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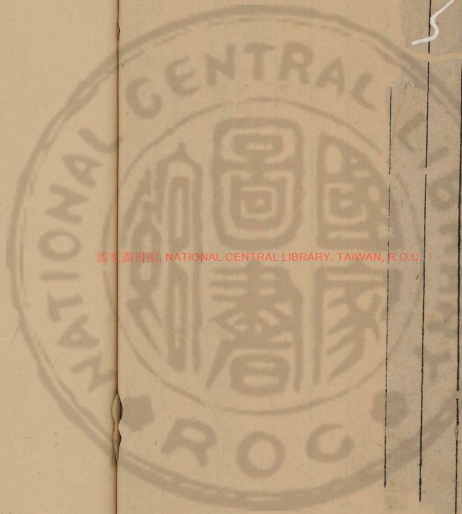
高適五十始作詩爲少陵所推老蘇三十始讀書爲歐公
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云貧家
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宋文公每

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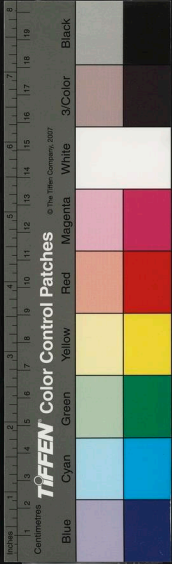
付與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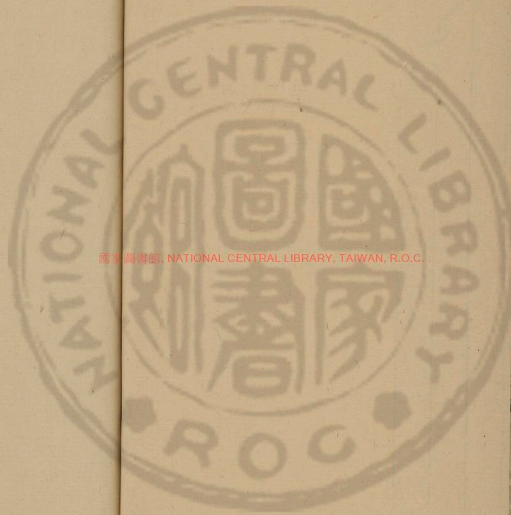
荆公詩云豈無它憂能老我付與天地從今始朱文公每
喜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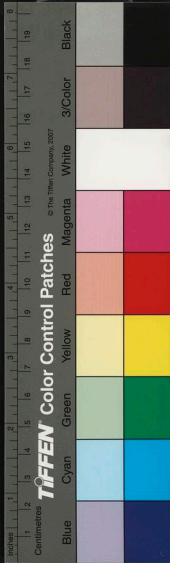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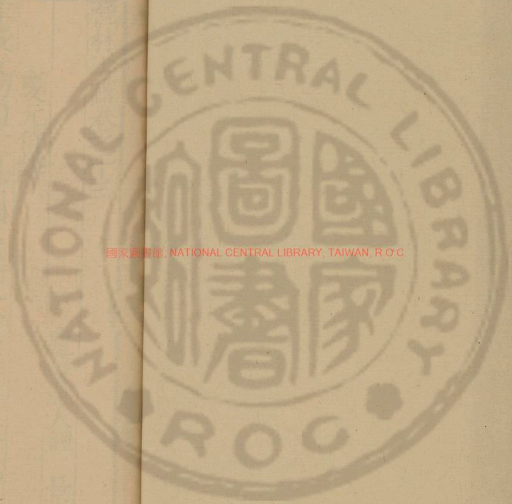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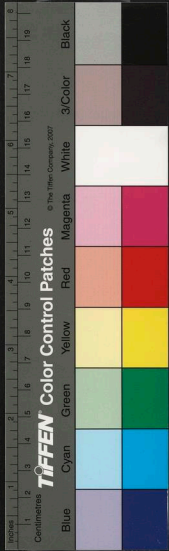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1. 2924-11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鶴林王露卷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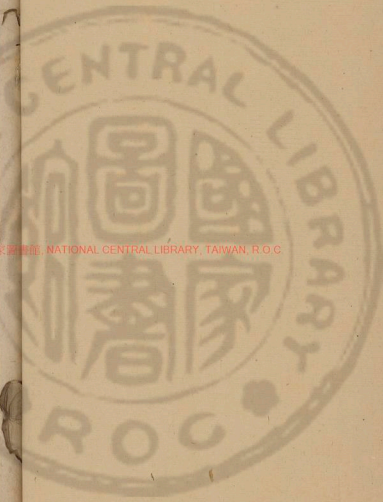
慶元侍講

廬陵羅大經 景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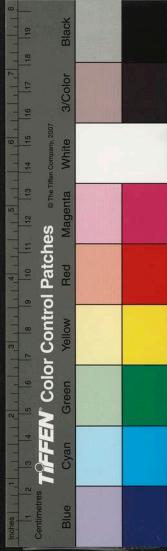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為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勺來他日文公請問上曰當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既知與上問之要願勉強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為善若常得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是時韓侂胄自謂有夾日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郎彭子善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以厚

鶴林王露

卷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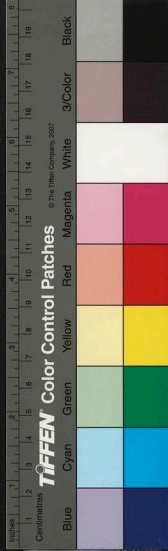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賞酬其勞勿使預朝政仇胄於是謀逐公忽一日御批云朕聞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給舍爭疏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矣即上章攻仇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止緣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侵權便爲末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上國之本亦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君子第親戚交通關節則姦入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仇胄所爲不止如宗良朝無陳瓘竟能出力排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後用袁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意

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勢可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仇胄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急降省劄直批彭龜年子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爲仇胄所誤然三十一年敬仁勤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齋心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焚燭清坐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葦草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



有死者上聞之深恨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效終不可
泯陳正甫州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
不明不敏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
從已之欲真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九日詩

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似秋容好坐上誰憐老孟嘉
半
累烏紗莫吹却免教白髮見黃花時一朝士和云呼兒爲
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頭插明朝還是
過時花二詩與致皆佳未易優劣

制詞失體

宋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重
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擬伊尹佐王之略用經句而
帖妥然過諛失體勳德如節魏公荆公州加官制不過曰
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止是國人退有願言之行或謂
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其褒之詞非也王言之體當然
耳

生成吹噓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日
月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爲造成爲化吹
爲陰噓爲陽氣勢力量與雨露日月字正相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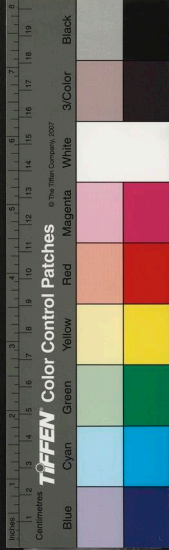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與觀齊人松栢之歌則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擇耳子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齊秦客

畏說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

外則畏師友古語云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天惟心有所畏豈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頽爲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



然世之作偽假真者往往竊持敬之名以實內雖
荏而益若厲馬行無防掖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
有效前輩打破一敬字以爲誦侮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
中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特立之士欲衰救之而志不
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爲然
謂敬爲學者之終事竊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滎陽謁竹谷
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即敬
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
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
體察在已實事見面盡背臨淵履冰以爲自蓋者能之乎



高視闊步幅中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為敬求之於父母兄
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以實而
求敬故其敬不可偽世人以虛而求敬故其敬或可假是
說也羽翼吾道其功且淺淺哉至此則敬不可偽為而攻
持敬者當自思矣

勸行樂表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願焚酒
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東孝經於高閣以勸為誨字有來
歷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
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
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
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恐
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
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
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
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姦細公後
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麈矣孰謂世間無
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南軒六詩

張宣公題南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度江來
霏霏半空雨東渚云團團凌風桂宛在水之東月色穿林
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詩佇立以望子目暮飛
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去
不盈把惆悵暮志饒西峽云繫舟西岸遠幅巾自來去島
巖花木深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舸亭水清魚可
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平淡簡遠德人之言也

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淵源分派人異世踈慨然寤嘆

念茲厥初老蘇族譜引云服始乎衰而至於總而至於無
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慶不弔喜不
慶慶不弔則塗人也吾所以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
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
可涵泳

辛不幸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廬溪先生王廷珪字民澹以詩送
之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亦貶辰陽太府
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屈滕請和知廟堂禦侮
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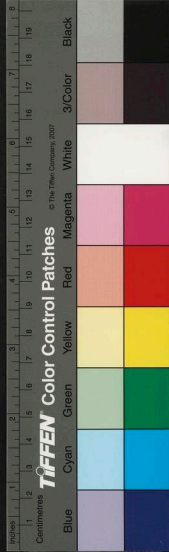
若泰山之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賤安遠宰盧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掖上致亦予官壽踰九十寺承竟死安遠無子其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起嘉吉水縣江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神告曰速行虜至太后驚悟即命發舟捐章貢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功舊石材能形文毋夢還訝佞人來海市為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逐容幾時回卒不知其願悲夫

德行科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盍相與趙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詞科可能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周室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不能中今之詞科哉晚年作詩示兒云素王開國道無臣勝春風放十人莫羨勝頭年十八舊春過了又新春

記夢詩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憑愚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在世間可也安能巢神仙以從汝哉正柳下惠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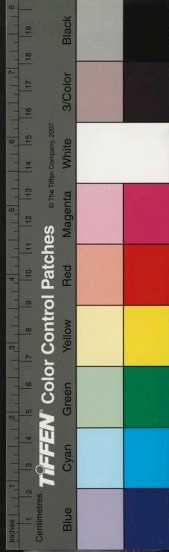
意只一字之差意味天淵夔別

忍事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名姓之陳爲里監門里吏嘗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引餘之桑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泝水上而耳事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耻小忿彼其雲烝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瓊瓊者校乎東坡論子房顏頊論劉項專說忍字張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二字之力杜牧之云包羞忍耻是男兒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於君雖得以令臣而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共君而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所繫尤重故於睦



龜林玉齋 卷十三
雖敬愛之中必有檢方規正之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三綱立矣

二罪人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腸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秦檜之說淪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針砭

利害

朝廷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計較利害之心便非儒學維興間張登爲尤溪宰視事之日請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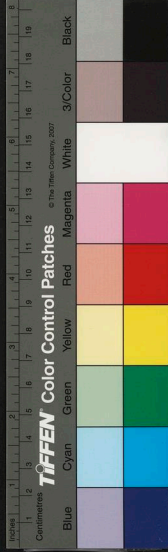
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宇以何字對皆曰地又問曰地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今只知以利對害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專利其間多少事利只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辯一揖而退

物無小

○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禹三方可以亡秦

范睢蔡澤

范睢蔡澤皆辯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傾危澤坦坦睢幽險詭秘危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欲代唯至其所以告睢者其消息虛實之正理睢必俟澤及



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
終進退雍容過睢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狡兔
之專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
是又在范睢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詩曰江清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
視浩然為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
之句精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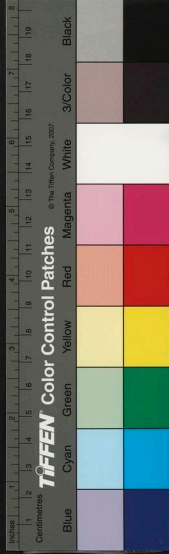
建茶

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死出焉宋

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潛聞乃載
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
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
耶茶之為物滌昏雪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
枝桃花者不同然充類至義則亦宦官宮妾之愛君也忠
惠直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子之
舉措可不謹哉

救荒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與瘡
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木於是諸



寺工作具。然又新倉。厥吏舍日。後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
郵荒政。游宴興作。蕩財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
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
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
近時。菑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
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
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後。寺僧能自為
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為之也。歛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
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
唯恐僧之不為塔也。子廼欲禁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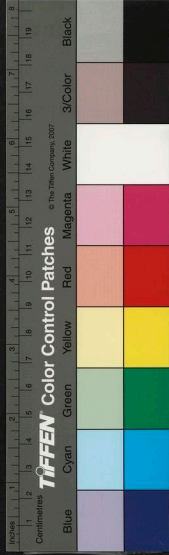
蘇白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曰。應是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
深。然樂天醞籍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山詩云。湓浦猿
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蘇白能相似。試看風飄
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干寶

楊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于寶非
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注云。晉有于寶。
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帷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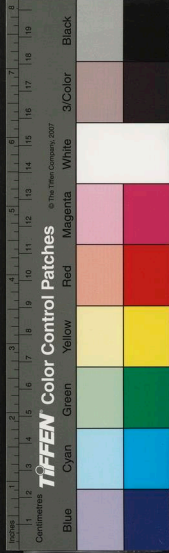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三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
渾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帳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
周益公公曰有司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帳

字義

宋書皇問王季海曰聾字何以從龍耳對曰山海經云龍
聽以用不以耳荆公解蕨字不得其義一日行圃見畦丁
持蕨種瘞之曰他時節節皆生公悟曰蕨切之夜蕨生是
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
不可強通者甚多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水之
皮坡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為可亞六經
作詩云禹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海老臣無
四目漫將糟粕汙脣門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強討
論但可與人漫齧豈能令鬼哭黃昏蓋倉頡四目其制
字成天雨粟鬼夜哭漫說之句言知者少也

前輩志節

胡忠簡公為聚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井隆
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
曰鄉城去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
間欲撲亂斬數人乃定張勝責楊淵棄城之罪募人收捕
淵懼自歸隆祐隆祐赦之降勅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



疑公有他志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他哉即散遣民兵徒步歸薊城楊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房酒肆向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媚艷粧而出公愕然疾趨而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一編脩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倅唾罵兀朮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爲布衣時所立已卓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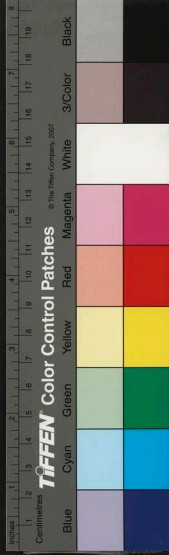
詩勉邑宰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掛邑宰皆感

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曰此三代聖人之法非李悝耿壽昌所能爲也陳止齋曰周禮以年之上下出歛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上則歛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本作歛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



也。法當歛之。奎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秦周耳。真非耿李所能也。

簡易

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字。制者。不過此二字。况於人乎。仲晦此論。可謂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韓信多多益辦。只是一箇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大乾夢

廖德明字子晦。朱文公高弟也。少時夢謂大乾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云。宣教即廖其遂。覺後登策改秩。以宣教即率閩請。訝者及門。思前夢。忍官止此。不欲行親朋友相勉。為質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按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敗。又速有一定。不易之數。惟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為師。而暮為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克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蓋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姦富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貨色

一領傾城再領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領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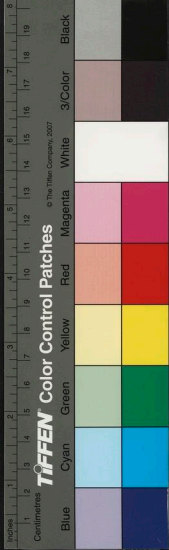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詞科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為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啓事說詞彫刻求工又如賓慈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銜廬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



姦富

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為下今之富者大抵皆姦富也而務本之農皆為僕妾於姦富之家矣嗚呼悲夫

貨色

一領傾城再領傾國色也大者傾城下者領鄉富也貨色之不祥如此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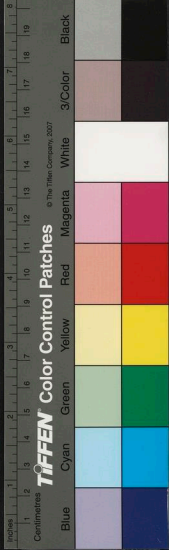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十三

鶴林玉露卷之十四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詞科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出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唯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以尋常四六手為之往往褒稱過實或似啓事說詞彫刻求工又如賓慈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銜廬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太學



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盧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盧端平初患代言之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仍許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爲一場制詔表章爲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主其說遂不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他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絳綸之不雅正乎

透脫

楊誠齋承襲陵時有春日絕句云梅子流酸軟齒牙芭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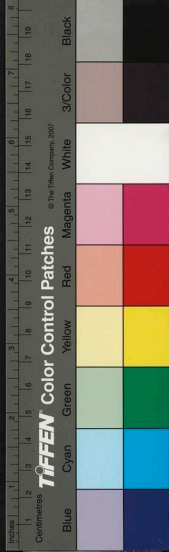
分綠上憲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岩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對壘

與敵對壘必分兵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遁

李勣

李勣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父游非類者必先撻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西陽雜俎載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其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剽所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



能需臨終之戒為敬崇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妄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李勣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為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買硯詩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依舊被柴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政之賀徐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生咬乳黿鳴家人睡着怕人驚只有一羽捫虱坐依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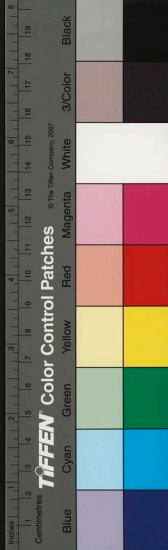
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

孤鴈獨鶴

杜陵詩云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緒鳴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似與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蹲脊喧競其形容精矣

朱文公詞

世傳滿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世事多翻覆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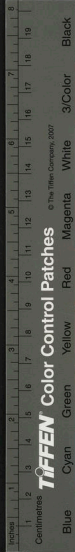


教人白了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
奈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
福。不須採藥訪神仙。惟寡欲。以爲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
之。以爲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辭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
于容南節推翁。誇爲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鄰。嘗舉此詞問
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晦庵云。又水調
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
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難收。何似鴟
夷子。散髮弄扁舟。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
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

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特敷衍。繫押
李杜之詩耳。

鄧友龍使虜

嘉泰中鄧友龍使虜。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虜爲難
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
厚賂遣之。歸告侂胄。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
王師失利。侂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誑誕誤我。
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
涵濡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
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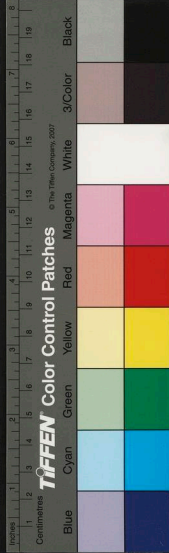


○ 誠齋退休

楊誠齋自祕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母過於優游母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違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余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紹興內禪

紹興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然猶日臨內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舛茅書言建儲事宰相袖取進止上變色曰儲不豫建建即代矣朕第欲卿知其妄耳越數日宰執再以請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廢閑之語壽皇升遐上不能喪群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輦一出聽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可急還時中外訛言洵洵或言某將輒奔赴或言某軍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近倖富人競置重器都人皇皇趙忠定在西府密謀內禪念莫可逆意於壽聖者韓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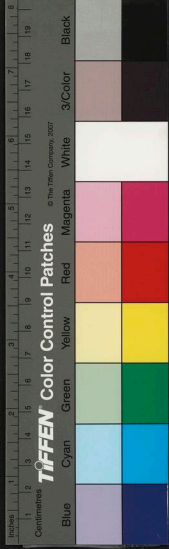
子京

十一月廿一號

个元八日

曹壽聖甥也乃金門蔡必勝潛告之仇曹遂因知有歸禮
 白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尚書趙彥逾戒殺帥郭杲救
 宿衛起居即彭龜年告嘉即備進發七月甲寅禪祭壽聖
 引宰相執政蕭下諭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閒
 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
 避再三仇曹扶掖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
 卿往南內請八寶初猶靳字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
 乃得寶出事定仇曹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閣劉弼乘間
 言曰此事仇曹頗有功亦合分此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
 有何大功弼語仇曹仇曹未信謁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

李公甫謁真西山可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芳指竹
 夫人為題曰斬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
 成末聯云於戲你抱揚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及側爾
 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輩
 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
 大夏之間多為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
 至踵無一節之瑕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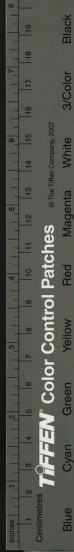


胄壽聖甥也乃金門禁必勝潛告之仇胄遂因知有鬪禮
白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尚書趙彥逾戒殺帥郭杲敕
宿衛起居即彭龜年告嘉加郎備進發七月甲寅禋祭壽聖
引宰相執政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未能親喪自欲退閒
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
避再三仇胄扶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泰安宮提舉楊舜
卿往南內請入寶初猶斬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
乃得實出事定仇胄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閣劉弼乘間
言曰此事仇胄頗有功亦合分此官職與他忠定曰渠亦
有何大功弼語仇胄仇胄未信弼忠定以探其意忠定岸

然不交一談仇胄退而歎曰劉知閣不吾欺於是邪心始
萌謀遂忠定矣

○ 竹夫人制

李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房指竹
夫人爲題曰斬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人公甫援筆立
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携持朕不忘兩夜之寢展轉反側爾
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
而形四方之風又見竹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
大夏之間多爲涼德之助剖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
至踵無一節之瑕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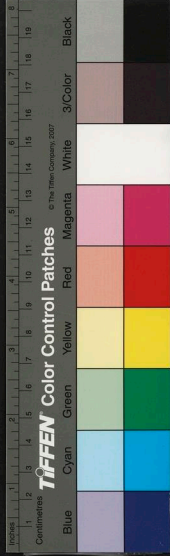
罵尸蟲文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舛駁余嘗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骸竅間徂伺隱慝上謁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罹咎謫柳子憎而罵之余謂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爲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而知有尸蟲則豈特摩牙奮距昂昂然以凶毒自名者削迹於世哉色厲內荏聲善實狠若其兇少正卵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之欲以飲食也初非賞讒尸蟲之嘵嘵上訴也亦非以讒故人君子謂宜彰

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焉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修而身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攸訴彼若鼓其讒頰咀毒啣鋒謂巢由汚龍逢比干佞謂周孔不仁則帝之聰明將怒殛之矣奚聽信以降割于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無面熱汗下徒憎其不爲已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祗益其訴帝之說而已

舉留郡守

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澧之士子十數輩執文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舉留郡守政績公擲其文于地曰諸公之來某意其相與講切義理之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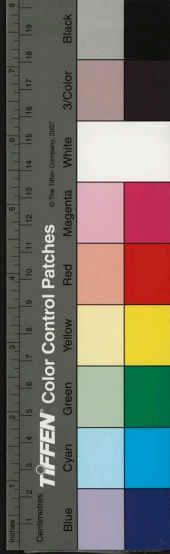


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見教今乃不然特被十隻冷饒頭使耳躍馬徑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制置用武臣

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武國武人也特換文資除大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庭益全軍忿怒因而殺之曠谷杜子楚詩人也亦死焉初國之換文資喬壽朋以書抵史丞相曰祖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爲之楊沂中吳玠吳玘劉錡王燦成閔李顯忠諸人亦爲之不特制置使可爲樞密處置宣撫等使亦可爲

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也今若就加木等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修飾邊幅強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視不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廟堂不能從未幾果敗李全自此遂叛常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贍有士人教之以依朝廷式樣造楮券全從之所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頓饒而江南之楮益賤上下共以全爲憂辛卯上元夜酒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淖中而死



男子婦人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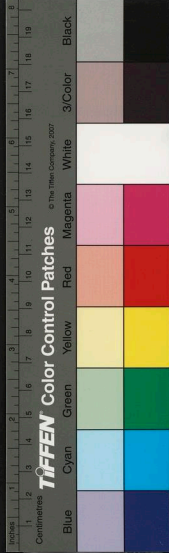
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之道拜衽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婦人曰仲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仲腰亦是頭不下也周宣帝令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而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之以為始於武后不知及否余觀王建宮詞云射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牙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馬謖

昔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義戰為上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用秦穆有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心議之仁此中韓之所為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為尤非也

唐子西詩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顏色不意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是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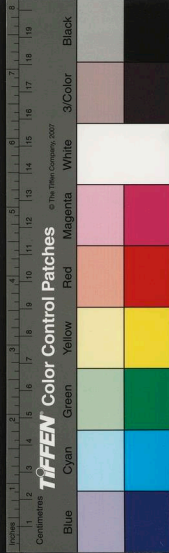


久桃李未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
執政者惡其目專一斥不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
與門前白鷺群也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鈞堂甬乙
推求恐到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
叫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徃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云周
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為蠱沙詩意
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其含沙射影也

清廉

士大夫苦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名士不
用無名錢楊伯子嘗為予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

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家嗣號東山先生清節
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將受小小有俸錢七千緡盡以代
下戶輸租有詩云兩年枉了髮雲鬢照管南人沒一些七
百萬緡都不要脂膏留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
得泊歸舟江水依依別故侯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欲帶
忘來休蓋首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有香一片舉
而按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山不請供給錢以忤
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公云與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黃綠
新齒古收拾老頭願我已訶隴史君誰誦子虛同歸燈火
讀家裡石渠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闈故也陳膚仲作玉壺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水宋絳絃二詩送之林自知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去
有苾鞵又有暮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山中無菜
羹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既以趙政夫為對
翌日又奏臣昨所舉廉吏未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歸
艘之圖籍楊長孺之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廉吏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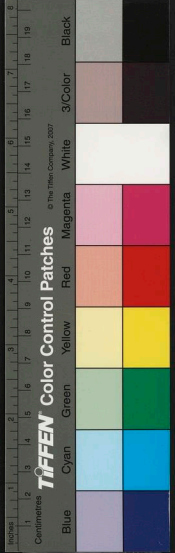
○ 西湖長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
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為西湖之長秦少游詩云十里薰
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

○ 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誠齋詩云三處西湖一色
秋錢塘汝穎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春秋書國滅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秋滅人
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既無死難
之節又無克復之志貪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
頤祥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
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
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為合於時為不幸
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愍懷皆春秋之罪人



也。近時鞬虜入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放翁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人亦有如李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劔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遣斯人，了無茶和戎白面，即壽皇讀之爲之太息。堊評劾其恃酒頽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晚年爲韓平。

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寄詩云：「君居東浙我江西，鏡裡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踈信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鸞龍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蓋切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年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之。

席地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而去履鞮。左氏傳：「褚師聲子鞮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簠簋，邊豆高不踰尺，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塑像巍然高坐，祭器乃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鄒國，列子廟見其塑像以石爲席而坐於地，允聖。」



像設亦宜做此

蝶粉蜂黃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爲宮粧且以退爲褪誤矣余因嘆曰區區小詞讀書不博者尚不能得其肯況古人之文章而可臆見妄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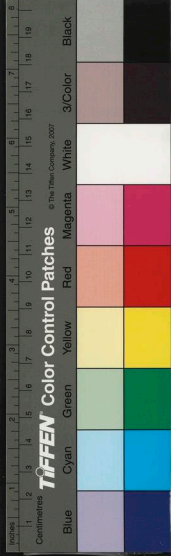
戒色

唐司空圖書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着鞭戒色自戕者也楊誠齋善誦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

即此詩之意

小官對移

廖子晦爲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厮捱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處使豈不快哉此間有吳伯起者不曾講學後明陸子靜說話自謂有所得及作令被對移他色主簿却不肯行百方求免某嘗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日抱文書去知



縣廳前呈覆使作者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况主簿手
 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
 無往而不自安此不在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
 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造退得喪死生禍福之
 不足以累吾心則解鼎鑊刀鋸視之如寢席之安矣况於
 一陟黜予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
 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
 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水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
 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
 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功官尚盛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廬陵羅大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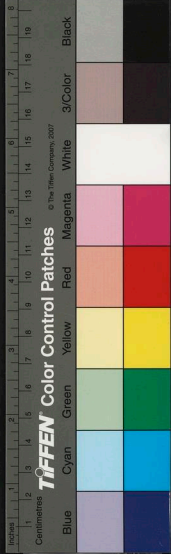
景綸

相字音廝

白樂天詩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
 移切乃知今俗作廝字者非也

格天閣

秦檜少遊太學傳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為秦長脚每
 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為御史中
 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伏大畧謂趙氏傳緒
 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



縣廳前呈覆使作者長壯丁亦不妨與他去。做况主簿手
 文公之意蓋謂心無愧怍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
 無往而不自安此不在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
 之際講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造退得喪死生禍福之
 不足以累吾心則解鼎鑊刀鋸視之如寢席之安矣况於
 一陟黜予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
 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
 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水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
 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快於考功盛
 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功官尚盛
地名也

鶴林玉露卷之十五

廬陵羅大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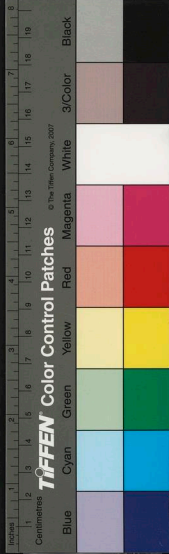
景綸

相字音廝

白樂天詩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下自注云思
 移切乃知今俗作廝字者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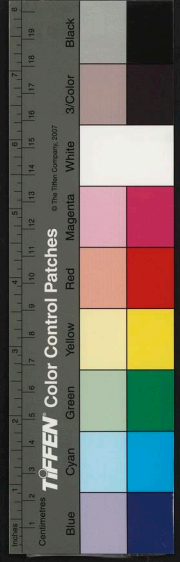
格天閣

秦檜少遊太學傳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為秦長脚每
 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既登第及中詞科靖康初為御史中
 丞金人陷京師議立張邦昌檜陳議伏大畧謂趙氏傳緒
 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



深長百姓歸心只緣姦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
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邦昌則京師之民可
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
不可滅稽古撥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庸雖不從心嘉
其忠與之俱歸檜天資狡險始陳此議特激於一朝之諒
既至虜廷情態遂變諂事撓辣傾心爲之用兀术用事侵
擾江淮韓世忠激之於黃天蕩幾爲我擒一夕斃盡河始得
遁去再寇西蜀又爲吳玠敗之於和尚原至自髡其鬚髮
而遁知南軍日強懼不能當乃陰與檜約縱之南歸使主
和議檜至行都給言殺虜之監已者奔并得脫見高宗遂

道南自南北自北之說時上頗厭兵入其言會諸將稱恣
肆各以其姓爲軍號曰張家軍衛家軍檜乘間密奏以爲
諸軍但知有將軍不知有天子跋扈有萌不可不慮上爲
之動遂決意和戎而檜專執國命矣方虜之以七事邀我
也有毋易首相之說正爲檜設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
撻辣即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師顏者
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問我以就和好於是檜
之姦賊不臣其迹始彰彰矣方其在相位也建一德格天
之閣有朝士質以啓云我聞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民到
于今微管仲吾其左衽檜大喜超擢之又有選人投詩云



多小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娥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
誦車攻復古詩檜益喜即與改秩蓋其膏中有慊故特喜
此諛詞以爲掩覆之計真猾夏之賊也余觀唐則天追貶
隋臣楊素詔曰朕上嘉賢俗下惡賊臣甯欲從容於萬機
之數策貶於千載之外矧年代未遠耳目尚存者乎夫楊
素異代之姦臣則天一女主尚知惡而貶之矧如檜者密
奉虜謀脅君謀國罪大惡極上通於天其可赦乎開禧用
兵雖嘗追削嘉疋和戎旋即牽復是可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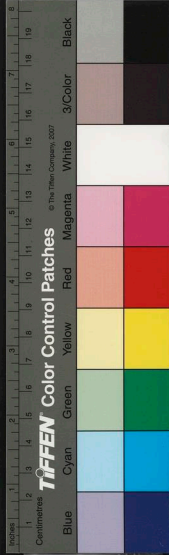
易六卦

檜初歸一節中興遺史說得尤詳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
意也余謂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
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
鷓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訥訥笑語未必非關弓下
石者也於此二卦其戒尤不可不嚴焉

放魚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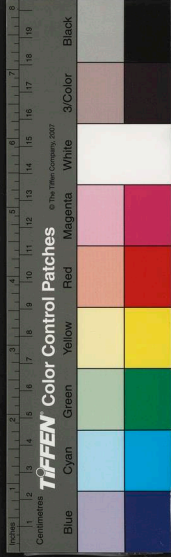
王荆公新法煩苛毒流寰宇晚歲歸鍾山作放魚詩云物
我皆畏苦捨之寧啖茹其與梁武帝窮兵嗜殺而以麩代
犧牲者何殊余嘗有詩云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
蕭疎幅巾投老鍾山日辛苦區區活數魚



杜棕范文正

唐宣宗遺詔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貫等迎鄜王立之是爲懿宗上嘗出宦官請夔王監國奏令宣徽使楊公慶持示宰相杜棕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反法處之棕謂公慶及兩樞密曰主上新踐阼當以仁愛爲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君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公慶色沮而去帝怒亦釋慶歷中劫盜張海過高郵軍晁仲約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嘗公慍曰方今忠法不舉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

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爲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傍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統怵歎曰范六丈聖人也文正之言與杜棕畧同皆至言也李斯勸胡亥以頰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爲人臣者可以鑒矣建炎初韓公諤言表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高宗不可曰朕方責已豈可歸罪股肱宰相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乃出植知池州大哉高宗之德至哉頤浩之論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罪然此門既開厥後秦檜當國必借此藉口



以鉏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詩詠蟋蟀

張文潛六詩三首備錄云婦人女子小夫賤隸所爲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信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然其詩乃周公作其超妙宜矣荆公絕句云昏黑投林晚更驚聳人相喚百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蓋祖此法

人事天命

王景文云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斯言固達矣然

必自反無愧自省無憾乃可安之於命伊川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境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爲至於不可奈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

涪陵樵夫

伊川謫涪渡江風浪大作舟中之人皆失色伊川正襟端坐神色泰然既及岸有樵夫問曰公是達後知此是舍後如此伊川登岸欲與之言已去不可追矣余謂惟達哉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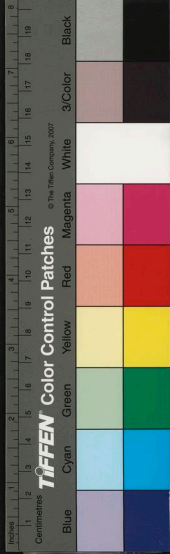
惟舍故達。達是智。舍是勇。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使未聞道，必有貪生怖死之心。安能夕死而可哉？可者委順而無貪怖之心也。朝聞道是達，夕死可矣是舍。達順是平時做工夫，舍則臨事自然如此。

胡忠簡碑

周益公作胡忠簡神道碑云：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定，義士猶或非之。孔子奚取焉？爲萬世計也。蓋忠簡力詆和議之斬秦檜而紹興終於和戎，故以忠簡比夷齊，以高宗比武王，可謂回護得體。

秦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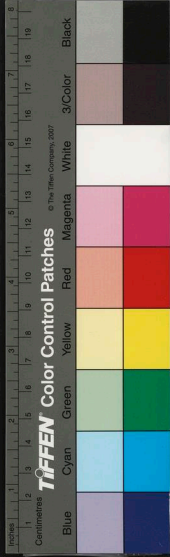
康節邵子云：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必爲秦也。前輩頗不然其說。余嘗思之，亦自有理。蓋說者皆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特錄其書。然作誓之後，彭衙令狐汾曲之師貪忿愈甚，烏在其爲真悔過？夫子奚取焉？况二百餘年千八百國之諸侯，豈無一君之賢，一言之幾於道，奚獨於西戎之君有取哉？蓋當是時，周已不可爲，而列國又皆不自振，惟秦駸駸始大。夫子知周之亾也，諸侯必折而入於秦，故定書之末，特收此篇，以微見其意。或曰：聖賢言理不言數。若爾，則夫子亦言數乎？曰：此非數也，勢也。夫子嘗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乎者疑詞也。謂吾道若



獲用則西周之美可尋不止乎東周而遂已也此正欲以理而回其勢也及歷聘不逢自衛友魯則道不獲行而勢之所趨有不可挽者矣安得不憫然寓意於定書之末乎考秦之強實自穆公始秦以割地斃列國非特戰國時爲然在春秋時已然矣左氏傳曰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又曰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此皆蘄不盡火不滅之兆也周以而秦興已粲然在目中矣孰謂夫子而不知乎且非特定書爲然也其剛詩亦然十五國風黃非中國之詩也吳楚流而入於夷狄則削而不錄秦與吳楚等也獨存其詩今觀列國之風大抵流蕩昏淫有自處於亡之勢惟秦始有車馬禮樂其詩奮厲猛起已有招八州畢六王之象象夫子存之不刪豈無意乎

○ 荆公見濂溪

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恚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摧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爲流俗而社稷蒼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呂秦牛晉

秦虎視山東蠶食六國不知六國未滅而秦先滅矣何也
始皇乃呂不韋之子則是嬴氏爲呂氏所滅也司馬氏欺
人孤寡而奪之位不知魏滅未幾而晉亦滅矣何也元帝
乃牛金之子則是司馬氏爲牛氏所滅也春秋書莒人滅
鄆義正如此胡致堂欲用春秋法於始皇紀便明書呂氏
以從其實

景公顏子

景公千駟不及夷齊顏子一瓢乃同禹稷孔孟垂教深切
著明而後世利欲之私至於包括天地蔽遮日月太史公

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噍噍皆爲利來音 吁可哀也哉

誅罪

舜誅四周公誅二趙廣漢誅一原楮而潁川服尹翁歸誅
一許仲孫而東海服趙尹固不足道而所以用刑者則舜與
周公之術也彼臨渭論囚渭水盡赤者獨何爲哉

學仕

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塗車
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虎冠也

寶臣

楚不以白珩爲寶而觀射父之作訓辭左史倚相之道訓
典乃楚之至寶也齊不以徑寸之珠爲寶而檀子之守南
城盼子之守高唐黔夫之守徐州種首之備盜賊乃齊之
至寶也故忠賢才識之士謂之寶臣若無寶而不之求得
寶而不之識有寶而不知重棄荆玉而喜燕石賤周璞而
藏鄭犀國之不亡者幸也

○ 饑寒

揚誠齋云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
寒爾此語殊有味乞食於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廢衣破
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况下此者其可不知饑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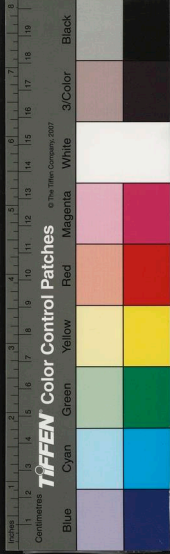
○ 賦哉

無垢廷對

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瑤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
等故其策曰闕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闕寺不聞於典
謨三王闕寺不聞於誓誥監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
宋而宋危

浦鷗

杜陵詠鷗云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
點春苗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海上清影日蕭
蕭言浦鷗閒戲使無他事亦自饒美柰何不免口腹之累



故閒戲未足已思翻玉羽而黠春苗爲謀食之計雖風雪
凌厲有所不暇顧未言海鷗之曠逸清影儵然不爲泥滓
所點染非浦鷗所能及以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如
海鷗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塲以自取賤辱若浦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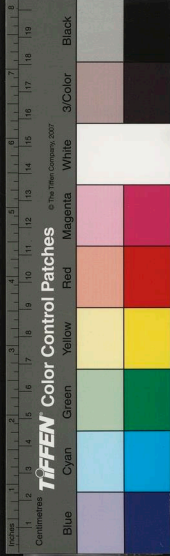
蘇後湖

蘇養直之父伯固從東坡遊我夢扁舟浮震澤之詞爲伯
固作也養直屬玉雙飛水滿塘之句亦見賞於坡稱爲吾
家養直作此詩時年甚少而格律已老蒼如此紹興間與
徐師川同召師川赴養直辭師川造朝便道過養直留飲
甚歡二公平日對奕徐高力蘇是日養直拈一子笑視師

川曰今日湏還老夫下此一着師川有愧色游誠之跋養
直墨蹟云後湖宵中本無軒冕是以風神筆墨皆自蕭散
非慕名隱居者比也士生斯世苟無利及人區區奔走老
死塵埃不如學蘇養直

讀書

北魏王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
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讀書耶夫
着一能讀書之心橫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
天淵懸隔矣向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書云
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者



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然欲求古人之心必先求吾心
乃可見古人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
公之折荆公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
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以來便有書臯夔之前三
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
冊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
臯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荅荆
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
從人是乃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
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在胸中
也哉

松石譏

秦朝松封大夫陳朝石封三品李誠之詠松云半依崑岫
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為清節累秦時曾作大
夫官荆公三品石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
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為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
為二朝名寵所點染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
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取守

吳孫秀曰討逆弼冠以一校尉荆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



之唐李翱曰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其忠臣志士之歎古今一也

石牛洞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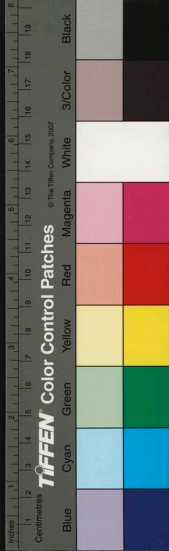
荆公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泠而止出山靡靡以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晁無咎編續楚詞謂此詩具六藝群書之餘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朱文公編楚詞後語亦收此篇

危載

五代時危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可愛作碧鮮賦題壁間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稱善王朴尤重之薦

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爲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爲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近時周益公長身瘦面狀若野鶴在翰苑多年壽皇一日燕居歎曰好一箇宰相但恐福薄耳益疑其相也一老璫在傍徐奏曰官家所歎豈非周必大乎上曰爾何知曰臣見所畫司馬光像亦如必大清臞上爲之一笑未幾遂登庸爲太平宰相與聞揖遜之盛出鎮長沙退休享清閒之福十有餘年

神形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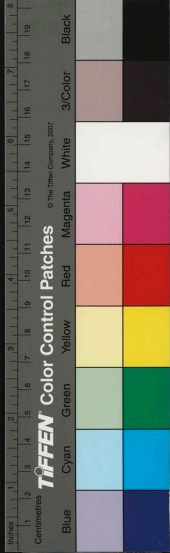


陶淵明神釋形影詩曰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我神自謂也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以此心之神也若塊然血肉豈足以並天地哉求云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傷獨多慮乃是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養神之道也淵明可謂知道之士

李方叔

元祐中東坡知貢舉李方叔就試將鎖院以坡緘封一簡令送方叔值方叔出其僕愛簡置几上有頤章子厚二子曰持曰援者來取簡竊觀乃揚雄優於劉向論一篇二章驚

喜携之以去方叔歸求簡不得知為二章所竊悵惋不敢言已而果出此題二章皆模倣坡作方叔幾於閣筆及拆號坡意魁必方叔也乃章援第十名文意與魁相似乃章持坡失色二十名間一卷頗奇坡謂同列曰此必李方叔視之乃葛敏修時山谷亦預校文曰可賀內翰得人此乃僕宰太和時一學子相從者也而方叔竟下第坡出院聞其故大歎恨作詩送其歸謂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者是也其母歎曰蘇學士知貢舉而汝不成名復何望哉抑鬱而卒余謂坡拳拳於方叔如此真盛德事然卒不能增益其命之所無反使二章得竊之以發身而子厚小人將以坡為有私有



黨而無以大服其心豈不重可惜哉

韓柳歐蘇

韓柳文多相似韓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韓有進學解柳有起廢荅韓有送窮文柳有乞巧文韓有與李翊論文書柳有與韋中立論文韓有張中丞傳叙柳有段太尉逸事至若韓之原道佛骨疏毛穎傳則柳有所不能為柳之封建論梓人傳晉問則韓有所不能作韓如美王柳如精金韓如靜女柳如名姝韓如德驥柳如天馬歐似韓蘇似柳歐公在漢東於破筐中得韓文數冊讀之始悟作文法東坡雖遷海外亦惟以陶柳二集自隨各有所悟入各有所酷嗜也然韓柳猶用

奇重字歐蘇唯用平常輕虛字而妙麗古雅自不可及

使虜辭樂

光堯之喪金虜來弔祭京仲遠以檢正假禮部尚書為報謝使康元弼館伴虜鑣燕汴京仲遠與郊勞使康元弼言請免燕不許請撤樂如告哀遣留使亦不許至期虜促入席傳呼不絕仲遠曰若不撤樂有死而已不敢即席元弼等知不可奪乃傳言曰請先拜酒果之賜徐議撤樂仲遠方率其屬拜受北典籤者連呼曰北朝燕南使敢不即席聲甚厲仲遠趨退復位甲士露刃閉門仲遠命左右叱曰南使執禮何物卒徒乃敢無禮排闥而出元弼等以聞其



主仲遠留誥侯命賦詩曰昂湖龍馭去無蹤三遣行人意
則同以禮強更爲古禮夷風終未變華風設令耳與笙鏞
未只願身糜鼎鑊中已辦淹留期得請不辭築館汴河東
越七日竟復免樂之命既還孝宗勞之曰卿能執禮爲朕
增氣何以賞卿對曰虜畏臣臣下威德非畏臣也正使臣死
於虜亦常分也敢覬賞乎上喜謂宰相曰京鏗今之毛遂
也除權待郵以至大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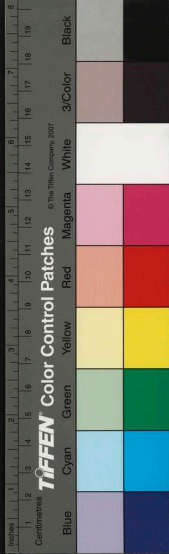
士卒畏愛

士卒畏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
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

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
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叱上廩之恩則赴死如
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參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
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
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亾
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
以哉

呂惠卿表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劍埋光尚負斗牛之氣此呂
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人如此人主何以辨之



僂羅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揚亦於是李業諧二人於帝而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羅兒矣僂羅俗言稽也歐史閒書俗語甚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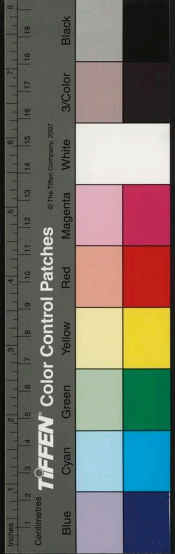
東山之... 飛笑不必... 翻笑何患... 如... 三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玉山詞章

汪聖錫代言温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釐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允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有慶帝齊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五代史漢劉銖惡史肇弘揚亦於是李業諧二人於帝而

僂羅

殺之銖喜謂業曰君可謂僂羅兒矣僂羅俗言僂也歐史
閒書俗語甚奇

東山之... 飛笑不必... 翻笑何患... 如... 三

鶴林玉露卷之十六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玉山詞章

汪聖錫代言温雅朱文公推許之有玉山詞章如賜四川
宣撫虞允文辭召命不允詔云惟汝一德既咨裴度而往
釐于今三年復念周公之久外賜知紹興府史浩乞宮觀
養親不允詔云尹茲東夏非徒畫錦之榮循彼南陔蓋便
晨羞之養賜陳俊卿辭左相不允詔云應事幾之糾紛大
車以載閱世俗之變化直道而行民具爾瞻已公論之有
慶帝齊予弼豈寵章之敢私賜虞允文辭右相不允詔云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以夢營求孰若驗事功之已試以言寤合孰若察志節之所安賜大將成閔復節鉞詔云不以一青掩大德既當念功安得壯士守四方豈若求舊除郭振節度使制云不顯亦世尚繼汾陽之休無菟緝人孰云充國之老皆可喜也

○ 作文遲速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筆立成杜子美改罷長吟一字不苟二公蓋亦互相譏嘲太白贈子美云借問因何太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苦之一辭譏其困凋鑄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細之一辭譏其欠縝密也昌黎誌孟東野云劇目鉢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插擢胃賢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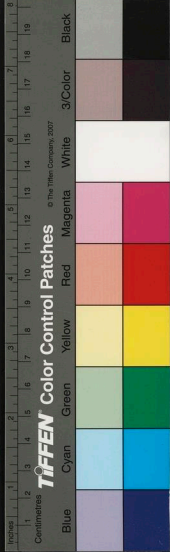
其得之艱難贈崔立之

為百賦猶鬱怒暮作千詩轉

道賤擢毫擲簡自不供頃刻青紅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謂文章要在理意深長辭語明粹足以傳世譽後豈但誇多闕速於一時哉山谷云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遊世傳無已每有詩興擁被卧牀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遊則杯觴流行篇誅錯出略不經意然少遊特流連光景之詞而無已意高詞古直欲追蹤騷雅正自不可同年語也

象郡送行詩

吾郡胡季昭寶慶初元為大理評事應詔上書言濟邸事



簾象郡建人翁定送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
詫邦衙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
變換公朝初日盡清明危言在國爲元氣君子從來豈願
名旰江杜來詩云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雖小異
處心應略同有書莫焚稿無恨豈傷弓病愧不遠別寫詩
霜月中太學生胡炎詩云一封朝奏大明宮噓起廬陵古
直風言路從來天樣闊蠻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
傳嶺表爭迎小澹翁學館諸生空飽飯臨分憂國意何窮
先公竹谷老人詩云好讀休頭易一篇盈虛消息總天然
崢嶸齒頰皆冰雪言相百方有瘴煙頻寄言回洗我愁莫

言無罵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記取承君舊話頭季昭
之九子建弟國賓皆博學能文瓌奇負氣兄弟友愛最隆
不蓄私財有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
家歸費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沒
季昭繼之端平更化詔許歸葬贈朝奉熙官其一子洪舜
俞艸贈官制詞云朕訪落伊始首下詔求讜直蓋與諫鼓
謗木同意以直言求人而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爾風裁
峭潔志器激壯繇尉廷平上書公車言人之所難言方嘉
賈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開附塗脊口訪事灑頭曾無幾微
見於顏面何氣節之烈也仁祖能全介於遠謫之餘孝祖



能拔銓於投荒之後撫今懷徃兔不可招瘞霧墮爲悲悔
何及陟階賁外仍官厥子月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
爾雖死可不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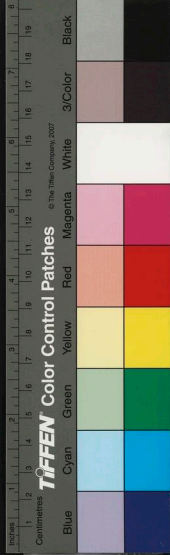
廉賈

史殖貨傳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夫貪賈所得宜多而反
少廉賈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賈知取子貪賈知取而
不知子也夫以子爲取則其獲利也大富商蒙賈若惡取
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無大利之獲矣巨賈
呂不韋見秦子異人賈於趙曰此奇貨可居遂不吝千金
爲之經營於秦異人卒有秦國而不韋爲相此其事固不

是道而其以子爲取則亦商賈之權也漢高帝捐四萬斤
金與陳平不問其出入梁數千里地封韓彭無愛惜心遂
能滅項氏有天下劉晏造船合費五百緡者給千緡使吏胥工匠
皆有贏餘由是舟船堅好漕運無虧是以佐唐之中興是皆得廉
賈之術也東坡曰天下之事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

容南遷客

高登字彥先漳浦名儒志節高亮少游太學值靖康之亂
與陳東上書陳六賊之罪且言金虜不可和狀紹興間對
策鯁直有司擬降文學高宗不可調靜江府古縣令時秦
檜當國檜父嘗宰是邑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彥先毅然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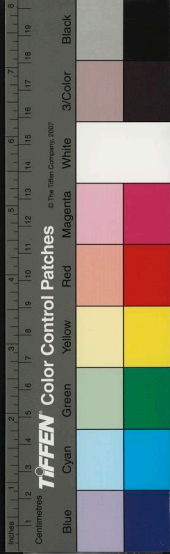


從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速繫訊掠迄無罪狀可指校文潮陽出則將焉用彼相賦去且言不聞滌可畏論策問水災檜聞之大怒謂其陰附趙鼎非削籍流容州死焉檜沒諸賢遭誣陷者皆昭雪彥先以法逐人下士無爲言者乾道間梁克家始爲之請傅伯壽朱文公守漳又連爲之請皆格不下余爲容法曹掾容士猶能言其風猷傳其文墨偶攝校官遂爲立祠於學宮同時有吳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賦譏切秦檜其家立潛光亭尚隱室其怨家摘以告檜曰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尚隱本無意於事秦李謂秦發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併祠之彥先有修學門庭傳於世元美有遊勾漏洞天記載容州志

宰相罷

陳應求嘗告孝宗曰近時宰相罷去則所用之人不問賢否一切屏棄此鈞黨之漸非國家之福趙溫叔爲相多引蜀士及罷相有爲飛語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李黨禍之胎也豈盛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論善矣然此爲平時宰相善罷者言也若權姦之去則正當洗腸滌胃若借溫大真之事爲小人開一線之路借范堯夫之言爲君子憂後來之禍則失之矣

紫敗素



戰國策蘇代曰齊索敗素也而賈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敗素染紫也與蠟鞭之說正相似

王梅溪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一子也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為喜特報一弟而不以妻子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為御史首彈史丞相浩乞專用張浚上為出浩帥紹興龜齡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未聞使之為十二牧與胡邦衡並為左右史相得最歡奏補先弟而後子嘗賦不

儲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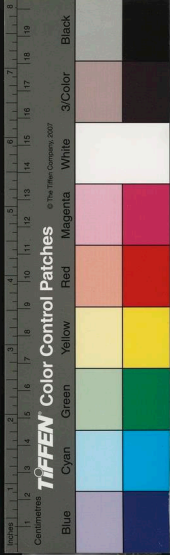
欺詩云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問天高鬼神惡要溘并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帥夔門也有臨安錄事叅軍祝懷抗疏銀臺謂十朋忠義蹇諤儲令不容於朝亦合置之近藩緩急呼來無倉卒之使之憂今遣往萬里外非計之得也雖不報時論避之

太子參決

孝宗之末詔皇太子參決庶務楊誠齋時為官僚上書太子曰民無二主國無二君今陛下在上又置參決是國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國貳而不危者蓋國有貳則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則彼此之黨立彼此之黨立則讒間

萬世正氣

一



之言啓讓問之言啓則父子之隙開開者不可復合隙者不可復全昔趙武靈王命其子何聽朝而從衛觀之魏大武命其子晃監國而自將于外間隙一開四父子皆及於禍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監國旋以罪廢國朝天禧亦嘗行之若非寇準王曾幾生大變蓋君父在上而太子監國此古人不幸之事非令典也當時諸公皆甚其言至紹興甲寅始服其先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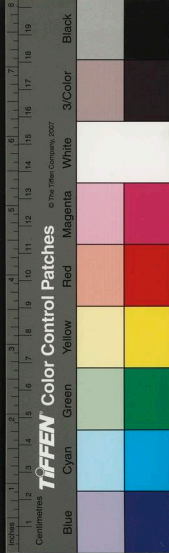
斬檜書

胡澹庵上書乞斬秦檜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

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張魏公曰秦太師專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簡齋詩

自陳黃之後詩人無逾陳簡齋其詩錄簡古而發稷纖遭值靖康之亂崎嶇流落感時恨別頗有一飯不忘君之意如涼風又落南宮木老馬孤鳴漢北州乾坤萬事集雙鬢臣子一謫今五年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視聖時近得會稽消息不稍傳荆渚路岐寬東南鬼火成何事終籍胡銓作爭臣龍沙血日西風冷誰折黃花壽兩宮皆可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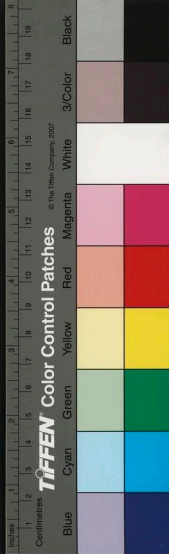
伯夷傳亦壁賦

太史公伯夷傳蘇東坡赤壁賦文章絕唱也其機軸畧同
伯夷傳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語設問謂夫子稱其不怨
而采薇之詩猶着未免怨何也蓋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而
達觀古今操行不軌者多富樂公正發憤者每遇禍是以
不免於怨也雖然富貴何足求節操爲可尚其重在此其
輕在彼况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伯夷顏子得夫子而名
益彰則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賦因客吹簫而
有怨慕之聲以此漫問請舉酒相屬凌萬頃之茫然可謂
至樂而簫聲乃若哀怨何也蓋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

曹公之雄豪亦終歸於安在况吾與子寄蜉蝣於天地哀
吾生之須臾宜其託遺響而悲也雖然自其變者而觀之
雖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
盡也又何必羨長江而來吾生哉矧江風山月用之無盡
此天下之至樂於是洗盞更酌而向之感慨風休水釋矣
東坡步驟太史公者也

留後門

紹興壬子冬劉豫入寇趙元鎮當國請高宗親征行次姑
蘇喻子才謂元鎮曰相公此舉有萬全之策乎亦賭彩一
擲也元鎮曰利鈍亦安能必事成則幸不成則死之爾子



才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託要須留後門則庶幾
進退有據元鎮曰誠有之則其善計將安出子才曰張樞
密任福唐若除闕浙江淮宣撫使則命到之日便有官府
軍旅錢穀彼之來路即我之後門也元鎮天以爲然於是
魏公復用余謂鑾輅親征事大體重固宜進退有據若論
兵法則置之死地而後生若預留後門則士不死戰矣項羽救
趙既渡沉船破甑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故能破秦

十銘

光宗即位謝良齋爲文昌進十銘云業成而難其敗或易
親競保之常恐失墜道甚簡易在尊所聞帝王之學離藝

匪文畏天之威主德爲最水旱雷風天之仁愛存心公正
治之所起毫釐之私患及千里妄賞不勸妄罰不畏賞罰
大權以妄爲忌貪吏虐民戒石莫聽獎廉以激捷於斡令
民之疾苦幽遠難知日問日詢猶恐或遺財在天下理之
尤害于國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馭輕輕動爲戒辭簡
理明時人以此李衛公丹宸箴又作勸農詩云莫入州衙
與縣衙勸君勤理作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稅田地深耕足
養家教子教孫須教義栽桑栽柘勝栽花閑非閑是都休
管渴飲清泉困飲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



天涯海岸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布新衣糲米白飯鷓鴣
成群猪羊滿園官稅早輸道遙散誕似此之人直千直萬詞
旨平易足以諭俗然其言農夫之樂想乾淳間有之今則
甚於聶夷中之詩矣寧復有此氣象哉

詩用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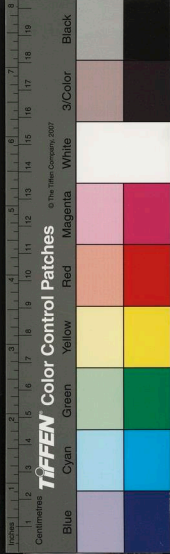
作詩要健字撐拄要活字幹旋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
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入與歸字貧與老字乃撐拄也
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何與
且字豈與應字乃幹旋也撐拄如屋之有柱幹旋如車之
有軸文亦然詩以字文以句

讀易亭

魏鶴山詩云遠鐘入枕報新晴。衾鐵衣稜夢不成。起傍梅
花讀周易。一窓明月四簷聲。後貶渠陽於古梅下立讀易
亭作詩云向來未識梅生寺。繞路問訊巡簷索。絕憐玉雪
倚橫參。又愛清黃弄煙日。中年易裏逢梅生。便向根心見
華實。候蟲奮地桃李妍。野火燒原葭莩出。方從陽壯爭出
門。直待陰窮排闥入。隨時作計何太癡。爭似此君藏用密。
推究精微前此詠梅者未之及

漂母

韓信未遇時識之者惟蕭何及淮陰漂母爾何之英傑固



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識之異哉。故嘗謂子房狂擊
龍意，氣過於輕銳。故地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市，勝意
氣鄰於消沮。故淮陰漂母，擗之一翁一媪，皆異人也。唐子
西作淮陰賢母墓銘曰：項王暗鳴，范增謀謨，信來不呼，信
去不追，坐眎信，逮及噬其軀，匹婦區區，而知信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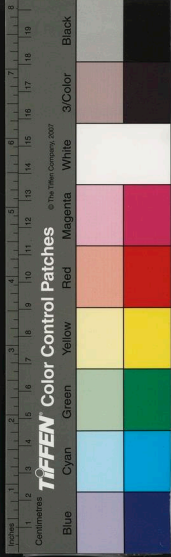
○ 猴馬

唐明皇時，教坊舞馬百匹，天寶之亂，流落人間。魏博田承
嗣得之初，不識也。嘗燕賓僚，酒行樂作，馬忽起舞，承嗣以
為妖殺之。昭宗養一猴，衣以俳優服，謂之猴部頭。朱溫既
篡，引至坐側，猴忽號擲，自裂其衣，溫叱令殺之。嗚呼！明皇

之馬，有愧於昭宗之猴矣。

經界

朱文公守章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曰：經界二
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
時，故忍而為之。疲幾一勞永逸，若一顧而必行人人
情願而後行之，則無時可行矣。紹興間，止施行時，人人嗟
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
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少時見所在所立土封，皆
為人題作李椿年墓，豈不知人之常情，惡勞喜逸，顧以為
利害之實，有不得而避之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驅猛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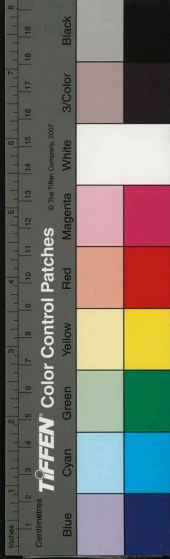


豈能不後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見當時亦須有不樂若但有見識人須自見得利害之實知其勞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議漢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蕭何大治宮室又從婁敬策徙齊楚大姓十數萬於長安不知當時是幾箇土封底工夫不聞天下之不安何也夫公此論可謂明確蓋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於衆之譏卒以滅宗故後之爲政者毋畏拂人時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當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爾商之遷亳周之遷洛在道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論定欲後知拂之者功所以愛之也司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見得此理東坡嘉祐間作思治論曰所謂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從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說最好然厥後荆公行新法公上書爭之乃曰爲國者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其說却有病天下豈有悖理傷道之事可以衆心之所向而姑爲之乎宜其不是以服荆公而指爲戰國縱橫之學也

南軒諫虞丞相

南軒質責虞丞相拜甫不當用張說至以京黼面斥拜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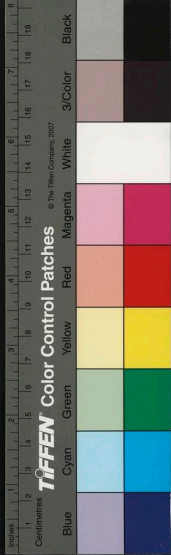


曰先丞相平生亦有隱忍就功名處何相非之深也南軒曰先公固有隱忍處何嘗用此等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語錄中載諫并甫事無此數語南軒親與誠齋言之

○ 朱文公論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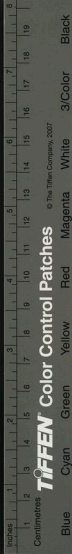
胡澹庵上童薦詩人十人朱文公與焉文公不樂堦杵復作詩送不能不作也嘗同張宣公遊南嶽唱酬至百餘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無荒於詩乎勸宋卿以詩集求品題公答之曰詩者志之所之豈有工拙哉亦觀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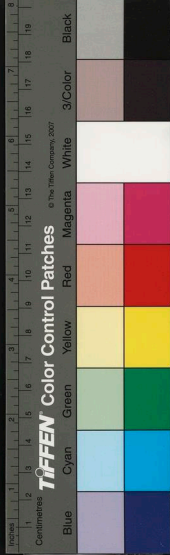
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上事遺詞之善否今以利雅晉以來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况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肥滿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又曰古今之詩凡三變蓋自書言傳所載虞夏以來及漢魏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頽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日於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嘗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平郭



景純有篇明之所作自爲一編而附于三百篇楚辭之後
以爲詩之根本韋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
各爲一編以爲之羽翼與衛且以李杜言之如李之古風
五十首杜之秦蜀紀行遺興山塞灌關石濠夏日夏夜諸
篇律詩則如王維韋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如今
日之細碎卑冗無餘味也其不合者則悉去之不便其接
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膺次要使友乎之中無一字世
俗言說意態則其詩不期高遠而自高遠矣又曰來喻欲
勝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澹此誠極至之論然亦須先識得
古今體製雅俗言旨仍更洗滌得盡腸胃間夙生葷血脂

膏然後此語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竊恐穢濁爲其芳潤入
不得也近世詩人只緣不曾透得此關而規規於近俗故
其所就皆不滿人意無足深論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
中來乃佳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無由到古人佳
處又曰作詩不學六朝又不學李杜只學那峽嶼底更學
得十分好後把作什麼用公之論詩可謂本末兼該矣公
嘗題廣成子像云陳光澤見示此像偶記李太白詩云世
道日交喪洗風變淳源不求桂樹枝及棲惡木根所以桃
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群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
去入無窮門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





卷十一

十四

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麀詩云濟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椽樹以為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槩可見矣公嘗舉伯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蓋借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籬照此一窓幽卧聽鶯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槩見矣

稅沙田

宋孝宗時近習

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

外施行葉子昂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如沙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至中書令人速俊彥至此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豈足寒責俊彥皇汗免死謝以屠嘉困辱登通韓魏公以授子習畏宰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十子系

七川報

質和戎表

國本

今卷十一

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愛王摩詰詩
 云澆園非傲吏自缺經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數椽榭以
 為不可及而舉以語人領解者少觀此則公之所取槩可
 見矣公嘗舉伯所作絕句示學者云半畝方塘一鑑開天
 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蓋借
 物以明道也又嘗誦其詩示學者云孤燈耿寒誥照此一
 窓幽卧聽鶯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雖眼前語然非心源
 澄靜者不能道觀此則公之所作又可槩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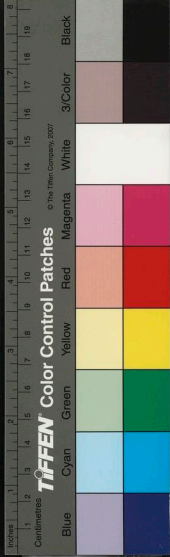
稅沙田

宋孝宗時近習

彥請稅兩淮沙田以助軍餉上大喜

外施行葉子勤和奏曰沙田者乃江濱出沒之地水
 激於東則沙漲於西水激於西則沙復漲於東百姓如沙
 漲之東西而田焉是未可以為常也且辛巳兵興兩淮之
 田租並復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詔罷之子昂退
 至中書令人速俊彥至此責曰汝言利求進萬一淮民怨
 召為國生事雖斬汝萬豈足塞責後彥皇汗免免謝以
 乃釋之子昂此舉頗有申屠嘉困辱登通韓魏公以授子
 勾任守忠之遺意大率近習畏宰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
 習則為衰世

質和我表



嘉定和茂湖南剛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
明赦之宥之式章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
也

院齋中舊歲有鶴林玉露刻板亦不知起於何時顧歲
久字多蠹蝕不便觀覽頗為全書之累爾偶聞之當其
暮林張公遂捐以錢贖為重校而梓之凡二十餘板是
書煥然如新刻矣夫覽者獲觀全書於斯時重思脩葺
于異日則是書之傳其未艾也時
萬曆七年首夏之望前日林大黼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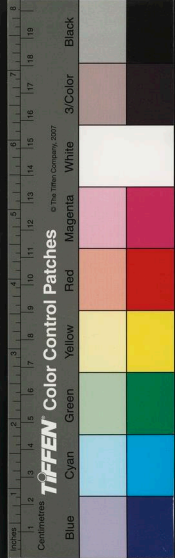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十

鶴林玉露補遺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解經不為繁辭

孟子釋公劉之詩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
可以爰方啓行釋烝民之詩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
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兩字意義粲然六經古註亦皆簡
潔不為繁辭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經者推測太廣議論太
多日說得雖好聖人從初却元不曾有此意雖以昌成公
之書解亦但言其熱鬧而已蓋不滿之辭也後來文公作
易傳詩傳其辭極簡



嘉定和茂湖南剛曹彥約賀表云過也更也何傷日月之
明赦之宥之式章天地之大一時傳誦吾郡羅蓬伯之詞
也

院齋中舊歲有鶴林玉露刻板亦不知起於何時顧歲
久字多蠹蝕不便觀覽頗為全書之累爾偶聞之當其
暮林張公遂捐以錢贖為重校而梓之凡二十餘板是
書煥然如新刻矣夫覽者獲觀全書於斯時重思脩葺
于異日則是書之傳其未艾也時
萬曆七年首夏之望前日林大黼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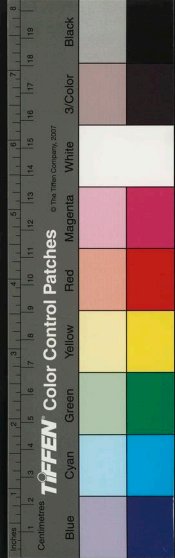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卷之十

鶴林玉露補遺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解經不為繁辭

孟子釋公劉之詩曰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
可以爰方啓行釋烝民之詩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
也故好是懿德只添三兩字意義粲然六經古註亦皆簡
潔不為繁辭朱文公每病近世解經者推測太廣議論太
多日說得雖好聖人從初却元不曾有此意雖以昌成公
之書解亦但言其熱鬧而已蓋不滿之辭也後來文公作
易傳詩傳其辭極簡



手寫九經

唐張參爲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書高宗以萬乘之尊萬幾之繁乃亦親洒宸翰遍寫九經雲章爛然終始如一日古帝王所未有也又嘗御書漢光武紀賜執政徐俯曰卿勸朕讀光武紀朕思讀十徧不如寫一徧今以賜卿聖學之勤如此

倒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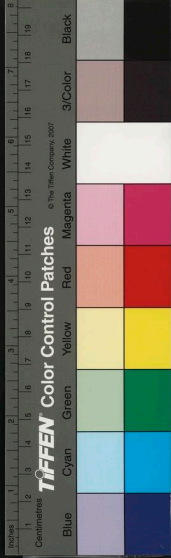
史記張儀論韓地險惡曰民之食大抵飯菽藿此倒句也昌黎文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亦此類

如字訓而

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陽公集古錄載後漢郭先生碑云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族歸懷東坡得古鏡背有銘云漢有善銅出白陽取爲鏡清如明皆訓如爲而也

汴州詩

昌黎汴州詩云母從子走者爲誰大夫夫人留後兒昨日乘車騎大馬坐者起趨乘者下廟堂不肯用干戈嗚呼奈汝母子何爲汴州之亂留後陸長源遭殺作也方董晉帥汴昌黎在幕中晉專行姑息知軍驕難制變在旦夕且死



鶴林玉露

補遺

遺戒車速發及長源代之繩以嚴急軍果亂官屬多死之
昌黎隨晉喪已去亦獲免夫長源固失矣晉不能酌寬猛
之中潛消事變乃以姑息偷免其身使相激相形產後來
之禍又不能先以一語忠告長源烏得無罪昌黎在幕中
蓋亦與有責矣此詩末句似有愧於中而爲自解之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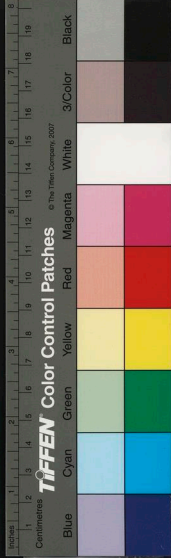
丑父紀信

左氏傳鞏之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齊師敗績丑父
與公易位爲晉韓厥所及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而逃
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
者有一於此將爲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

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此與紀信詐乘漢王之車以免
高祖者何異晉宥丑父而楚焚紀信項氏之不長也宜哉

因讒賜金

張魏公貶零陵有書數笈自隨讒者謂其中皆與蜀士往
來謀據西蜀之書高宗命遣人蓋錄以來臨軒發視乃皆
書冊雖有尺牘率皆憂國愛君之語此外唯葛裘布衾類
多垢敝上惻然曰張浚一貧如此哉乃遣使馳賜金三百
兩秦檜令宣言于外謂賜浚死門生從者聞之垂泣告公
公曰浚罪固當死若果如所傳朝服拜命就戮以謝國家
可也何以泣爲問使者爲誰殿帥楊存中之子也公曰吾



生矣存中吾故部曲朝廷誠欲誅浚必不遺其子來凡而
使者拜於馬前乃獲賜金之命公之在秦也開幕延賢鑄
銅爲印形迹似稍專故有以來讒者之口然及因此得以
自明又賴賜金以自活天果不佑忠賢乎

世短意多

古詩云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而淵明以五字盡之曰
世短意多是也東坡云意長日月促則倒轉陶句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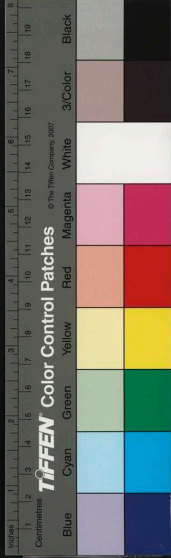
茲爲年

呂氏春秋云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注云茲年也公羊傳云
諸侯有疾曰負茲注云茲新生草也一年草生一畝故以

茲爲年古詩云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左氏傳五稔杜
詩十畝岷山葛皆此意

落帽

桓温雄猛蓋一時賓僚相從燕賞豈應有失禮於前者孟
嘉落帽恐如禰正平褻服摻搗嫂侮曹瞞之意陶淵明嘉
之甥也爲嘉作傳稱其在朝仗正門無雜賓則嘉亦一時
之望乃肯從温何也温嘗從容謂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
駕馭卿亦頗有相斬之意辛幼安九日詞云雖與老兵俱
一笑落帽將軍華髮莫倚忘懷西風也解點檢尊前客妻
涼今古眼中三兩飛蝶意謂嘉不當從温故西風落其帽



以貶之若免冠然

四勝

周瑜赤壁謝安肥水寇萊公澶淵陳魯公采石四勝大略
相似杜牧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亦著
矣謝安圍棋別墅真是矯情鎮物喜出望外宜其折屐澶
淵之役畢士安有相公交取鶻崙官家之說高瓊有好喚
宰相來吟兩首詩之說則當時策略亦自可見天發一矢
胡無酋荆公句意與杜牧同采石之師若非逆亮暴急嗜
殺自激三軍之變亦未易驅攘是時亮雖遭殘虜北歸紀
律肅然無一人叛亡此豈易勝之師乎文公曰謝安之於

桓溫陳魯公之於亮顏亮幸而推得他死爾要之吳晉乃
天幸宋朝真天助也

兵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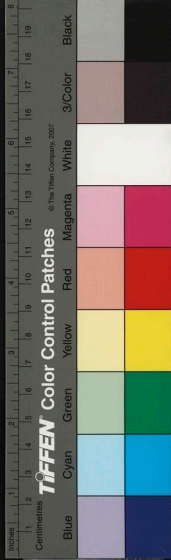
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二語用
兵者所當知

守城

守城必劫寨劉信叔守順昌以數千人摧兀木數十萬粟
劫寨之力也守城不劫寨是守死爾

縷苾絲妾

有士大夫於京師買一妾自言是蔡大師府包子厨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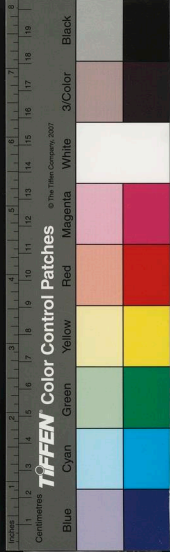
一日令其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曰既是包子厨中人何
 為不能作包子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曾無疑
 乃周益公門下士有妾之作志銘者無疑援此事以辭曰
 某於益公之門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焉能作包子哉
 鄭注召對浴堂門堦長三尺韓琦賜第集英殿雲見五色
 君子小人之進天象昭昭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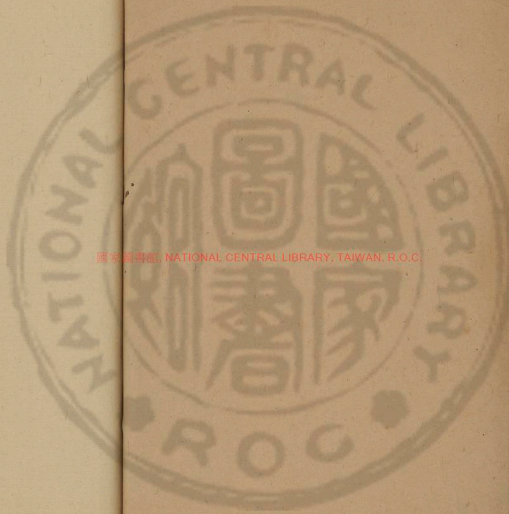
利市

俗語稱利市亦有所祖左氏傳鄭人盟商人之辭曰爾無
 我叛我無強賈爾有利市實賄代勿與之



丁巳三月於恩教樓改正三字時客上樓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